

王西彥著

夜

宿

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前記

這是我第一個短篇集，包含一九三三——三六年習作的大部分。這時期正當我從南方一個大都市來到北方一個大都市，在城南一家破陋會館的一間破陋小屋子裏，憑着不愉快的記憶寫下這一些不愉快的故事。就藝術的完整上說，這樣的東西是太幼稚粗蘆了；不過對於我自己，僅僅把它當作一個寫作學習的路程碑，可以藉以比較日後的進步而已。

在這裏我要特別提起的，就是最後的那一篇暮。我不能忘卻那個苦命的母親，她嘗受了一生的勞苦，在我稍懂人事時便癡癡地吊着嘴中呼喊出「我——不——甘——心……」而永遠地閉上她的眼睛。祝福她的靈魂平安！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北平

目錄

車站旁邊的人家.....	一一
夜宿.....	二二
兩姊妹.....	二八
摸秋.....	五四
泡.....	六七
尋常事.....	八二
出家人.....	九二
毒蟲草.....	一〇一
愛的教育.....	一一五
鄉間的故事.....	一四〇
找尋道路的人.....	一五三
暮.....	一六九

夜宿集

車站旁邊的人家

天，下着雪，雪裏又夾着絲絲的牛毛雨。

雪在半空裏漫天漫地地飛着，隨着沒有定向的風，雪腳輕悄的踩在禿樹桿上，黃泥塗上，土山崗上，發着細小的聲音。有的還沒有落下地來便給牛毛雨絲沾濕了，就變成了牛毛雨，又去沾別的；有的呢，剛剛落到地，一個白點子，但立刻便碰到牛毛雨，沾着濕了，滲入了泥。

山坡的那邊，火車提着喉嚨威脅地叫：

嗚——嗚，嗚嗚……

聽到這聲音，呆着坐在門限上看雪花的阿翠，拍去飄在身上的小雪片，站將起來，嘴裏興緻很高地叫着：「毛毛，火龍來了，火龍來了。」一邊便搬着兩條矮矮腿，跑到簾面去。簾子破了，一根簾柱子斜在旁邊，這會把阿翠的矮矮腿絆住，別的跌了一交。

「毛毛，火龍來——哇，哇哇哇……」

剛剛哭出聲音來，便給坐在簾子外面望着雪天抖索不停的章九爺爺喝住了：

「還不够凍嗎，要這樣跌死跌命的，跌死了才算是老天爺有眼睛！」

不過他還是很快的就趕過來，一手拉起阿翠，嘴巴裏的沫衝出鬚鬚的障礙，飛潛到阿翠的麻皮臉上面，跟那窩在小眼睛裏的淚珠子混在一起，剝落落——落在地上，地上便是一顆顆小黑點子。

章九爺爺伸着頸頸往簾子裏面瞧了瞧，在他那被叢簇的皺紋擠歪了的老眼睛裏隱着滿泡淚水，搖搖頭，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簾子裏面，章媳婦陰靈一般的坐在黑暗的牆角邊，這會正對着半塊破鏡子在擦粉。粉是門口叫化子那裏用破布換下來的，粗得很，擦在臉上起疙瘩，章媳婦把塊乾臉布往頰骨上狠狠的磨着，使得兩頰發紅了。毛毛站在一旁，瞪着雙無知的眼睛瞧着自己的娘，心裏總是猜不透。

——大雪天，又不是上西竺菴看戲文去啊

阿翠可沒有心機管這個，她一肚子的委屈正旺着，小嘴巴還歪得高高的；眼角邊掛着的淚珠子，慢慢在加大，只要臉一搖，就會墮落下來。這時她用小小手拍了拍身上寬大得可笑的衣服，那上面沾滿着泥灰；她伸出那雙小小手，乾瘦得像山坡上冬天的枯樹枝子一樣。

「媽！」

做媽的默不作聲。她專心一志的在臉上做工夫，想把那張被日曬風吹弄得粗黑了的臉孔重新擦摸得細嫩來。她用乾手巾擦着。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在那映在破鏡子上的眼睛裏，這會憑空簌的滾出兩滴淚珠子，白白的粉臉上立刻劃過一條小小溪，淚珠子成串的像溪水那麼直往下面衝……

阿翠一瞧媽那樣子，心裏不明白，可知道不是個勁兒。她呆呆的望了一會，本來掛在眼角的淚珠子便變大了，大得够飽了，又變成一串兒，歪着的嘴巴又哇的哭出聲音來：

「媽……媽……」

外面的章九爺爺伸腰開了個大口，眼睛直定定地瞪着那個灰白的天，雪花裏面夾着絲絲的牛毛雨，滿天滿地地飛舞。幾隻小雀子，唧唧喳喳的從外面飛來，停在茅簷下面，抖着滿身的雪片。章九爺爺只穿着一件祖上遺下來的外套，青色褪成了淡黃，前襟只剩下半邊，袖子彷彿是給耗子拖去當過窠兒的，破碎得一絲絲了。天氣太寒冷，驀地又是一股帶雪的風，尖刀一般逼進茅屋來，直往外套裏面刺，刺得老頭子咬起牙根儘哆嗦，每個縮在深深的皺紋凹裏的毛孔，像刺進了一根根鋒利的針。

「有這樣冷，這個天！」

章九爺爺呻吟了一聲，把破爛的外套袖子裹了一下。

茅簷邊掛着長長短短的茅草桿子，沿着流下一縷縷的水，慢慢地往門前滴溜，滴得泥土凹

成了一條小小澗，小小澗裏又是一個個的小小潭。聽到簾子裏面阿翠的哭聲，章九爺爺怔怔的想到五十年前的光景了。那時候，哎，自己一上後生年紀便死死活活的拚着命，沒有枉花過半文錢。一條薄花布的長巾要過三個夏天，氈帽總是檢那最便宜的買，八年十年也不用再想到換一個。說到年青人的壞事情呢，儘管人家是怎麼的風流倜儻，都沒有他的份。眼看掙起點家私，鬼才相信天年竟會變得這麼快啊！只幾年工夫，高高的樓房變成了小茅屋，幾畝田地都先先後後的跳到人家手上去。近年來却又無端地通來了什麼烏火車，把僅剩的三畝山地也給埋個光。一家五張嘴巴少不了吃的，如今竟然要讓正正經經的好媳婦去……

「命——命啊……」

眼前一陣花，天地都昏黑起來。舉起雙手把腦袋捧住了，好一會，才又看見外面那無休止地圍圍飛轉的雪花。雪還不太密，山脚邊一個個的過途人都能夠瞧見他們的影子。老頭子又想到了另一件事情，咳嗽着問道：

「大貴帶着些什麼去的？」

「還不是我那件舊棉襖，」簾子裏面帶着哭聲答應，「還有他自己的一套單衣。就是前年新染的那套衣褲……」

「不曉得換得來幾個錢——呃，還有阿翠和毛毛的事情也不知道怎麼樣？」

聽見爺爺提到自己的名字了，阿翠和毛毛便都停止啼哭，面對面瞧。兩人同時把眼唇一

闖，四顆黃豆大的淚珠子搶先滾下地去。毛毛呢，兩股鼻涕像白肥蛆蟲，還會便又爬出三分。阿翠走前一步，叫道：

「媽——」

「咳，」做媽的拖近了她，一隻手撫摸着亂蓬蓬的頭髮，嗚嗚地說：「別再媽媽媽媽的了。自己乖一點兒，吃人家的飯再不要叫媽，叫媽也叫不應了！」

這話在她小腦腔裏撞了幾下，不很明白。阿翠把身子往媽媽身邊靠得更緊了些，如同怕媽媽要失落了，一雙眼睛貪婪地注視着媽媽那張愁苦臉孔。她覺得媽媽今天變了樣，一定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可是外面章九爺又說話了：

「也還不知道呢，城裏那家姓趙的肯不肯發點憐恤心腸啊！」

「這只有看她自己的命了，」做媽的接應着，同時把阿翠拉得更緊些，「養活她九歲了，也總該自己爭點氣！」

「聽說趙太太是吃花素的，待下人也還好。」

「不好，也總比做餓死鬼強……」

說這句話時，做媽的又流下眼淚來了。

靜默了一會兒，四個人誰都不作聲。雪脚嘯——嘯的踩着茅屋頂，牛毛雨也洒在茅屋頂，

沾濕了，順着茅草桿子流下一縷縷的水，慢慢地往門前滴溜着。

一陣風，一陣寒冷……

「媽，肚子叫了呢。」毛毛把從姐姐那兒學來的話又重覆了一遍，他小小眼睛裏閃着飢餓的光，聲音像一頭快要斷氣的小貓。

媽媽瞪了他一眼，把他拉近了，「乖點兒，等爸爸回來給你吃，別叫媽，媽自己的肚子也叫着。」

「丟不了的還是毛毛，」做娘的隨即又嘆口氣：「阿翠大了，橫豎是人家的，養大女兒原是賠錢貨！毛毛還只有四歲大呢，哎……」——那個橫塘裏的要白給，一個男孩子！白給也罷，做爹做娘的養不得兒子，絕子絕孫也只有隨便人家罵，爲什麼他自己不在閻羅菩薩面前多討點福氣啊！」

嗚——嗚，嗚嗚……

火車第二次叫了。

這聲音隔山傳送過來，顯得很尖銳響亮。雪花飄落着，比適才已經加濃了密度。牛毛雨却隨着稀少，雪片落在地上便印着一個白點子，不像適才那樣容易消融了。一會兒，隔壁的金福嫂，一個村坊裏出名的「花腳貓」，冒着雪花，擺着木船頭一船的稷子腳過來了。她走進低

矮的門，叫了聲「章九爺爺，」也不管他老人家那副被愁苦扭歪了的難看的臉孔，便轉到簾子裏面去，一邊輕輕地詭譎地叫道：

「大貴孀，你……」

「坐，金福孀，」章媳婦拉開那隱有淚痕的腮巴子。

「怎麼，還不快打扮？」

做娘的推開了阿翠：「聽媽話，給爺爺搥背子去！」

「別那麼去多想，」金福孀子沉着臉，同情地說道：「窮到盡頭顧不得那麼多，大貴是明白人，他能體貼你的！」於是她又回過頭來拍拍阿翠的肩膀，「阿翠乖的，快給爺爺搥背子去吧！」

阿翠拉拉毛毛，毛毛睜大了汪着淚疤的眼睛，儘是呆着瞧，一隻手抓住了媽媽的前襟。阿翠的胸膛裏填滿了疑慮，心想媽媽臉上既經擦起粉，身上穿着新衣服，好生生的爲什麼又要流眼淚呢？——猜不透。媽媽叫她給爺爺搥背子去，心裏滿是疙瘡兒，便死死地拉牽住毛毛的手，不肯立刻跑出去。

「去，阿翠，」做娘的用半新不舊的袖子拭了拭眼眶，「給爺爺搥背子去，毛毛也去，乖點兒吧，哎！」

好久，阿翠才委委屈屈地牽着毛毛走出簾子來。

簾子外面，章九爺爺把胳膊圍着身子，小肚子緊貼着大腿，好像是一隻吃了驚的大刺猬，縮作一團哆嗦着。一張臉彷彿是失掉了知覺。涕醬執拗地跑出鼻管口來，又一點點爬下唇中，沾着了黃裏夾白的鬚鬚上。沒有神彩的眼睛，茫然地望着門外面。不遠的山腳邊已經比較的朦朧，挨山腳那條進城去的大道途，這會是分辨不清楚了，大片的雪花封鎖住整個的天空，在宇宙間懸起一面白色的網。

阿翠站在爺爺的旁邊，叫了一聲：

「給你搥背子，爺爺。」

說着便伸出一雙小小的葱子拳頭來。但章九爺爺却依然捲縮着身子，不作理會。待毛毛也把凍得發紫的小拳頭湊上背脊去時，做爺爺的才嘆過一口氣，回頭瞧瞧阿翠的眼角邊還隱着淚珠子，而毛毛的鼻涕則快要結成冰了。

章九爺爺伸出哆嗦的手，顫顫的握過阿翠的小拳頭，撫摸着它，一面問：

「肚子叫不叫了？」

「叫着呢，爺爺，我要吃！」

「吃——吃飽了，要不要爺爺了？」

「要爺爺！」

「要不要媽媽？」

「要媽媽！」

「爺爺好呢，還是吃飽肚子好？」

「吃飽肚子好——爺爺媽媽都好的。」

「還有爸爸呢，好不好？」

「不好，」毛毛搶着說：「爸爸要毛毛……爸爸不好。」

「爸爸會給你們吃飽肚子啊。」

「爸爸呢，爸爸呢？」

「爸爸要給你們吃飽肚子，不給你們爺爺媽媽了！」

做爺爺的說出這句話時，老淚便又湧上眼眶來。有一種酸苦的情緒在他胸膛裏走動着，噙着他的心。可是阿翠跟毛毛却不懂，拉着爺爺的手要爸爸：

「爸爸呢，爸爸呢？」

瞧見爺爺這種失掉知覺一般的模樣，毛毛便跑回簾子裏面去，阿翠隨後也跟着跑進去了。這時候，外面的雪片越落越密，毛毛已經沒有了。雖然黃昏時分已到，洞窟一般的小窗子裏却還爬進一股亮光來，把房子照得一半明亮。章媳婦影子一般坐在一個角落裏，流着眼淚；淚珠簌簌地滴落在那件半新不舊的藍布衫上，藍布衫上便一點點地加深了顏色。

金福嫂子站在一邊，擺着兩手這樣催促道：

「別去想了，大貴孀，第二次火車龍頭已經過去，不是天下雪，還不是便要黑下來了嗎？」

「我想，」章媳婦擤了一把鼻涕，「我怎麼也，哎，我儘願做餓死鬼，我也不想去……」
「不是這樣說的，」金福嫂子裝着鼻音勸慰她，「人一到窮極時，什麼事情不要做？現在又不是瞞着丈夫去那個……是不是？老四的旅館裏呢，我早就給你說妥了，他肯憐卹，大家都是熟人，跟你是四六開賬，特別照顧。你只要等着，我給你去拉。如果有客人看了中意……」
章媳婦扇扇鼻子，正待開口說話，突然毛毛靠到媽媽的膝窩兒裏去，仰起臉孔叫了一聲「媽！」

「你的媽死了，死了！」

做媽的眼淚打風雹一般衝了出來。

「媽媽……媽媽……」

「毛毛乖的，」金福嫂子又拉拉阿翠，「跟阿翠給爺爺搥背子去，兩個兒乖的，去！」

阿翠拉着毛毛，站在一邊發呆。

金福嫂子掏出一塊印花手巾，給章媳婦揩乾了淚痕，還調了調粉，把那半塊破鏡子塞到她手裏，拍拍她肩膀哄小孩子一般的說：

「別那麼去想了，窮到極頭顧不得那麼多！」

「我，我……我總對得起大貴的祖宗……」

「你對得起的，你沒有瞞着大貴去那個……別想了，天快黑下來，客人就要下旅館……」

兩人轉出簾子外面，阿翠和毛毛畏縮地跟隨着。章九爺彎着身子，嘴裏發出嘶嘶的聲

音，混身哆嗦着。這會抬起眼來瞥了眼章媳婦，便立刻垂下了。章媳婦站在他前面，低聲說：

「爺爺……」

又回過頭來：「毛毛，你的媽媽死了，今晚不要叫媽！」

毛毛哭了出來：

「媽媽……媽媽……」

「別哭，」金福嫂子回頭說道：「毛毛乖的，媽去買花餅兒給毛毛吃，別哭了！」

阿翠拉住毛毛的手，眼看着金福嫂子陪着媽媽出門去，冒着風和雪走向山坡邊。不一刻，一前一後的兩個影子便消失在雪幕中。章九爺爺嚙譖一般的喃喃着。驀地一陣風瘋狂漢一般的直衝進茅屋，彷彿屋頂都給搖撼得啾啾發響。隨着這陣風，雪片更放肆地團團亂舞起來，瞧不清是天上落下來，還是地底裏湧出來的。

鳴——鳴，鳴鳴……

山坡的那邊，火車又提着喉嚨叫了。

二十二年二月杭州

夜宿

天，下着雪。

快黃昏了，遠遠的山景消失在稀稀落落的雪花裏，望過去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天氣真冷，在那冷空氣裏，像是連空氣也要結起冰來似的。雪花飄落在地上，樹極枝上，漸漸地，密了。

轆轤轆轤轆轤……

火車慢吞吞地喘着氣，爬進了車站，直着喉嚨往半空叫了幾聲，停住了。在平常日子，車一進站，在兩邊木柵欄的外面，便會有着數不清的小販，車夫，挑擔子的小孩子們，伸長着頸子睜大了眼珠搶着叫：「先生，先生——」，急切地兜着他們的生意；而在月台上，也一定會有許多多接客的人們，匆忙地在各個車箱的窗門裏找尋他們的熟客的。可是今天兩邊木柵欄的外面靜靜地沒有半個人，只在月台的出口站着幾個挑擔子的小孩子，縮着頸頸，眼珠定定的，舉起雙手放在嘴裏呵着氣。月台上除掉幾個來來往往的辦事員，挾着紅綠旗在急忙忙地跑着外，便只有四五個袖着手的警察，直站在那裏。車進站了，停住了，乘客們從車壁上面的板架上拿下自己的小箱子或是小包裏，先從窗口裏往外面望了望，嘆着氣，還順口罵一聲「倒霉的天！」再慢吞吞地下了車，走到月台上。

瞧着乘客們都下車去了，我望了望堂大哥，他却還對着玻璃窗子，呵着氣，呆坐着。我招呼他道：

「走吧！」

這才撮撮眼睛，開個大口，把一個大包裹放在肩背上，站起身來。我也便一手拿着傘，一手提着個小皮箱，跟在人家後面，走進了月台。

冒着雪，出了月台，夾在人羣裏，走着。幾個挑擔子的小孩子，弓着身子，揩着扁擔，一手捏着吊在扁擔尖端的草繩子，赤着足，用着發抖的聲音跟着叫：

「先生，四角錢，挑過江去！」

途很滑，我的箱子頗沉重，而且一手又撑着把傘子，實在有點兒累。回頭瞧了瞧堂大哥，他呢，他卻用一塊白布包着腦袋，連傘也沒有，讓雪花飄落在他頭上，身上，揩着包裹走着。他看我這付狼狽樣兒，笑着說：

「經不起啦？雇個孩子吧——真是，讀書人！」

於是，我便對一個小孩子講起了價：

「兩角錢，挑過江去！」

「三角，先生，你看天下着雪……」

看看那副弓着身子在雪天裏發抖的樣兒，我依從了他，把小皮箱和堂大哥的包裹，全交給

他，叫他挑在前面走路。

從車站到輪渡碼頭，在碼頭上等了約一刻鐘，這才上了渡船，迎着風，船身橫過江去，那雪花便像發瘋似的往人身上竄。堂大哥張大了嘴，向空中呵着氣，又低下頭來拍着身上的雪花，顧着我做了個無可奈何的笑容。靜悄悄地，渡船緩緩的破浪橫過江面，我們又夾在人羣裏，上了碼頭。這時候，路燈已經發光。碼頭上擠滿着人力車夫和旅館招待。剛上碼頭，小孩子便把擔子放下來，還沒有解開繩子呢，又立刻給一個黑臉孔的旅館招待一把拉了過去：

「先生，大興客棧，便宜，便宜……」

堂大哥氣虎虎的一把拖住了自己的包裹，便大聲罵起來：

「又不是強盜打劫——你！」

那個人拉開滿是鬍子的嘴唇，露着一口黃，哭似的陪着笑，連聲說着：

「是的是的，大興客棧，便宜，便宜……」

一面說着，一面便又急急地拉着箱子和包裹，強要我們跟他去。堂大哥大聲地罵着，揮着手，做出要賞他耳光的樣兒，但他卻還是死命地拉着箱子和包裹不放，連聲叫着：

「先生先生，大興客棧，便宜，便宜……」

被強得不耐煩起來，而且在下雪天，遲早要下旅館的，結果，還是跟在他的後面，走着。這時候，雖然天下着雪，但在街道上卻依然擁擠着行人。夜了，在電燈光下，小飯舖的門前站

着的伙計們，拖長聲兒招呼着行人：

「客人，吃飯啦，吃完飯再下客棧去好啦！」

跟在這位黑臉孔的後面，急促地在泥濘的街道上轉了幾個彎，走進了一家小客棧，黑臉孔一跨進門，便大聲喊了聲：

「客人，照顧客人——」

放下行李，又匆匆忙忙的轉身跑了出去。

裏面應聲走出來的，是一個年約四五十歲的闊嘴婦人，陪笑着招待我們，一邊回頭喊着：

「大媛，大媛，搬行李，客人來咧！」

隨着便跑出一個十七八歲的白臉姑娘，巴巴結結的把我們的箱子和包裹搬上樓去。堂大哥皺了皺眉頭，對婦人說：

「樓下有房間嗎？只住一晚的，橫豎……」

婦人呆了呆。

「哦，」她說：「樓下嗎，我去瞧瞧。」

這時候，剛走上半段樓梯的女兒便又把行李搬了下來。陪着笑招待我們，親親切切的說道：

「先生，吶，先生這塊坐坐，這塊坐坐。」

把我們引進了中堂，便又急急忙忙的搬凳子，拭桌子。

坐下了，這才細細地察看了一番這個中堂。低低的房子，站直身子伸直手臂就可以碰到樓板。中間掛着一隻光度很弱的電燈，電燈蓋子上厚厚地堆着一層灰塵。昏黃的燈光照着灰暗的壁頭，壁頭上掛着一幅破舊的關公畫像——紙幅已經黃得不像樣，但襯着那灰暗的壁頭，卻又顯得白淨了。在兩邊的兩面壁頭上，零零落落地貼着一些財神畫，請客帖，記賬條子之類的碎紙，以及一片片破下來的石灰片子。柱子旁邊，釘着一節小竹管，上面插着一個雞毛帚子，雞毛已經脫過一半，參參差差地看過去活像一個給火燒掉尾巴的雌雞屁股。從那低低的樓板上掛下來一條條的灰塵，粗粗細細地像是一些破碎了的萬國旗……

堂大哥解下頭上的白布，揩着身上的雪水，悠長地嘆了一口氣，咳了兩聲，又霍的吐口濃痰，站起身來躁躁脚，說道：

「真是，下雪天出門！」

說着，那姑娘已經端過兩杯濃茶來，放在桌子上，笑着說：

「先生，茶。」

還是站在旁邊，臉上陪着笑，搓了搓手，又說：

「辛苦啊，下雪天……」

這會看堂大哥在拭着身上的雪水，又問道：

「洗個臉吧，先生！」

堂大哥搖了搖頭，急躁地，在地上踐着腳，嘴裏不耐煩地噓着氣，又用拳頭在桌子上輕輕地敲着。我看出他那種進退不得的模樣，問她：

「樓下有房嗎？橫豎只過一夜的。」

「我去瞧瞧——」

說着，便很快的跑了進去。半晌半晌，那婦人才拍着身上的灰塵，笑着走過來對我們說道：

「先生，過去瞧瞧，是單房間。」

堂大哥瞧了我一眼，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跟着婦人走進去，在黑暗裏，站住了，婦人便開開了門。一間小小的房子，沒有窗，是泥地，四週的牆壁是灰暗的。一邊角落裏堆着一大堆零碎什物，靠左邊是一張床鋪，沒有帳子，上面鋪着一條黑色的席子，一條黑色的被。像是剛打掃過的，房子裏騰揚着一陣難耐的霉氣。

我掩着鼻子，問道：

「就是這間麼？」

「就是這間。」

堂大哥搖了搖頭，不耐煩地又問了一聲：

「沒有了？」

「沒有了，」她回答：「我說，先生，樓上有雙房間……」

於是，上了樓。在樓上看出了一間臨街的雙房間：那裏面有着兩張床，床上也有帳子，可是棉被卻是黑的。開開臨街的玻璃窗，一股冷風直逼進來，連忙又把它關上了。聽到堂大哥說了聲「就是這間吧，」那姑娘便急急忙忙的給我們搬上小箱子和包裹來。這時候，堂大哥很老到地問起了房價，那婦人拉開她的闊嘴巴，笑着說：

「等賬房回來，等他回來，便宜的，便宜的……」

堂大哥皺着眉頭，來來回回的在樓上踱起來。我呆呆的看着她們下去了，這才吐了一口痰，滿不高興的說道：

「跑進這種「倒灶」客棧來，真是，活見鬼了！」

正說話間，那姑娘卻已經端進兩杯濃茶，很心細地放在桌子上，照例的對我們說了一句：

「先生，茶。」

「唔——」

堂大哥連瞧也不瞧她，只在鼻子裏哼了一下。那姑娘在桌旁站了一忽，瞟了眼堂大哥，又瞧瞧我，便走出門去，下了樓。

靜默着，堂大哥不耐煩地搓搓手。

一會，樓梯響了起來，走上幾個客人，便住在我們的隔壁間。聽着那黑臉男人對客人那種極度的巴結，便使我連想到他在碼頭上拉客的那情形來，心裏開始感到一陣憐恤的憎惡。接着，他把客人安置好了，便推進門來，拉開那長滿鬍子的嘴巴，露着整排的黃牙，把雙手疊在胸際，連連地點着頭，陪笑着說道：

「先生，便宜的，便宜的……」

「問你住一晚該多少錢？」堂大哥不耐煩地大聲問。

「先生，兩塊……哎，便宜的，一塊四，一塊四……」

「一塊四！」

「一塊四，雙房間，便宜的，便宜的……」

滿鬍子的嘴巴，整排的黃牙，疊在胸際的雙手，連連點着的頭——瞧着他那付樣兒，心裏想笑，又是笑不出來。而堂大哥呢，卻急躁地使着脾氣，大聲地說：

「怎麼的！做生意這麼不規矩，究竟該多少！」

給堂大哥的大聲音一嚇，他怔了怔，張着嘴巴半天說不上話，半晌，這才疊着雙手，連忙弓着身子，十分卑款地回答：

「先生先生……是是的……一塊二，一塊二……」

「活見鬼，究竟多少！」

「好好說話，好說話……一塊錢……先生，雙房間，便宜的，一塊，……」

「一塊二，一塊——究竟一塊二還是一塊！」

「先生先生……八角……便宜的，八角八角……」

這真是好氣又好笑。我幾次的拿起箱子表示要走，都給這位賬房先生拉住了。終於，我們付了錢，住下了。

「橫豎只住一晚的！」

把身子往床上一擲，讓自己休息休息半天來的疲倦，自然也顧不得那黑的席子和黑的被頭了。躺在床上，伸直了腿，嘆着長長的氣，又舒了舒臂膀。這時候，才想到一天來還沒有進過中餐，便覺得肚子辮辮地在作着聲兒了。於是，便又重新坐起來，準備到小街上的小飯館裏去的當兒，房門口已經伸進一個黑腦袋來，拉開滿是鬍子的嘴唇，陪着笑臉問道：

「要用飯嗎，先生？」

「這裏頭可有？」

有——便宜哪！」

門關上了，隨着便是一陣急促的下樓聲。於是，我們便坐在床沿上，面對着面，像是受了什麼威脅似的，對於這黑臉男人的怪樣兒以及那母女倆的過分巴結。然而，默坐着，誰都沒有開口。

許久許久，那男人端上來了兩個客飯。

眼前是四碗菜：白切肉，魚，素白菜和炒鷄子，沒有湯——肉是白白的，上面放着一撮鹽；魚像是隔了個把月似的，已經發霉了；白菜太淡，鷄子太鹹。那飯又粗又黑，簡直不能下咽。舉起筷子在四個碗上巡了一回，結果還是把筷子放下了。

我望着眼前的四碗菜，生氣地說了聲：

「真是，活見鬼！」

而堂大哥便用筷子在碗緣上敲起來，大聲罵着：

「喂喂，見鬼，又不是犯人吃的！」

聽見堂大哥的聲音，那黑臉男人便急急忙忙的上樓來，喘着氣，露出整排的黃牙，把雙手疊在胸前，站在一邊。

「你，」堂大哥用筷子敲着桌子，「這飯是人吃的嗎？」

他連忙弓着身子說：

「先生先生，好好說話，便宜便宜……」

但是，我倆終於氣虎虎的下了樓，出門上小街的小飯館去了。這時候，雪已經下得更大了，小街上的行人卻極寥寥。在飯館裏，堂大哥氣憤憤地大發牢騷，說要立刻另找客棧。但我倆在雪中從小街上走回來的時候，飯碗已經收拾過去，桌子也撮得乾乾淨淨的，連茶壺裏也

已經給盛得滿滿的了。於是，相對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微笑。喝過茶，在昏黃的燈光下，我們便躺上了床。

這當兒，隔壁間已經靜靜的，像是入睡了。我躺在床上，仰着身子，望着那醬色的帳頂，帳頂上斑斑駁駁的油漬，默默地想着這一次的離家，想到離家時父親那副衰老的樣子和再三的可囑，想到自己這一次離家後的出路，——便閉上了眼唇，像一頭困獸似的嘆了一口長氣。

「三弟，」堂大哥叫了我一聲。

接着，堂大哥便嘮嘮叨叨地說到近年來家境的沒落，說到出外謀生的這種非人的生活，因而又說到這次的離家，離家後的種種打算……

接着便又默然了。

我拿出錶來瞧了瞧，已經十點一刻了。我催着堂大哥早點入睡，因為堂大哥明天一早還得起來趕火車的。而我自己呢，雖然整天來的勞頓够使我感到疲乏了，然而，許是神經已經給回憶弄得太緊張了，還是絲毫沒有睡意。這時候，忽地——

篤篤篤——有人在敲着房門。

「誰？」

進來的便是那婦人，滿臉像哭似的笑。後面跟着她那女兒，臉孔搽得雪白，嘴唇兒塗得怪紅的。

「先生——」

我倆坐起身來，望着她。

「先生，要聽節戲開開心不？」

楞着，連性子極急躁的堂大哥也說不出來。瞧瞧跟在後面那個姑娘呢，那麼躲躲閃閃的不肯走上前來。看見我們不說話，那婦人便又加上一句：

「是清唱，先生……」

我搖着手，半晌才說出一句話：

「不，不唱——」

但她却還是站着，又走前一步，笑着說：

「先生，小意思，唱一節……」

直到堂大哥下了床，急躁地搖着手，連聲說着：

「不唱，不唱，你出去，人家明早還得趕火車的，你走你走！」

這才悻悻地走出門去。剛待堂大哥重新睡好的時候，却已經在隔壁間清唱起來了。聽着那種淒涼抖動的聲音，堂大哥不住的輕輕地叫着：

「糟糕，糟糕，糟糕……」

屏着氣，我躺着。聽着那淒涼抖動的聲音，我的鼻尖兒酸酸的。

唱完了，接着是道謝聲，出門聲，下樓聲，以及婦人的輕輕的責罵聲……
靜默着。

堂大哥嘆着氣，在床上轉側着。而我呢，我的心緒亂麻一般，自己也不明白倒底在想着些什麼。我的耳朵裏依然響着那淒涼抖動的聲音，我的眼前是那麼一個白白的，有着一張紅嘴唇的臉孔……

轉側着。

熄了燈，靜靜地躺着，閉上了眼唇，竭力想要使自己能早點入睡。許久許久，樓梯又響着了；接着，是脚步声，漸漸地，走近來，走近來。

篤篤篤——

我突的坐起身來，叫醒了堂大哥，開亮了燈。這時候，堂大哥已經坐起身來了，高聲地問道：

「誰，是誰！」

許久沒有答應。一刻兒，却又篤篤的響了兩下。終於，堂大哥下了床，走到門邊，開開了門。進來的又是那婦人，後面跟着她的女兒，那個臉孔搽得雪白，嘴唇兒塗得怪紅的姑娘。

那婦人走進房來，笑着說：

「先生要不要個姑娘陪陪……」

堂大哥站在一邊，怔着。我呢，我也坐在床上，不知怎樣應付才好。看見我們不作聲，那婦人便又接上說一句：

「先生，便宜的……」

一邊又拖過後面的女兒，笑着說：

「過來叫聲先生！」

那姑娘便紅着臉，眼睛怯弱地望着，叫了聲：

「先生……」

便低下了頭，站着。我瞧着那姑娘，鼻尖兒酸酸的，不知怎麼說才好。看看堂大哥呢，也呆在一邊，半晌，才輕輕地對那婦人說：

「不，你——你——你出去，出去……」

那婦人失望地又瞧着我，投過那近似乞憐的眼光來。我急忙地搖着頭，揮着手叫她們出去。這時候，那姑娘已經紅着臉，退出房門；而婦人也便悻悻地走了出去。關上門，堂大哥望着我，好像有着許多話要跟我說，但終於沒有開口，便又上了床，熄了燈，默默地。

開門的聲音，隨後便是客人大聲的呵斥：

「出去，出去！」

「先生——」

「出去，出去，別混賬！」

關門的聲音，樓梯響着。堂大哥嘆了一口氣，輕輕地說了一句：

「阿彌陀佛！」

這麼着，一心爲總可以安心地閉上眼唇了。可是，隨即在下面便起了一陣輕輕的爭吵聲；漸漸地，聲音高起來，便聽得清楚那裏面夾着那黑臉男人的粗罵，和那白臉姑娘的低泣……

「你，你去呀！」

那男人吼着，隨即突然——是那姑娘的一聲尖叫。

接着，哭聲便更大了，而那黑臉男人的粗罵聲也高了起來。這樣有五分鐘，隔壁間的客人由輕聲的嘆息而變成狂暴地敲着床板，大聲喊着，罵着。然而下面的爭吵聲和哭聲却並不因此而減低下去。這時候，我便輕輕地下了床，開開房門，走下樓去。

在昏黃的燈光下，我看見黑臉漢子兇殘地跳過去，一把抓住那姑娘的頭髮，咬着齒根，恨地罵道：

「去，不去，你休想活命。你想個明白！」

後面便站着那個婦人，帶着淚珠子說：

「大媛，不是做爺娘的有意……」

「我，」那姑娘哭號着：「你們吃掉我，我……我做不來……我寧願死……我我我……」

那黑臉漢子更有力地拉了一下頭髮，隨着姑娘的尖叫，他吼着：

「你，你不要命！」

婦人低聲哭着……

——二十三年春在北平

兩姊妹

第一信

妹妹：

我真沒有卒讀你來信的勇氣，想不到你現在的情緒會惡劣到這種田地的。

近幾個月來，你的來信一封比一封沉悶。每次接到你的信時，我的手禁不住發抖，一摸到那麼厚一疊信紙，就知道那裏面一定又帶來了無數嘆息，無數絕望的淚！妹妹，從前那顆快樂而輕鬆的心到那兒去了？你的年紀這樣輕，爲什麼一定要那麼神經質地儘往不幸處想，儘往黑暗處想呢？

是的，你近來的脾氣不好。既然你自己知道，爲什麼又要跟爸爸淘氣呵，你說爸爸不愛你，把你看作「路人」，「妹妹」，這都是你自己在自作自受，爸爸何嘗會像你說的那樣？你應該知道，爸爸老了，而你呢，也已經不再是小孩子了，你得體貼體貼他老人家，不要一味的誤解他，擊可以使他心傷的話去給他不愉快。我真不明白像你那樣聰明的人也會想不透。你一味的怪爸爸怪哥哥嫂嫂，怪我；可是，你得明白：爸爸他希望着自己的兒女能給他的希望與滿足的，心是永遠地不會如願的，我們不能給他的安慰，我們便不應該怪他；你當然不能了解一個老年

人的悲哀與寂寞，但你是他的女兒，他是你的父親，在父女的情分上你得給他一點平靜。哥哥嫂嫂呢，並不是他們忘記你，至少哥哥是不會忘記你的；可是，你得不要忘記他還是嫂嫂的丈夫，姪女兒們的父親，他的「愛」在丈夫跟父親這兩個名義上已經使他不能像從前那樣地關心到你了。你怪那短命媽，那麼，妹妹，你就揹把鋤頭去將媽的坟墓掘開吧，從那裏面你去拖出媽的屍體來，問她：「爲什麼要那麼早就把我們丟在這世上？」然而，恐怕連媽的骸骨也將變成泥土了呢。至於我，妹妹，教我怎麼說起呢？他是那樣地用熱愛和柔情把我纏得緊緊的，他曾說：「在我的眼睛裏，親愛的，連宇宙也超不出你的絲裙的周圍呵！」是的，他——噢，隔壁他又在叫喚着了。他昨兒起身體有點兒不舒適，說是微覺頭暈，沒有瞧過醫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是一刻也少不了我，要我伴着他，我不能在他不適意時再加上不適意。我要過去了。

妹妹耐心一點，別橫橫豎豎的儘往壞處去想，快樂一點過過好日子不是很好嗎？
快快來信……

你的姊七月二日

第二信

妹妹：

真該打萬分，我在這邊怪你沒有來信，而你又在那邊生我的氣，爲什麼要生我的氣呵！我

再三再四地叫你別把人類看得太冷酷，別儘往壞處想（算算看，這句話我對你說過幾遍了。）而你却偏偏要不聽我的話，並且對我生着這麼大的氣，這樣做姐姐的人也實在太難了。

你知道，當我沒有接到你的來信時，我是怎樣的焦急，不安，猜疑到種種緣由上面去：或許是沒時間，或許是害着病，更或許是——我想起來了，是不是那叫小明的男子纏住你了？妹妹，你一向就沒有對我提起過關於這一方面的事，是你不願意告訴我，抑是你故意要等到某個時候給我一個不意的好消息？你有這個好玩的脾氣。這使我回想到從前在學校裏時，你我彼此都秘密着那些無聊男人的來信，而在同一個時候才想給對方一個意外把它公開出來的那事情了。

回想到那時候的一些瑣瑣碎碎，對於現在你這種情緒實在使我謎似的不能了解，我真不敢且也不能相信你竟變得這麼快！妹妹，即使拿你自己的話來說吧，沒有媽，爸爸已經老了，哥哥有着嫂嫂，有着兩個姪兒了。而我呢，你不是在對我生氣，說我有了丈夫便連信也不給你寫得長一點嗎？就算是吧，那麼，我的好妹妹，心眼兒細得比針眼兒還小的好妹妹，你的年紀也已經不輕了啊。

僅僅爲了我的信短了一點兒，你就生氣了，一連半個月沒來信，罵我沒情沒義，有了丈夫便不顧孤零的妹妹，叫我索性把你當做死了。哎，這真從何說起呢？妹妹，不長遠了，你自己也會有一個愛你的丈夫的。到那時候你才能原諒我，了解我，同時也原諒你自己。請想想，

他，君健是一個好男子，他能够愛我，體貼我，他對我做一個好丈夫，我能不對他做一個好妻子嗎？半個月前，他有點兒不舒適，一刻也離不了我。就連是喝一口茶，楊媽給他遞上杯子去，他搖搖頭，他一定要我親自把杯子邊挨近他的嘴唇去，像一個慈母對待小孩子那樣地服侍他，他才滿意。我問他：

「又不是小孩子，這麼少不了我嗎？」

「是的，」他笑着回答：「我少不了你，連一刻鐘，一秒鐘！」

「那麼——」

我想說：「如果我死了呢？」——然而，我不願意在他面前說這樣的話的，剛說出口便咽了回去。但是，他却非要我說出來不成。他釘着我，逼着我，把嘴角的兩邊小孩子似的彎着，稚氣十足地求我救救他，說是我再不說出要說的話來他將立刻急死了（你道可笑不可笑？）於是，我就隨口編出一句，說：

「如果我也病了昵？」

「那麼，」他很快的答應道：「我倆也同睡在一張床上，有你在我身邊，那是連害了病也極愉快的！」

他便是這麼一個小孩子。

我這麼說，或許你又會對我生氣了吧？不過，現在你不能了解我，將來會有一天能了解我

的。在平時，我們總是咒罵男人，說他們沒有良心，什麼「多情女子負心郎，」其實，有良心，能真正愛我們的男人何嘗沒有呢？

你幾時離開家呢？人家都說西湖怎麼好，怎麼美麗，可是在我們生長在西湖濱上的人看來，西湖還不過只是那麼一個淡水潭而已。說來真好笑，前些日子一個君健的朋友新從法國回來，他是北方人，生平只到過西湖一次，而且僅僅在湖濱住了一夜。他問起我的「府上」來，君健笑着回答他：「是杭州天堂上的××（我不好意思把這兩個字寫出來）呢。」你知道他怎麼樣？他那種欣羨的表情真使我開心，他說西湖比他到過的愛維昂城的利芒湖還好。我不知道利芒湖的桃花是紅是白，但西湖實在並不比這兒的北海好。妹妹，我真不禁又要想起去年中元節跟君健在北海划船看花燈的情景來了。

北平是多麼可愛呀，妹妹，我真願意永生在這個古城裏生活下去啊。

你的姐七月十八日

第三信

妹妹：

十八日給你的信收到了沒有？今天我跟君健一起來西山了。他爲了職務上的關係，整個夏天沒有到別處避過暑；這一次抽開來了，大概可有一個禮拜的停留。妹妹，告訴你，別再嘟着小嘴儘罵世間的男人了，有時候，男人的溫柔真够你回味的。昨晚，爲了要上西山去，一個禮

拜內不打算進城來，所以特地去進了一次電影院。在銀幕上看到好萊塢的那種人間仙境，君健把嘴唇貼到我的耳朵邊親親切切地對我這麼說：「明年我倆上美國去走一趟，在好萊塢照個相回來！」

早上從城內動身，坐了汽車，還騎了騾子，現在累極了。請恕我這一次的簡短和潦草，要知道在這兒是連電燈也沒有的呢。

你的姐七月二十二日夜

第四信

妹妹：

又有着半個月了，你怎麼這樣懶於寫信呀！

難道你還在對姐姐生氣嗎，爲什麼在信裏要寫得這麼冰冷？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樣仇視着所有的男人，爲什麼，你說說看，爲什麼呢？

我當然爲你喜歡，你能够對小明漸漸地有好感起來。真的，妹妹，你的年紀也不小了，女人一上二十歲，便再也少不了一個能體貼自己的男人的。別提過去吧，妹妹，我何嘗否認或是忘記呢，那時候我也是一樣的討厭着男人的。試想想，我們兩姊妹同在一個學校裏，我倆是對「姊妹花」，有着多少男人追逐着我倆，讚美着我倆，像那個矮子詩人（你還記得嗎，那個姓韓的醜鬼？），做起詩來把我倆讚美做「上帝的傑作。」——然而，「男人真像一大羣不知

香臭的紅頭蒼蠅，」我倆當時是那樣的——一邊高興而一邊又討厭着他們呀！後來，君儻把我的心扉推開了（他真是世間稀有的好男人，倔強時像一個希臘中世紀的英雄，溫柔起來簡直把你的心也給揉麻了。）我在跟你一起從中學裏畢業出來便自願地輟了學（算算看，僅僅是前年夏天的事情呢。）爲的是——噢，妹妹，當時你是如何的罵我：卑鄙，下賤，苟安，怯弱，所有的惡劣字眼你都把它們用在我身上了，是不是？然而，老實告訴你，你對我那樣的輕藐到了極度，但在我，妹妹，我在心裏只覺得好笑，笑你的年紀雖然僅僅少我兩歲，而人情世故却短我十年還不止。這話你會不懂得吧？我現在明白地告訴你：一個女人，長得漂漂亮亮，一雙眼睛能够把成千成萬的男子跟着你發狂，一聲嬌喘能够使成千成萬的男子跪在你跟前求饒，就像你現在，看不起所有的男子，然而，妹妹，想得更透一點，天生我們是女人，女人能少得了男子嗎？我知道，我們女人有時即使是很熱烈地想委身於一個男子，也必定要假裝不願，假裝憤怒和驚異，須要，經過那個男子的再三哀求，說謊，跪在我們的跟前發誓，許下天大的願，方肯答應他的請求。眼下你還年輕美麗，不愁沒人戀你，追逐你，可是你得知道那無情的時光會奪去你的年輕和美麗的。所以我們雖然在他們追得發狂的時候，爲了要使他們知道我們的身分，更增加他們對於我們的尊敬起見，而裝出討厭或厭惡的神情，可是我們却應時時留心，在這一大羣男人中間選出我們的永久情侶來。因此，對於你那時的那種孩子氣的嘲罵，我一點兒也沒有介意，便跟着君健跑到北平來了。一年後我跟他結了婚，婚後的生活不但沒有使我聞到坟墓

（不是有人說結婚是愛情的墳墓嗎？）的氣息，反而更加增強對於自己的決定的信仰。妹妹早爲之計吧，別再一味倔強了。

我下西山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不是只過了十天上下的好日子嗎，君健的體重增加了六磅，而我們的愛情也增加到了無可再增的田地。……噫，不說這個吧，你看了一定要生氣，是不是？

小明的爸爸不就是××公司的經理嗎？妹妹，你也真太自高了，你的心目中的男子難道一定要神話裏的王子不成？自然我並不是說一個經理的兒子便能夠用金錢買到你的愛情，不是的，我們還要求着那男子懂得到愛情。在這兩方面，小明實在沒有冤屈你，妹妹，切莫太固執，太給他感到無可挽救的絕望；因爲，一個男子對於絕望之後，他便會投到別個女人的懷裏去，再也不回頭來了。

你的姐八月九日

第五信

妹妹：

算算看，多少日子沒來信了？

北平的天氣真可愛，才到八月尾，就這麼涼爽得舒人了。今天是禮拜，君健伴我逛北海。在爬上白塔的石級上，我要君健攙着我，他搖搖頭，獨個兒搶先上去了，又像小孩子一般的回

頭來笑着說：

「誰教你穿高跟鞋來的，」

嘿，他竟然拿這個來欺我了。

他自然是假意的，可是我生氣了，把手提包挾着回頭就走。我的臉一定绷得很緊，半句話也沒有說。這樣，他立刻走下石級來，挨近我，陪着小心連連問道：

「怎麼，就生氣了嗎？」

我不作聲，他也便默默地跟在我身邊，走下瀟瀾堂。

秋天的北海，明朗得像一面銀鏡，毫不波動。今天的天氣好極了，沒有風，在太陽底下怪舒暢的。君健他要在瀟瀾堂前坐下喝一杯茶，來徵求我的同意，我不開口。

「怎麼，你還……」

他小心到了家，然而我搖搖頭。

你知道，在君健面前，我量得出他的感情：不會一味執拗，然而也不會一味奉承——所以，當我還是不理不睬的時候，他就生氣似的沉默下來了。

他站着，我也站着，默默地。

我知道，如果在這當兒我還一味固執下去，他會真的生起氣來的。然而，打賭似的，我依然堅持着，不說話。

果然，他乾咳了一聲，想說什麼話了。

這時候，要是我再不把臉放寬，他的話也一定會說不出口；但這樣的做法不是太爲難他了嗎？這應該是他對我的最後一次冒險了，我就在他乾咳時瞪了他一眼。這一眼給了他開口的勇氣。但是爲了要保持他的尊嚴起見，在說話時的樣兒却裝得非常冷。

他問：「划船好嗎？」

這樣，我立刻跑過去，挨近他，一手挽住了他的臂膀。

他是一個圓熟有力的划船能手，我們的船隻如活東西似的射過平靜的水面。一會兒，船身駛進了荷叢，木槳與荷幹及蘆葦相觸，發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悅耳的聲音來；他用了大力量來把槳，竟使水面起沫，而潺潺的環了槳轉。船過了，被觸動了的荷幹及蘆葦還在那微微起着漪漣的湖面上抖動着……

在五龍亭上岸，就在第三個亭子裏坐下來。

我對君健談到了你，怪你爲什麼這樣長久沒來信。妹妹，在這兒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或許會使你感到不愉快，那便是你的每一封來信，都曾經給君健過過眼的。不會生氣吧，我的好妹妹，這就算是我的不是，現在我再向你告罪遲不遲？因了這，我告訴他你的近況——其實這只是我對於你的來信加以解釋和補充，他或許比我知道得更多呢。

這麼坐了有三個鐘頭，天已經慢慢地黑下來，於是，我們便在倒映着紅綠燈光的湖面上坐

船回到瀟瀟堂，這時候遊人特別多，當我挽着君健的臂膀上岸來，所有的人們的眼色都落在我們的身上，我感覺到非常的光榮與愉快！由於過度的興奮，我真不願就此離開北海，於是，便在瀟瀟堂用了點心；隨即又雇了小船，兩個兒划到了荷叢深處，偷偷地擁抱着，吻着，足足地有半個鐘頭。在這半個鐘頭裏面，我嘗到了新婚以後所未嘗到過的幸福了。

直到九點鐘，我們才回到家裏。

楊媽把你的信遞我，可是沒等我拆開便給君健搶過去了。這一次我不答應他這樣做，我對他生氣，不說話。真使我滿意，君健，他，一見我不愉快，他便立刻將已經抽出來的信箋重新塞進信封裏去，過來安慰我。他說：

「請你特許我一次，好嗎？」

我笑了起來。

我一笑，他又很快的跳過去了。他從書房跳進了寢室，把房門關上，在裏面讀完了你的長信，出來後便哈哈地笑個不住了。

本來呢，我是假裝着生氣的，對於他這一種舉動。我立意不接受他把你的信在他看過後再遞給我，非在他再三的陪罪之後我決定不跟他說半句話的。但是，看他那副笑個不住的樣兒，我却再也禁不住的就想看一看你在信裏到底說了些什麼了。

真有你的，妹妹，我這個蠢姐姐還一向被你所蒙在鼓裏呢。原來你已經到上海，而且跟小

明幹了這麼多的把戲了。可是，妹妹，當心點，玩笑不要開過度。請想想，僅僅爲了你一封信，害得他從上海坐快車趕到杭州，到了杭州你還要不給他見面，告訴他你已經進醫院，叫他到醫院裏去看你，而你呢，却偷偷地又搭車溜到上海去了，要他立刻在下班車又追你到上海。這樣的玩笑不能說不大，好在是小明那麼一個好心腸，有耐性，死死地愛着你的男人啊。

一個女人是少不了有一個能愛自己的男子的，妹妹，別讓小明從你的手裏溜走了。

你離開家的時候爸爸總好着吧。哥哥還在上海嗎，你見到過他沒有？如果見到他，請代我問他一聲好。

最後，告訴你一個消息，那便是，我已經有了「那個」了。……

你的姐八月二十一日

第六信

妹妹：

請恕我這麼久沒給你信，爲了肚子裏這一個孽障，使我的生活變成了乾燥與恐怖，君健他成天都得上辦公廳去，我要求他請一個月的假，實在這樣悶人的日子要把我悶死了。但是他告訴我說派給他所做的那件事情還未辦好，請假是不會給准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騙我，就連我拿「死」來恐嚇他也沒有用……

咳，墳墓似的生活，不知到何時才能終止呢！

你的姐九月二十四日

第七信

妹妹：

半個月的醫院生活，把我弄得衰老了。

我將怎樣來對你敘述這一長串苦難的日子呢？妹妹，當我把你的每一封來信讀了後，我便禁不住傷心得哭出來！我知道你現在跌在白熱的愛情裏，是想像不到你苦命的姐姐怎樣在這兒受苦的。可是，除了你，妹妹，我將對什麼人去訴說我的惘鬱啊！

在一個月以前，我就對君健提到這可怕的事情，我要求着他一刻不離的伴着我，免得我一個人悶在這墳墓似的小房子裏，我對他憤憤地說：

「你難道忍心讓我就這樣活活地悶死嗎？」

「別性急，」他總是冷冷的回答。「過些日子我陪你上醫院去檢驗檢驗看！」

提到檢驗，妹妹，我真恨死君健，他使我受這樣的罪。每一次上醫院，在我就像進屠場，心裏萬分不願意，但又不得不去。檢驗室那黃色的門，那帶着濃厚的藥味的走廊，那看護婦做的溫柔，那醫生虛偽的體貼——啊，妹妹，教我怎樣說呢，你是這樣的不能了解？

這麼半個月過去了，由於醫生的檢驗結果，我正式地進了醫院。到我進醫院，君健才去請了三天假，在醫院裏伴着我。從進醫院那一刻起，我就覺得自己的身子有了更顯著的變化，恐怖的心理也加強了。醫生教我平靜地躺在那蒙着白布的孕床上，並且阻止君健對我說話。看護

婦走了進來，看見君健在我身邊，便又含着一種看上去使人感到難受的微笑走了出去。雖然君健在我身邊不能給我什麼，但在這種時候，一個女人是無論如何都少不掉她的丈夫的。有君健在我身邊，我的恐怖心理便能減少幾分，好像在無窮遠的荒島上面的唯一親人，顯得親切萬分了。

在一陣絞似的劇痛後，君健便違醫生的命離開了我。那時正當夜深，微弱的電燈光把那麼一間小房子照得分外澹淡。雖說看護婦不時進進出出，那扇黃色的門沒有一刻停止，但我感到說不出的寂寞，如同廣大的世界上已經沒有了人類似的。

一時醫生匆匆的跑了進來，又匆匆的跑了出去……

看護婦小聲地吩咐我：

「安靜一點，安靜一點……」

我的恐怖更加加強起來。時間一秒鐘一秒鐘地爬過去，爬得那麼慢啊。我幾乎不敢想像那立即就要降臨的一刻。而每當那醫生進來一次，總要跟看護婦低低地說幾句我所聽不清楚的話。那種近乎鬼鬼祟祟的態度，幾乎使我疑心到他們都是劊子手，正在商議着怎樣來謀殺我，於是，我便大聲地喊了起來。

痛楚轉烈了，全身都像分解開來，每一個細胞，每一根骨骼都逐漸逐漸地活動着，分離着。接着，四周的一切都旋轉起來，一陣黑紗蒙上了我的眼……

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

這時候，君健執着我的手，有一個看護婦立在門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熬過來的，只感到四肢沒半點兒氣力，全身的皮肉都寬了一層，心裏空空洞洞的沒有什麼思念。彷彿整整一個月沒有進飲食，可是並不覺得飢餓；又彷彿自己剛從半天裏摔下地來，連知覺和個性全部失掉了。

君健微笑地問道：

「好了點吧？」

這句話對我一點也不親切，我覺得。而浮在他臉上的那層微笑，也勉強萬分，沒有半絲熱意。——連君健也變得陌生了。

我傷心得流出眼淚來。……

直到晚上，君健告訴我這一次意外的「難產」把他急得什麼似的，那孽障在沒有爬出肚來時便被醫生殺死了。當時，這說話並沒有在我的感情上起什麼作用，也沒有爲自己之能够脫離險境而欣幸着。君健呢，或許是整日夜沒有入睡的緣故，精神顯得萎靡，兩眼微微發紅，說話時連聲音也啞了。

第三天，君健將我獨個兒丟在醫院裏，出去了。自然，事前他也曾徵求過我的同意的，當時我有着萬分的憤恨，憤恨他竟這極冷酷地對待着自己的愛妻。秉着一種極端相反的情緒，我

點了點頭。但在心裏却這麼想道：「你走吧，過些日子你可以來收拾我的屍體了！」——我心酸欲碎，而他竟自走了！

妹妹，我將怎樣來形容那時候的淒慘情景呢？以上寫來，在你眼睛裏或許已經够繁雜了吧，然而，它怎麼也不能把我所受的苦難傳達出萬分之一。在那些日子裏，人類是離我那麼遠，我把自己當做一個無知無覺的生物；沒有刺激，沒有感受，也沒有安慰。我把小小的病房當作墳墓看待，而自己是躺在墳墓裏的一個死屍。我憎恨着世間所有的人，但人類沒有一個親近我。有時候我把君健仇恨得入骨三分，如果那當兒他在我面前發現，我真會跳起來一口咬得他鮮血直冒……

每晚君健來看我一次，我心裏對他生着難以形容的仇恨，然而我沒有在他面前顯露出半分。他來時我咬住了牙關不作聲，他走後我便暗自心酸地哭出來了。

那可詛咒的日子定會逼得我發狂，如果再不出院來的話。這半個月的醫院生活把我與世界隔絕得遠遠的，出院來我發現自己在人間變得更加孤獨了。現在君健依然在我的身邊，但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總覺得他對我疏遠了，不管是一言一笑，在那裏面都可以被我找到一種難堪的冷氣，幾乎使我懷疑到我們間的眞愛情，難道我們間的愛情就此死了嗎？

看得生厭了吧，妹妹，一個正跌在愛情的白熱裏的人，她是怎麼也體諒不到這種痛苦的，我知道。你說小明每天坐自備汽車來學校迎接你，你們的生活過得比蜜還甜，比詩還美麗，我

自然應該爲你歡喜。我在你的興頭上給你這麼一封不愉快的長信，你定會怪我的不知趣，是不是？好吧！再不往下寫了，願上帝祝福你，使你能够得到永恆的快樂……

我不知道你現在是不是時給爹爹寫信，如果你要寫信給爹爹的話，提到我時，只說我生活得很好，千千萬萬別把這件不幸事告訴他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的姐十月二十九日

第八信

妹妹：

又有兩個月光景沒有接到你的來信了，難道生活得這樣忙嗎？

產後的身體一直就沒有好過，年紀未滿二十五歲，腰便時時作痛。今晨在鏡子裏瞧見那副蒼白瘦削的臉孔，竟連自己也不能認識了。不知是我的神經有了毛病，還是真的我倆間的愛情比以前衰退了，君健我總覺得不很體貼，勉強，冷淡……

如果還沒有忘記你苦命的姐姐的話，就抽出一點時間來寫封把信給我吧。生命彷彿上了膠水，每個日子都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打發過去的。妹妹，救救我，救救我！

你的姐一月十五日

第九信

妹妹：

一直就沒有接到過你的來信：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算算看，到底多少日子了？

本來嗎，你我年紀都大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又不同，既然你沒有閒空給我寫信，我又何必苦苦的給你不快之感呢？我不想從你處得到一點安慰，不想的。你眼下一定很忙吧，蜜和詩的生活弄得你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人類，我自然沒有權利能使你不忘記我。所以我曾下過決心不再向你寫信，向你訴苦，向你傾道我的悵悶了。然而，妹妹，時到今日，我卻再也制止不住了，我必須要有一個能夠知道我的人，我沒有知心的朋友（過去的同學嗎，她們早已經被我的高傲所嚇走了。）除了你，妹妹，在這世界上我完全是一個孤獨的人！

我將怎樣說起呢？妹妹，這該是我的命運——不，是我們女性同胞共通的命運。在命運中注定，我們女人都是要受這種苦難的。咳，怎樣我才能使你了解我的痛苦呢？這些日子裏，我被埋在四堵牆壁之中，空氣是死的。我坐着，躺着，傷心着，痛哭着，幻想着。我的幻想隨着我對這個世界的憎恨的情緒而變換——從過去的快樂到眼下的慘淡，每一件細小的而平常的事情我都把它們咀嚼過，回味過。在這裏面我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呢？一個黑暗可怕的暗示，那便是將來的無窮盡的悲慘日子，那悲慘的日子……

如果照每天每天呆板的舉止上看來，君健可以說並沒有缺少什麼。比方說，早上八時在我未起身以前給我一個吻，晚上七時回來給我一個擁抱——每天每天都如此，然而我厭了。我看

出他對我的一切殷勤與溫柔都是假的。我們之間的愛情已經被安置在斷頭台上，只須劊子手的刑刀一舉，便什麼都完了。是我的神經過敏也罷，總之，我與君健之間的關係現在是變成萬分不自然。他的吻是冷的，擁抱是冷的，一切的溫柔與安慰全是冷的。甚至於，桌，椅，衣架梳裝台，什麼都在我的眼睛裏跳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來。試想想，妹妹，這樣的生活是什麼生活啊！連我自己也分析不出我現在的奇怪心理：當他不在的時候，我感到那難耐的寂寞，心想他能在自己的身邊，我極度的需要着他的安慰與愛撫；可是，他一回家來，我便連見他也要生氣，彷彿他是我的仇人似的。

他並非不知道我，他每次總是對我這樣說：

「到底什麼回事啊，整天兒愁眉不展的？」

「你，」我不禁氣憤萬分的回答道：「你就當我死了吧……」

隨即我嗚咽起來了。

看見我這一種情形，他絞着手，來來回回的踱着，無可奈何的嘆着氣……

「要我怎樣呢，要我怎樣呢？」

他苦着臉，以前那種英俊氣概完全消失了。時而站在我面前，注視着我，默默地。我害怕着他那眼光，那蘊藏着仇恨與怒憤的眼光。我不敢抬頭，我噙泣着。

有時候，他請了假，整天獸在家裏，伴着我。他對我說着種種溫存的話，裝出非常親切的

樣子來。但是我厭了。我看出他這種說了一遍又一遍的溫柔話，在他嘴中說出時如同小學生背書似的，那裏面沒有半分真誠，不但不能使我感到熱與愛，反而更加增我的厭惡與憎恨，我大聲地埋怨道：

「何必呢，何必呢？我不要你在我跟前啊，我求求你別一味的在我面前做些假意的溫柔啊……」

我知道我這麼說一定使他很傷心，然而他現出難過的樣子來時，我卻反而感到了報復似的快樂。在這種時候，他低下頭，像一隻受傷的野獸（我這麼譬如他，）連連嘆着氣。

而我卻更進一步的逼着他：

「裝什麼假，你還不是保佑我早日死嗎！」

有時候，他把杯呀碗呀放得重一點，或是對楊媽說話時聲音高一點，我都覺得他是在咒詛我，咒詛我的快死，可以讓他再去擁抱一個美麗的少女，我真恨死他了。

在茫茫的長日裏，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處置自己。整天在生着君健的氣，生着自己的氣，生着你的氣，甚至生着全人類的氣——爲什麼，我說不出。我只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仇視我，冷淡我，看輕我。在這種情形下，我把我的憤怒發洩在茶杯上，書本上，楊媽身上。我已摔碎了兩個茶杯，撕破了三本以上的書，無理由地責罵得楊媽抱着冤屈回她房裏去偷哭……

我對你寫信足足地有着十次以上，每次都是寫不上兩行便把它撕毀了。我知道你現在的活能使你忘記了天高地厚，忘記了人類的，所以我總不敢給你寫使你讀了感到不愉快的信。現在呢，我放下門帘，把自己埋在這四堵牆壁中，房內沒有第二個生物，窗外刮着北國特有的大風，所寫的信已經長得要使你起厭了。我決不定到底把它付郵不？因為，當我想到這麼一副嘔心血寫出來的長信，僅僅只能討得你將浮着愉快的笑臉稍稍斂一下的情景時，我的心便不自主的冷下來了。

你的姐三月四日

昨天我把寫給你的長信鎖在衣櫃裏，現在卻又給你接着寫下去了。

如今我懂了，妹妹，男子所要求於我們女人的，除掉美與嬌情之外還有什麼呢？當一個男子用生命來作賭咒地追着我們，他的目的物只是我們的年輕，我們的美。但一旦年輕與美都被他的野性所蹂躪掉了的時候，他便會對你生起厭來，甚至進一步的憎惡你，恨不得將你拋棄，如同拋棄了一個累贅物似的。這些道理，以前我並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不懂得，不相信，然而現在我相信了。妹妹，男子就那麼殘忍啊，他們把女人全生命作為玩具，喜歡你時親近你，小孩子似的哄騙你，用所有的甘言蜜語讚美你；一到玩厭了，在他們的眼睛裏你便成爲一個廢物，一個累贅！我們女人的命運難道就是如此的悲慘嗎？

我也是被成羣的男子所讚美過的，妹妹在那時候，那麼多的殘忍的動物把我的理性全部埋

沒了，我便整個地陷在極大的騙局之中，不自知地做了一個傀儡，一個完完全全的傀儡！自然，在那種氣氛裏面，一個女人，意志薄弱的女人，她是怎麼也不會想到那悲慘將來的。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遲，我於八點鐘後吃了飯，一心一意地等着他，自從我從醫院裏出來後，這種情形是沒有過的。於是我和衣倒在床上，微微睡着，大概過了十二點鐘了吧，才朦朧糊糊地聽見外面他在大着喉嚨罵楊媽的聲音。

他走進寢室來時跟着衝入一陣濃重的酒氣，他醉了。

我問他爲什麼這麼遲才回來，說他不應該讓我一個人在家裏眼巴巴地鵠候着他。我說這些話時，聲音發顫，幾乎是哭泣着了。然而，他卻彷彿沒有聽見我這說話一樣，滿臉紅光，不住的吹着口哨，有着一月來從未有過的愉快，他那斷斷續續的口哨就像一枝枝的針，無情地刺着我的心。我心痛得放聲哭出來了。

他這才很驚奇似的問道：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他這麼問着時態度非常冷淡，彷彿在他面前傷心地哭泣着的是一個陌生女人，跟他毫無關係的女人。我當時心灰意冷到了極度，「假如手中捏着一把刀，我會不將他殺死就將自己殺死的。我近於噁塞似的哭着：

「你當我已經死了，你當我已經死……」

「死了，」他依然冷冷地說：「哼，年紀還輕着呢。」

這句話給了我極大的侮辱，我坐了起來，問他：

「你怎麼說，你？」

他瞧了我一眼，又踱了幾步，一手摸摸自己的下巴，態度十分從容，半晌，他才說：

「好太太，請你別發瘋呀！」

「住口！」我給他氣得發抖，「誰是你的好太太！誰發瘋……」

「哈哈，」他冷笑着，「不是我的好太太，難道還是人家的好太太嗎？」

「什麼，你怎樣說？」

我追問着，下了床。這當兒，他退了兩步，他的眼睛不敢正面對我，然而他露着一種輕蔑的神情，聳聳鼻子。

我脫口說了一句：

「我馬上可以離開你……」

一說出口我立即後悔，這句話實在太失當了。我注視着他的表情，唯恐這句話會傷了他。然而，出我意料之外的，當他聽了我這說話時並沒有半點不安，反而冷笑着說道：

「離開我，誰，你？」

「我，」我堅定地回答：「我離開你！」

「你一個人？」

「我一個人離開你！」

「不容易吧，」他更冷冷的說，態度幾乎變成諷刺的了，「一個人，你靠什麼生活來？」
「啊啊，靠什麼生活來，靠什麼生活來？我在他的眼睛裏成了個什麼東西了？——一個累贅，一個寄生蟲？這個打擊實在太重了，當時我想立刻止住哭泣，立刻離開他。但是，妹妹，一種我們女人天生的怯弱鎮壓着我，我反而更大聲地哭着了。」

今晨他在未起床以前對我說了許多溫柔話，要求我饒恕他昨夜的唐突與粗野。實在的，我在昨夜一直就沒有入睡，我三番四覆地想着這句話：「靠什麼生活來？」結果我從這裏面發現了我們女人的根本弱點，我們女人實際上只是一個被象養着的玩偶，我們的被侮辱與被輕蔑是應得的懲罰。於是，對於他這一種殷勤，我變得毫不受感動了。我拒絕了他在出門前的一吻，冷冷地對他說道：

「你去吧！」

這樣，他去了。妹妹，你想想這情景吧，我知道，我的容貌憔悴了，我的青春隨着時光之流就將離開我了，他在我身上已經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一切，現在是，噢，我的悲慘的命運立即開始了。——這樣寫來，這封信會太長了吧。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將它看完的耐心。整整地一天多，我寫着，我覺得無論如何也不能將我所要說的寫出萬一來，我是這樣的疲乏啊。

又是春天了呢，妹妹，我在這兒爲你祝福着！

——三月五日

昨天把信寫好，因爲時間太晚，楊媽忙着做飯，我不願君健回來時見到它，因此沒有把它寄出去。而今天一早你從杭州發來的信便到了，所以我就在這兒再寫上幾行。我料不到你這時候會在杭州的。你能把小明弄得這麼貼服，我做姐姐的當然爲你高興。我真不願意在這時候給你這封信，我原本沒有權利對你說男人的壞話的。西湖的桃紅柳綠還是依然吧，祝你愉快。

——三月六日

第十信

妹妹：

怎麼，你這麼快就跟小明結婚了？

結婚，是的，一個女人必須要結婚的。小明是個好男子（願上帝保佑你，）他能够愛你，服侍你，給你愉快，我除了爲你們祝賀恭喜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又有三個多月了，我們沒有通信。在這些日子裏，並不是沒有想到你，妹妹，想到的，幾乎每時每刻都想到你的。本來嗎，當你這把這麼一個好消息傳送來時，我似乎不應該又來對你說些「掃興」話語，是不是？不過，這或許是我給你的最後一封信了——別因此想到我要自殺，我無論如何也不肯這麼做的，我要頑強地活下去，爲什麼我要對生命起懷疑呢？不，我要活下

去，而且要活得更有意義一點。這便是說，妹妹，我已經決意離開他了。我這樣做，你或許會感到驚異吧。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值得驚異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再細細地一想，就可以明白的。然而，你不是就要跟小明結婚了嗎？哦，妹妹……

你的姐六月十五日

摸秋(註)

中秋夜。

國志挨了朱家少爺一把掌，哭着抓牢了朱家少爺的後襟不肯罷休。但隨即給朱家的禿頭長工拉過一邊，凸出那駭人的三角眼睛瞪了他一眼：

「走開，你個烏龜養的小賊仔！」

再不走開就得吃更大的虧的。國志雖說年紀小，可也很知道給人家嘗長工的，都是閩王手下的小鬼，專會欺負人。不過一時總消不下氣，站開了兩步，還是哭。瞧着朱家大門前面的小桌子上擺上了香爐，棗子，石榴，柑橘，還有大月餅——等月亮爬過東山的松樹梢頭，開始賞月了。

那禿頭長工看見國志還站着，先是揮揮手，見他不聽從，隨後便瞪着眼睛，彷彿要把面前的小孩子一口吞下去似的粗聲粗氣地哼道：

「你走不走開，你走不走開？你——」

國志卻更加高聲的哭了起來，隨即又退了幾步，心裏還是不甘服，所以還是站住了。一壁舉起髒手指來擦擦淚眼，一壁在喉頭噴嚏着，又哭着。剛巧這當兒哥哥國榮來了，有了哥哥，國志的膽量大上幾倍，正待發作，誰知道哥哥國榮反而兇兇的牽過了他，叫他回家去。

國志踉蹌了一下，執拗地哭着：

「禿奴才他，禿奴才他……」

然而，終於被連牽連罵地拉回家來了。

一到家，門前冷清清的，一個破稻床豎在倒場了的牆角邊，屋子裏連燈光也沒有，稻床裏面便像躲有無數的妖怪般的，看過去有點兒害怕。國志心裏正奇怪着爲什麼今晚屋子裏不點燈，突的聽見裏面爸爸衝着自己罵道：

「哭什麼的，哭死鬼！」

心裏一跳，才想到原來自己的哭聲還沒有停止，便連忙咽了住，睜大眼睛往黑暗裏看。一時看不清，許久才看清了：爸爸站在爐腳邊，國志蹲在地上，媽媽坐在床沿上，一手拍着床上的小妹妹。於是便打算走到媽媽身邊去，媽媽已經開口了。媽媽問：

「國志你到那塊去來的，哭？」

經媽媽這麼一問，國志的滿肚冤屈有了傾訴的地方。真想一古腦兒告訴出口來。可是鼻子一陣子酸，話未說出，眼淚卻搶先流出來了。接着媽媽又問國榮，國榮畏畏縮縮的回答道：

「朱家拜月姑，國志他，他去，給禿頂花和尚，他，他，他國志就哭了，哭了還不肯回來……」

爸爸聽了這話，鼻子裏哼了兩下，哼得很響。國志他們三兄弟都怕爸爸這下哼鼻子，因爲

哼了鼻子便要罵人了；一不對勁，說不定哼過鼻子馬上便會伸過一隻粗大有毛的手，撕住小孩子的耳朵，把小小腦袋拉到壁角邊去撞。爸爸可怕的就是這一手。國志一聽見爸爸的哼鼻子，立刻緊緊地靠住了媽媽的膝頭，不作聲。爸爸果然又咳了一下，可是咳了一下之後卻並沒有罵出口來。這時候媽媽握着國志的手，吩咐他：

「媽叫你不要去看人家，你爲什麼不聽媽話，不聽媽話下回會給割去耳朵餵狗，連爸爸都奪你不回來，看你聽不聽媽話，看你下回還要去看不？」

國志覺得媽媽還沒有明白這回事，想分辯：

「那個，那個，我我我……」

但媽媽卻不讓他說下去，又道：

「你看國林多乖，國林就不出去，國林就不會給割去耳朵，割去小雀兒，下回可得看看國林的樣咧，聽好沒有？」

那邊蹲在地上的國林聽到媽媽稱讚他，心裏高興十分，便站了起來。向媽媽道：

「媽媽，我們也要拜月姑兒！」

「是的，」國志湊着說，我們要大月餅，上面有花花菩薩的。」

媽媽沒有回答，媽媽瞥了爸爸一眼，又嘆了一口氣。國志、國林都等着媽媽的回話的，還以爲媽媽沒有聽清楚，心想再說一遍，可是一聽見媽媽嘆氣便住了口。一直沒有開口的國榮已

經坐在門檻上面了，這當兒用手支着下巴，咽了一口唾沫，好像是聽到國林、國志要月餅而便想到月餅的好滋味，流了涎了。

爸爸拉了一把國林說：

「等會兒給你們一個大西瓜，分分吃，國林分多點，國林乖些！」

聽了爸爸這麼說，媽媽便不安靜起來。把國志從身邊推開了，瞅了一眼爸爸又瞅了一眼，低下頭，又仰起，問爸爸道：

「你真的打算去？」

「大家作興的，」爸爸回答，手從國林身上移開，「窮人那能管道理不道理，我是摸秋！」

「可是你的兒子已經像窠小豬仔了。」

媽媽隨後又低下頭，一隻手拉起自己的小襟，擦擦眼睛。擦了眼睛還是捏在手裏，摺來疊去的老是摸着小襟角。爸爸呢，爸爸也不說話了。從來媽媽總是怕爸爸的，今天卻給媽媽多說了一句。這時候，從東邊那牆頭坍了一截的掛着的稻草簾子縫裏射進月亮光來了，剛剛射在媽媽的臉上。在月亮光下，媽媽的臉色蒼白異常，高高的顴骨上面，從深凹着的眼眶邊隱隱地流下一滴淚珠，流不過顴骨，便滯在那兒；微微往上吊的鼻子，一下一下的閃動着，又吸着。許是怕的月亮光，一刻兒別過臉，月亮光落在亂蓬蓬的頭髮上，頭髮轉成了灰色，腦袋後面那個鬢子幾乎散開來了。

媽媽的一隻手拍着床上的小妹妹。

外面漸漸的可以聽到敲小鑼打小鼓的聲音，愈來愈響了，連唱歌的聲音也聽見了。

坐在門檻上的國榮站起了身想向外走。但是爸爸已經罵過來：

「別出去，出去有個×！」

便隨即又復坐下來了。

本來心裏動動的國志，給爸爸這麼一聲罵，只有靠回媽媽的身邊，靠得更緊些。媽媽好像猜透了孩子們的心事，說道：

「不要出去，人家拜得起月姑兒，我們窮，比不上人家，好好的坐在家裏好了，出去討人厭，到明年一定叫爸爸上城去買月餅，再來拜月姑兒，聽好沒有？」

國榮低下頭，咬咬牙，十分不舒服。他知道媽媽嘴裏明年的意思，爸爸媽媽總是把好日子放到那遠遠的將來去。明明今年溪邊的大水田裏雖說給大水泡過一陣子，可是還收割了有八擔穀，存在族廳的太婆屋裏面。一家子卻吃着南瓜什麼的，連中飯也只是稀薄稀薄的水粥，吃了一下子就肚飢了。爸爸給人家車水，割稻，翻田，收棗子，都有白米飯吃。媽媽有些日子也幫着人家曬穀，沒有工錢，卻掙得一天飯。只有四個小孩子，沒有米飯吃，還給關在屋子裏不準出門：怕討人厭！一談起來呀，爸爸媽媽總是說：「等他們三兄弟大起來就好了。」過年過節時也總是推到明年去，這都是爸爸媽媽在騙人。一想到今天原來是中秋，人家都在賞月了，便仿

佛全身都發癢，國榮再也坐不住。瞧瞧國志、國林卻靜靜地站着蹲着；屋子裏大黑暗了，分辨不出他們的眼睛落在誰人身上。但可以看得出爸爸這時候在皺眉頭，爸爸一定是有着什麼心事。

爸爸又踱來踱去的踱了兩步，吩咐國榮道：

「去把那隻菜筐找出來！」

國榮剛站直身子，媽媽卻說：

「你真的？——國榮不要去找！」

於是國榮又坐了下來。剛坐下，覺得這麼快就坐下有點兒不合式，怕爸爸接着罵，因之隨即又復站直了身子，不知怎麼樣才好。

媽媽又說道：

「我們窮，就是餓死也不要丟眼紅人家的東西，守守本分。」

「我又不是去偷——」

「還不一樣嗎，」媽媽大聲說，「還不一樣嗎？」

爸爸好像給媽媽大掃了興，有點不好意思了。默默地沒有說話，半晌，屋子裏肅靜的。

月光有三四處射進屋子裏面來，照到三脚桌子上的斷嘴茶壺上，貼在牆頭的半張財神菩薩和春牛圖上，媽媽的頭上。沒有點燈，全屋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床上沒有帳子，下面舖着的就只有那麼半條粗草蓆，印花夾被褪成了白色，有些地方補上塊黑布，小妹妹的下半身便是

被蓋在夾被下面，小妹妹睡着了；床角邊是一隻木櫃，沒有了門，要靠牆才能站住的，上面覆着幾隻碗，一隻扁籃，插着竹筷子；爐子對過便是那桌子，歪斜着，擱着些茶壺，黍帚，旱烟管，媽媽的一面破鏡子……

三個小孩子都一心想着外面的盛況，想着家家門前的香爐桌子，六行堂大廳前的空地上一定多的是孩子們，他們唱歌，吃月餅，做着「蛇脫皮」和「貓捉老鼠。」倒霉的只有國榮三兄弟。中秋呀，爸爸媽媽沒時沒節的總都板着臉孔，不給小孩子買月餅，不給小孩子出門。三個小孩子心裏恨極了。

大家不約而同的瞧了瞧爸爸。

爸爸像對着媽媽說又像對自己說：

「我是摸秋，我是摸秋……」

「你就不想想，」媽媽的聲音要比爸爸高，「你的孩子够你養了，還摸的什麼秋？給撞見了怎麼好？」

「大家作興的。」

「大家作興的是摸秋，你是有孩子的人，你是偷人家……」

「放屁！」爸爸生氣了，「你知道什麼，偷，人窮了強盜都要當！」

爸爸一生氣，媽媽便不再說話了。媽媽怕的爸爸。媽媽再說下去一定得叫爸爸發火，一把

揪住媽媽的頭髮，叫媽媽吃響拳。媽媽打不過爸爸，所以讓步的總是媽媽。可是，給爸爸哼一聲，媽媽不說話，便只有流眼淚，不敢大聲哭。

現在，雖則看不清楚，國榮知道媽媽一定已在流着眼淚了。

但是爸爸不管這個，只要媽媽不再說話，爸爸便放心地到床背後的牆腳邊去找那隻破菜筐。

菜筐實在太破了，斷了繩，底也漏了，四沿筐口給拉歪得不像樣子，篾縫比拳頭還要大些了。於是爸爸東東西西地找繩子，用繩子蒙好了筐底，又繫好了口。

媽媽沒有開口。

又默了一回兒，爸爸把菜筐放在腳下，站着。

在平日子，這當兒應該是上床的時候了。只有一張床，總是媽媽跟小妹妹睡在爐子邊的稻草上，床上讓給爸爸和國榮三兄弟。爸爸獨自一頭，三個小孩疊在一起，往往半夜三更吵起來，不是你的大腿攔上了他的肚子，便是他的手肘壓在我的腦口，從睡熟裏叫出來，哭出來，要是吵醒了爸爸，每個人都得挨一掌。所以上床這事情在三個小孩子都有些害怕。今晚卻爸爸媽媽都沒有叫孩子們上床的意思，一定是爸爸有着什麼心事了。

等了一些時，果然爸爸背着菜筐出去了。

爸爸一出門，媽媽便輕輕地哭了出來。小孩子都不懂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國林想起剛才爸

爸對自己說給瓜吃的話了，便挨近國榮來問道：

「爸是不是摘瓜去了？」

國榮不知道，可是媽媽在哭着，一定不會是好事情，所以他不回答，卻轉過身，茫然的往門外邊望着——

深青色的天空上浮着個圓圓的月亮，一片雲也沒有。月光照着房屋和空地，在月光下來，連黑瓦頂也比白天變白了許多。草也給月光照得發白了。爸爸不知道往那邊走去的？只見空地那邊，那條從村坊中石板道分歧出去的小路上有人走動着，一個影子拖得長長的，比那株孤立的樟樹影子更長些。好像拜月姑的都已拜完了，外面沒有什麼聲音，靜極了，連狗叫的聲音也沒有。於是國榮索性跨出門檻，走過了空地，沒有人，人都睡了，家家的門都關着。

轉身走進門檻時，不知道怎麼的，小妹妹在哭着，越哭越利害，被縊死般的，跌着腳，擰着手。媽媽拍着小妹妹，一壁吩咐國林、國志上床去睡。國林聽話了，爬上床去了，但國志卻還是靠在桌子邊，咬着一個大食指。

待小妹妹的哭聲輕了些，國榮向媽媽道：

「爸爸到那塊去了？」

媽媽起首是不回答，後來卻帶着哭聲說：

「你爸爸做賊去了，偷東西去了！」

國榮不相信，但也不敢再往下問，依舊坐在門檻上。一刻兒，媽媽叫國榮關上門，國榮便坐到小條檯上去。媽媽沒有叫國榮睡，國榮也不想睡。

屋子裏的月光漸漸的退近了牆腳邊，又退出牆外去了。

這麼靜靜的，沒有半點聲音。

小妹妹的哭聲停止了，睡着了。國林也睡着了，微微地打着鼾。媽媽依然坐在床沿上，木然不動。媽媽的心裏在盤算着存在公共倉屋裏的八擔穀怎麼才能叫一家五口子挨過年去。大水田是沙泥，種不得蕎麥，一個冬天難道就靠的那幾粒穀不成？真是窮人偏多的孩子，這麼一大窠人累着那做爸爸的，太難了。但是，窮人也得窮個乾淨才是啊。

媽媽想到這上面，嘆了口氣，心裏極難受，喃喃着：

「他，他現在……」

過半夜了。國林的鼾聲把國志也給引了上床去，一上床便睡着了，也起了鼾聲。

國榮擦擦眼，開了個大口，想睡了。

但是媽媽不許他睡，媽媽對他這樣說道：

「你出去看看，向雄鷄壕那邊，去看看你的爸，他這些時候還不回來，雄鷄壕那邊沒有，再到長坵里塘走一圈，月亮夜，容易看，不用害怕，聽好沒有？」

晚上一個人叫國榮到田間去，國榮怕鬼怕狗熊，聽到媽媽的吩咐，也不肯走。

媽媽看小孩子害怕，便不再叫他了。

遠遠的一陣狗叫……

又過了許久許久，國榮已經坐着打了一會兒的瞌睡，爸爸還不見回來。媽媽心急起來了，低聲叫國志、國林，都睡熟了，沒有回答。

媽媽開開門，伸頭往外面張望了一會。

門裏門外都靜寂得怕人。

媽媽又回到床沿上，坐着，但模樣卻十分不安靜，站起又坐下的，嘆着長長的氣，吩咐國榮道：

「我去看看他。我出去……你好好的別出門，看着小妹妹，別叫國志脚跌痛了她，我就回來的……」

媽媽就這麼的出門去了。

媽媽一出門，國榮覺得黑暗的屋子裏更加可怕了，就把門關緊，自己坐到媽媽剛坐着的床沿上去，把國志的腿往外移了一點，省得跌醒了小妹妹。

可是小妹妹醒來了，哭了起來。

國榮連忙一手拍拍小妹妹，哼哼的設法叫她再睡回去。費了許多力氣，幾乎要叫國榮冒起火來了，小妹妹才慢慢的安靜下去，又睡着了。

媽媽還不見回來。

國榮覺得時間已經長久得很，眼皮十分沉重，無論如何也支持不住，頭頸軟棉棉的，坐着要躺下去，肚子也空空洞洞的饑起來，便索性倒在小妹妹旁邊了。剛剛入睡，便恍恍惚惚的做起夢來。夢見爸爸拖着媽媽的頭髮，媽媽滾在地上，雙手死死抱牢爸爸的腿，爸爸太陽穴上的頭筋高高地隆起，兩眼冒火，揮起一把白晃晃的菜刀，向媽媽頭上亂砍，鮮血跟着刀光冒出來，嚇得自己只是啼啼哭哭的站在旁邊哆嗦着，突的媽媽一把拉住了自己的衣襟——

一睜開眼來固然看見媽媽拉着了自己，媽媽哭得不像一個人，蓬頭垢臉，發瘋了似的。國榮坐起身，脚下的國志、國林也醒了，小妹妹也哭着了。

媽媽把國榮拉下床，邊哭邊說道：

「你爸爸，快去……你爸爸，他給人，給人……」

月亮已經快隱下去了，門外冷清清的，國榮好像還在夢裏邊，跟着媽媽奔着。天氣有點冷，使得國榮微微發着抖——不，是害怕使得國榮發抖；媽媽哭着，國榮也哭着，這麼向田間奔去，經過雄鷄壕，又經過橫橫直直的幾條田壩，兩邊的田豆幹子打着小腿肚子，露水濕了一腳，直跑到里塘裏壁，朱家橫丘田的瓜田旁邊，在一顆大楊樹下面，爸爸已經爬上塘壩了。在朦朧中看得出爸爸一臉的血，腿給檀樹棍子敲斷，呻吟着，那隻破菜筐子也不知道拋在什麼地方去，艱難地爬着像一隻垂死的狗……

二四年秋在北平

註：不知道北方有沒有，我們南方是有這樣的風俗的：在中秋夜裏偷偷地到人家田間去，「摸」一個瓜呀什麼的農作物，舉回家，說是這樣可以使沒有兒子的生兒子。即使給主人撞見了，也當作沒看見，因為這是俗倫如此。但近年來不成了，窮人家都藉「摸秋」爲名，實行竊劫，所以來「摸」取子嗣的人往往不是沒有兒子的人，相反地，却是些兒女成羣的窮鬼了。

泡

母親在夢囈中的高聲嘶叫把她從睡眠中驚醒了。她支起上半身，慵懶地揉揉迷糊不清的眼睛，向窗口望了望，糊裱着厚白棉紙的窗格上面還是黑黝黝的，一絲亮光也沒有。屋子裏的一切都沉睡在黑暗中，只有床頭邊的火車牌小掛錶的搭——的搭地響得很起勁，然而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那細小的長短針已經指在什麼數目字上了。

紙裱的天花板上耗子吱吱喳喳地在爭奪着什麼，時而從裱頂的破洞裏漏下一星星的塵土來……

她輕輕地叫了聲：

「媽——」

「嚟。」

「你——你醒了嗎？」

母親又只含含糊糊地「嚟」了一下，沒有回答，睡着了。她心想提高聲音再叫幾聲，把母親叫醒過來——她討厭着母親那撕厚破布似的鼾聲。而且她很想就在這時候，把自己和黃子平的事情告訴給母親。母親是一個囉嗦而又稍帶神經質的老太婆。她相信母親如果知道這事情，一定會爲她高興得張開那張沒有牙齒的嘴，像一隻鴨子似的笑起來——她能够一輩子死守着那

不體面的行業嗎？爲了那行業，在許多人的眼睛裏，她變成一個不名譽的女人，各種不明不白的醜態事情都憑空加到她的身上來。這個污點將永生不能洗盡，正如同一個溺水的人，遭受着四周無情惡浪的襲擊，不容許她抓到一片木板，眼看就要奔過一個巨浪，一下子把她打沉到海底裏去。母親是咬着牙流着眼淚放自己的女兒出去做那不體面的行業的。當她從滋美館客散後回家來時，在昏黃的油燈光下，這老太婆往往哆哆嗦嗦着抓住女兒的手，喃喃着：

「秀珍你總不能……」

是的，她不能死守着那行業，讓時光與忙碌毀掉她的青春。女人的青春便是一切。她雖不怎麼美麗，但她有直接從母親承受下來的兩隻烏黑的大眼睛和一張微翹的小嘴唇，把一個稍嫌肥圓的臉蛋兒安排得很妥貼。在滋美館裏，有着成羣的客人想在這年青姑娘的身上得到點什麼。他們眯着貪饒的眼睛，從粗牛皮土製的皮篋裏掏出錢來吃那乏味的菜，到陳貨拍賣的京貨舖裏買細花洋布送她作衣料，約她上第一舞台去聽七月七日的天河配……

她就在這大羣男人中找到了黃子平

黃子平是一個大學裏法科的四年級學生，長長的馬臉上安置着一個獅子鼻，說話時永遠帶着重重的鼻音。但年輕，有錢，人很忠實。他說他愛她。

「你愛我？你不知道我是一個——」

「你以爲像我這樣的人只愛女學生嗎？」他生氣地翕動着那兩張紫色的厚嘴唇叫了，「你

說這話真叫我失望，你太不懂得愛情……」

她對他這種在自己不很了解的話表示滿意了。

昨晚，滋美館裏的小姊妹么琴因為不能滿足她丈夫的大烟癮，那個有着一張古銅色的臉孔的男人，趕到館子裏來，當着客人的面，打壞了她的鼻子，鮮紅的鼻血幸羊似的冒出來，而且把她從半樓梯上直摔下地。就在這當兒，秀珍却接到了黃子平叫她去送客的電話。她立即向掌櫃的請了假，回家換上一身體面的衣服，趕到和記西餐館去。

雨後的一個靜靜的夜。路燈暗淡地照着潮溼的長長的馬路，兩邊的電柱子挺直地立着。行人稀少，微微有點冷風。她坐在洋車上，還在給么琴憤憤不平着。滋美館裏三個女性招待，么琴是她的乾姊妹，瘦小的個子却有着一張成熟的婦人臉；每次客人在她這張臉上塗上滿是酒味的睡涎時，她總要在散班後拖住秀珍的膀子，把自己那個悽慘的故事幽幽地又訴述一遍。她的悽慘的故事跟那悽慘的臉孔感動着她，她真要抓住那個男人咬破那張古銅色的臉孔……她愈覺得自己的前途是意想不到的光明了。

懷着極緊張的心情，到了和記西餐館。黃子平把她介紹給他的朋友們。於輝煌的電燈光下，坐在鋪着潔白的桌布的長台子一端的女主人席上，享受着有身份人應得的尊敬。她興奮得有點不能自禁，喝了過多的酒，散席後吊着黃子平的臂膀走出西餐館時，幾乎要嘔吐了。

回到家裏就躺上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做母親的又以爲是被那些人家的苦痛作爲自己的

樂趣的客人灌下過多的酒了，看着女兒這副爛醉的樣子，喋喋不休地詛咒着，還流了眼淚。酒氣慢慢地退了，她也便醒回來了。一醒回來就一直瞌不上眼皮。她在黑暗中睜大了那原來就很大的眼瞼，覺得腦中清楚得如同被秋雨洗淋過的青石一般，一點倦意也沒有。於是，很快地一些雜亂的事情都紛紛的爬上來，把一顆平靜的心給攪亂了。母親的均勻的鼾聲，在寂靜裏更加增加了它的響亮。這聲音對她彷彿是一種威脅——

「媽真像個蠢豬啊，一睡着就死了般的！」

隨即她又恍惚地想起了昨晚當自己回家來時，母親似乎還歎着聲音咒罵過那些狠心客人的事情了。她覺得她老人家真可憐！——或許這時候她正在做着極不愉快的夢吧？母親是時常要做那樣的夢的，夢見自己的女兒給那些狠心客人殘暴地百般蹂躪着，又被兇兇地搶走了，剩下她老人家孤零零地一個人在這間冷落的屋子裏。第二天又把這夢流着眼淚告訴了女兒，向女兒訴說着她那已經訴說過幾十百遍的心事……

她又支起上半身，抬起頭，瞧瞧母親睡着的那床上，愉快地想着：

「哈，媽真不知道秀珍現在是——媽知道了一定會高興得流出眼淚來呢！」

這當兒，隔壁那個賣烤白薯的老頭子已經在院子裏生火了，浦拍浦拍地揮動着破蒲扇。那一個月前失掉了娘的小孩子，在床上幽幽地哭着，像一隻快要斷氣的小病貓。對過那個轉糖摸彩的黑臉小夥子正在大聲夢囈着——這些人在白天受了各種委屈與損害，到晚上便都發洩在

夢囈裏……

窗紙上已經透過一層青色的曙光，房子裏的桌子和那張從家具拍賣行裏廉價買來的模仿西洋式的梳裝台都可以隱約地看出它們的輪廓。她漸漸地感到睡眠的必要了。她知道這樣熬到天明，明天就會十分懶倦疲乏的。於是她翻了一個身，對自己生氣般的嘆了一口氣。

「秀珍！」

「媽，你醒了嗎？」

「我剛醒，你，你——。」

「媽，不，我也剛醒呢。」

爲了要使母親相信她晚上睡得並不壞，她又翻了一個身，拉上棉被蒙住了臉孔，竭力去追尋睡眠，而且還故意地裝出輕微的鼾聲來。

她忘記了自己是什麼時候睡着的。醒回來時太陽已經填滿了半個房子。——大雜院裏的男人們，除掉那個白鬍子的瘋癱，都已經出門找食糧去了，院子裏便只剩下女人和小孩子。她在床上聽見那個錫匠老婆跟誰吵架，沙嘎的聲音敲破鑼似的嗷嗷不休。她原想在床上多躺一回兒，因爲館子裏在午前は絕少顧客的；然而那聒耳的沙嘎的聲音，使她感到厭氣了，便憤憤地下了床。

正在爐邊燒開水的母親，看見她起身了，第一句話就吩咐她道：

「昨晚又醉了，秀珍，你要告訴客人，說你是不會喝酒的呀！」

說這話時，母親注視着她那張蒼黃的貧血的臉，彷彿對她深感抱歉似的。

然而女兒聽了却笑出來了。

她跛着鞋，攏了一把垂到肩膀上的時爲客人所贊美的細長柔軟的頭髮，走到母親身邊。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顯得有點缺神彩，不過明朗地劃在臉上的得意的笑容，把昨夜睡眠不足應有的顛頹趕掉了。她小孩子般的對母親說道：

「不，你不知道的，媽！」

她就想趁這個時候把自己跟大學生黃子平的事情告訴給母親吧，讓她知道了也好安安心心。她相信母親一定會得很高興的。……但她又立刻想到往常母親的嘮叨了。當她二十歲那年，母親答應那個麻子王大奎把她介紹到滋美館裏去時，幾乎每一晚上都吩咐她，叫她對待客人要格外小心謹慎，——「不要受人欺騙啊，秀珍，你要明白客人不會真正歡喜一個當招待的姑娘的！」秀珍自己也懂得這個。這時候，要是把這件事情告訴她老人家，說不定她回答她的又難免是這些嘮叨。她討厭這些嘮叨啊。所以當母親楞着邊角上滿簇着皺紋的眼睛等她說下去時，她就隨口編了一句：

「媽，真的，昨晚我在夢裏又見到爸爸了。」

實則她連爸爸的臉樣兒也記不清呢。爸爸死的時候她還只有十一歲。爸爸是一家大公館裏的包車夫，六月夏天在大街上拉着車桿子飛跑，突然中了暑死掉的。她只模糊地記得就是在這閩屋子裏，母親叫她守着爸爸碩長殭直的屍體，自己却到那家公館裏去哀求撫恤金，結果是連母親也給那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的看門狗打得滿頭鮮血。以後也還聽見人家說起，爸爸是一個高個子，出名力氣大，曾經單隻手拉着車一口氣跑到三貝子花園，拉個來回……

下午，她到滋美館去了。走上樓，把一件漬着黃斑點的毛領黑花綉的斗篷脫下，看見么琴正坐在條檯上，垂着頭，她的半邊臉還浮腫着，從粗厚的鉛質粉裏，透出青紫的傷痕，一雙紅漲的眼睛定定地盯着走近身邊來的秀珍……她伸過一隻手去，搭上么琴的肩膀，困難地慰撫似的說道：

「想開些吧……唉！」

么琴的憂鬱的眼光在她臉上掃了一下。

她懂得么琴的這一下眼光的。就是那個大學生黃子平，把她弄得跟姊妹們生疏起來了。她們對她也似乎比以前冷淡了許多。么琴這一下眼光就彷彿是在說：「是呀，大學生呢，還想不開嗎？」

一陣孤獨感流過她的心，她惘然地不知所措了。

客人很少，各個小房間的門帳都掀得高高的。一盞整天整夜都放着昏黃的光的電燈，把缺

少陽光的樓頭照映得異樣的黯澹……

她又腴然地拍拍么琴的肩膀

「——桂蘭呢？」

么琴撈了撈嘴，桂蘭已經從第三號房裏出來了。她霍的一下掀起了門帳，擺動着那兩跟打着黑色大花結子的小髮辮，兩頰間漲得如同過熱的纜繩，向樓下尖起聲音喊一來手巾，一又霍掀了一下門帳，反身小蝴蝶般的跳進去了。

接着便從那裏面跑出三個客人來。其中一個姓陳，有着一個緋紅的闊大的酒糟鼻子和兩撇東洋式的小鬍子的中年男子，是桂蘭的「熟客」，在一家銀行裏當小職員的。

待桂蘭把客人送走後，秀珍牽住了她的手，說起那慣常的笑話來：

「噢，是陳先生，你『落夫』——」

桂蘭却皺起鼻子回答她：

「嘻嘻嘻嘻……大學生呢，搭上了，電話一到，便洗乾淨手去了，倒還——誰也沒你楊小姐美呀！」

很快的天就黑下來，已經是上下的電燈都放光的時候了。進門處左右邊的賬桌裏面的掌櫃先生，這當兒不時坐下又站起的，搖幌着那掛着肥肉的發光的大腦袋，喉嚨彷彿也給多餘的脂肪靡塞住了似的；「您來啦，」「您去啦」客人慢慢地多起來了。

於是，忙着絞手巾，招呼客人，報菜，匆匆地上樓下樓……

在男堂倌的粗大的叫噓聲中，昂然地走進兩個人來——噢，又是那兩個傢伙：一個是滿腮短髭，方臉孔，矮胖得驢子似的，跨着八字步；另一個呢，却活像一隻螳螂，歪戴着黑色呢帽，穿着一件沒有扣子的黃大衣，不打領結，反領的白襯衣給塗上一層污漬了，是高身材的瘦個子。這兩人不間斷地已經來了三個晚上，彷彿在這裏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被得到手似的……

這兩個入踏着沉重的脚步。在上樓時，又故意用皮鞋把樓梯踩得蓬蓬響，震撼得樓頭的那盞蒙有塵埃的昏黃的電燈光也似乎抖動着了。

這樣的客人是常常有的。秀珍也懂得他們在這裏面還沒有被得到手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一陣濃重厭惡壓住了她的心：「討厭的無聊漢啊！」——她暗暗地咒着，但那多少日子以前的一段回憶却又浮悠地盪上心來——

「一個跟現在一樣的燈光輝煌的晚上，惡濁的空中騰着喧囂的呼噓和酒排間的鐵鏟敲着鍋子邊的聲音……兩個年青人走進來了。從服著上頭以看出是滋美館裏不常有的客人，進來時顯得非常拘泥和不習慣……然而也像現在這兩個無聊漢一樣地不間斷的來了許多個晚上……」

「他們沒有像現在這兩個無聊漢這樣的粗莽，牠們是太學生……不過那古怪的眼光也一樣地使她感到窘迫……那張長長的馬臉和那個扁闊的獅子鼻就牢牢的刻在她的心葉上……」

一陣如同大商店的廣告櫃上的大玻璃給擊破了似的放蕩的嬉笑聲打斷了她的回憶，她的眼

前閃出么琴的那張成熟的婦人型的臉孔，隨後那嬉笑聲也追盪了出來。

……么琴匆匆地下樓去了。

看着么琴那瘦小的背影，她又想到她拖着自己的膀子，幽幽地哭訴她那悲慘的故事的情景了。靠着這卑下的忍受，她養活着那殘酷的寄生蟲，和自己一樣地還有一個老娘。……昨晚給那個無恥的男子打得滿臉青紫，從樓梯上直摔下樓去；而今天晚上——今天晚上……

「這生活……」

突然從肩背伸過這兩隻熱烘的手，如同攪搏什麼要跳起來逃脫開去的活東西似的，猛的貼到她的胸脯子上來了。——這也是慣了的。今天她却氣虎虎地把自己的頭偏過一邊，聳動着肩膀表示她不樂意這個。但兩隻手仍然沒有從胸脯上移開，並且更有力地押着她的肩膀了。一種難以壓制的氣憤使她舉起手來在這兩隻粗野的手背上抓了一把，抓得很重。

「啊唷——有這麼兇！」

她逃開了，大聲地笑了起來。

她覺得十分痛快。這是真真的笑，勝利的愉快的笑。這笑聲卻又給了那個螳螂型的長瘦子一種卑賤的滿足，他也露出那兩個嘴唇包不住的向外突出的門牙笑了。

電燈放射着明亮的光，在充滿着酒氣與煙味的室人的空氣裏流蕩着喧鬧的騷音，匆忙的脚步震動着樓板。一霎時尖銳的京胡聲起來了，隨着是一陣發顫的女人的嘶唱——那是桂蘭的聲

音，桂蘭以前是天橋德雲軒的大鼓姑娘，也會唱京戲，曾經上台給人家充過配角……

么琴許久沒有上樓來，那個螳螂型的長瘦子又回到房間裏用筷子敲着盆子邊了。她懷着憎惡的情緒走過去，掀起了門帳，滿腮短髭的方臉孔睜着眼睛叫她擦火柴點煙捲。火柴一連擦過三根，那含在方臉孔的紫色的厚厚的嘴唇裏的煙捲這邊那邊的擱着，直到第五次才被點着。她懷着要嘔吐的憎惡反身便走，可是一隻手已經給捏住了。

她睜大了眼睛：

「您先生——幹嗎呀？」

回答她的是手背上一下火灸——方臉孔的點上了火的煙頭，這時候正觸在她的手背上。她痛楚地叫了一聲，抽縮回手來，被煙頭觸着的地方已經給燙起了一個小泡。

兩個男人却驢子叫似的笑將起來。

「你好不小心，差一點兒煙頭給你弄滅掉——哈哈哈哈哈……」

她忍受着這個，報復似的向那兩隻野獸投了一眼憎恨的眼光。離開房間在樓下找到了么琴，帶着幾乎哭出來般的顫聲說道：「那兩個鬼——要瘋了啊！」

么琴向她無助地眯着眼睛。

一種憤恨與恐怖罩住了她的心，使她感到現在是在受着墮地獄似的苦難，幾乎有點不敢相信過去那麼一長串澹淡的日子是怎樣打發過來的？她隨着么琴上樓，走進了一間空着的黑暗的

房子，靠着樓窗，眺望着那輝煌囂雜的夜市。昨夜和記西餐館的一幕，又在她腦際浮蕩上來了。

隔壁陡然的一陣笑聲把她從和記西餐館拉回滋美館來。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她竟然把自己的臉孔貼到板縫上去了。在板縫裏出現在她眼前的，是桂蘭被擁在一個滿臉酒刺的醜漢子的胳膊裏，敞開着的白皙的胸脯，兩隻巨大的手掌正在那上面遊巡着……

另外的一幅悲慘的圖畫又在她眼前展開來——

一冬天的嚴寒的晚上，午夜的冷風鐵片似的刮削過來……桂蘭的被過度的忙碌與磨折弄得異常疲乏了的身子，這時候裹在斗篷裏，蹣跚地走進那黑暗死寂的小胡同於一家低矮的門前站住了銅環子響了幾下，門開了……裏面又有着在她身上找樂趣的粗暴的男人等着她——這些男人是每晚不同的……」

她的手猛的給誰握住了，在黑暗中她看見么琴的沉着的臉孔，埋怨似的對她說：

「在敲盤子呢——好舒服，倒躲着看風景咧！」

是的，那個房間裏的盤子瘋狂的響着，彷彿要被擊破了。男堂倌粗着喉嚨叫喚着她的名字——這聲音在今天晚上對她好像是一種威脅……她畏縮地掀起那帳子，兩個客人都已經喝够了酒，臉孔漲紅得彷彿是新鮮的豬肝，充滿着血的眼睛閃着強烈的色慾的光，袖口高高地捲到肘子上面，露出那不乾淨的出毛的胳膊，像兩隻正待鬥爭的惡狗。

那個滿腮短鬚的方臉孔衝着她大聲說道：

「你——走近來聽我說話！」

她被捉住了。方臉孔粗莽地將她按在自己的腿上。瘦個子也馬上移過椅子，如同玩弄着一個肉的工具似的，兩個人四隻手一齊在她身上身下身忙碌起來了。

一叢短鬚刷子似的擦在她臉上，帶着酒味的口沫水塗滿了她的半邊臉，難耐的大蒜和煙捲的氣味沖得使她起嘔。屏住氣息，她揮着拳頭，掙扎着，嘶聲叫喊着……一隻手又冒冒失失地探進了她的褲襠……黃子平那個長長的馬臉孔在她眼前一閃……她望着螳螂型的那張猙獰笑着的臉孔，一掌擊了過去……

——拍！

「嘿啣……你打我巴掌！」

兩隻惡狗同時跳了起來。如同一下子着了魔似的，猪肝色的臉孔鼓得像紫石板，叫罵着，拳頭猛地擊着桌子。菜盤飯碗給震動得跳起來，酒杯翻倒了，滾下桌子去，桌面上隨即氾濫着黃橙橙的液體……

她畏縮地退到門邊，吃力地裝出笑臉來，望着那兩個咆哮着的男人，顫聲道着告饒的話。然而那兩個男人像驢子一般的叫着，已經失掉了理性，變成耍嘴人的野獸……螳螂型的瘦個子，擡起一隻盤子，直打過來……

不及躲閃，馬上那盤子的利口咬破她的臉，鮮血冒出來了。

這時候，男堂倌和大腦袋的掌櫃先生都已經趕到了，另外的顧客也全圍過來瞧熱鬧，把狹狹的走廊和小房間都塞滿了。么琴和桂蘭遠遠地擠在人叢裏，滿臉佈着驚愕——她們不明白她到底闖下了怎樣的大禍……而那兩個醉漢卻加倍了興奮，索性一下子推翻了桌子——

——郎噠！

滿桌子的碗盤杯盃都被摔在地板上……

在掌櫃先生和男堂倌的卑下的陪罪中，兩個醉漢踏着更沉重的脚步，蹣跚踉蹌地被送下樓去了。於是所有的人又都圍住了她……她啜泣着。

代替那兩個醉漢向她擊桌子罵的是掌櫃先生，他搖擺着那更加發光的肥大的腦袋，瘡聲地教訓她，告訴她應該在她的每月三塊錢的工資和應得小費上面扣下由於她對客人待慢所招致的館中的一切損失。

「噫，是嗎？你要使性子嗎？……自己屋裏才是你使性子的地方……自己屋裏，知道嗎？！」

么琴給她包好受傷的臉，在那傷痕上面敷上了牙粉，並且喃喃地爲她發着抱不平的牢騷。散班後，跟往日幽幽地訴述着她自己的悲慘的故事一樣，緊挽着秀珍的膀子，幽幽地說：

「鬼的生活！秀珍姊，那位黃先生不會欺騙你的，他是老實人……」

回到家裏，在黃幢幢的油燈光下，母親的第一眼就看到她的受傷的臉。但她並沒有把這件事情讓那囉嗦的母親知道，她告訴她這是在樓頭柱子上撞壞了的。這天晚上她一直醒到那厚白棉紙糊棧着的窗格上透進一層青灰色的曙光。她相信着么琴的話。第二天，當她應該上美館去的時候，卻瞞着老太婆，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不久，她回來了，蒼白着臉倒在床上抽搐着。母親驚訝地問她爲了什麼，半響她才抬起堆滿淚痕的受傷的臉，牽着母親的枯老的手，更大聲的哭了起來：

「媽，我沒有聽你的話，我受了人家的欺騙了！」

尋常事

傍晚時分。天色慢慢地暗下來，落日正掛在前面土邱上的那幾株楓樹梢頭。天邊升起一片焦紅的晚霞，遠處的炊烟跟白雲攪混在一起，形成一幅半濃不淡的水墨圖畫。一隻張開着嘴的烏鴉，拍拍翼膀，打土邱飛上枝頭，引長頸頸怪叫了幾聲，又掙一下子腿，飛往別處去了。從暗紅色的楓樹葉子的空隙裏，漏射過來幾縷夕陽的殘光，落在土邱下的田塍上，把個人影兒拉得又細又長……

這趕路的人是劉興嫂子。她紮緊一張長長的馬臉，把一雙手平平地疊置在胸口下面，向土邱那邊匆匆地瞥了一眼，一雙木船頭似的脚便越加跨緊起來。

一邊喃喃着：

「我是血錢，我是血錢……」

重陽節已經過去，天氣卻還是熱得有點「老虎樣。」這正是桂花開始凋謝的時節。劉興嫂子的身上，雖則只穿着一件七年前從娘家陪嫁過來的舊夾襖，而且太陽也已經快要下山了，光線很微弱，可是額角上卻濕着一層急出來的汗。——怎麼能够不着急啊！劉興回家有八九天了，跟他帶回來的是一股兇神下凡似的牛性子和一個腰脅中了風的殘廢身子。但是雖說腰脅不能發動，罵起劉興嫂子的來的那股火辣性子可真不容易消受。他一回到家裏，頭一樁事情就是逼

着叫劉興嫂子把阿虎送回他爹家去，叫劉興嫂子向杜奎伯討那六個多月的奶錢。他躺在床上逼着她：

「你願人家——噢，你倒不願自己的肚皮了，你倒——真是好心太太！」

劉興嫂子閉住嘴不說話，還是抱着阿虎，把一個奶頭塞進孩子的嘴巴。

那個躺在床上中了風的病人不住的嚕嚕着。

「怎麼？你倒不願自己的肚皮……你不聽我話，你這個好心太太……」

然而劉興嫂子總捨不得阿虎。劉興嫂子養了阿虎快兩個整年了，是未過百日便抱過來的。那時候杜奎婆婆還沒有死，就是癆病很重，起不得床，奶水自然是沒有了；杜奎伯一個人，服侍得病人，服侍不得小孩子，而且小孩子還未過百日，糖水稀粥都還不濟事。剛好劉興嫂子自己的小孩憑空出了一身疹，第三天便給閻王菩薩召了回去，一時感到心頭空空的，不爲奶錢也願意領過阿虎來寬慰寬慰。吃近兩整年的奶了，還不像自己養的一樣？她捨不得把阿虎送回他爹家去，她說：

「真是個生龍活虎的小孩子，送回給老頭子，缺奶水，教他怎樣能夠過活？」

劉興卻不管這道理，他逼着她，打打罵罵的要她把小孩子送回去。她實在沒有辦法：劉興中了風，風藥少不得，兩張嘴巴坐着吃的。於是，把個小孩子送回去，求求杜奎伯付她幾塊血奶錢，說盡了好言好語，杜奎伯哭着臉收下了小孩子，卻付不出錢。沒奈何，劉興嫂子只有回

家來熬病人的咒罵。一天兩天熬過來，到今天，自己兩口子就沒法挨過了。劉興風在床上下不得身，抓着床邊的一張凳子向劉興與嫂子摔過來，雙手捏緊了拳頭亂擊着床板，床板給震動得蓬蓬響，叫劉興與嫂子死到杜家去……

劉興與嫂子只好揮揮眼淚走出門。

趕到杜橋莊時天快黑了。好在杜奎伯家她來過許多次，不消問路，便一直走到那株樟樹下的兩間茅屋裏去。

那株樟樹給有一次打雷時劈斷了半截，剩着根被刮了半邊皮的樹桿子倔強地站在那兒。這樣一來，下面的兩間茅屋好像一下子高了許多。她彎着身子跨進那門去，頭一眼便瞧見杜奎伯正在把一小碗稀粥餵阿虎。

「杜奎伯你在家裏……我來看看阿虎，看看他……」

杜奎伯半站起身，想移條桌子下的矮檯給劉興與嫂子坐；劉興與嫂子趕忙自己移了出來，叫杜奎伯管自己餵小孩子。稀粥裏而沒有放糖，阿虎吃不上兩口便又哇哇地哭了起來。這當兒一聽見劉興與嫂子的聲音，就仰起了頭，把對小眼睛瞅着劉興與嫂子，死死地要抓到她的身上。

可是杜奎伯不肯放手。

小孩子哭着。劉興與嫂子俯過去瞧瞧小孩子，才四五天工夫呢，小孩子就給餓得換了個樣兒了：臉孔發青，頭毛也黃了稀了，一對小眼睛陷落進去，頭頸脈細得幾乎擊兩個手指頭就可以

一下搶斷了似的。杜奎伯把個小匙兒勺着稀粥往小孩子嘴裏塞，小孩子手舞腳踢地要抓到劉興嫂子上來。

劉興嫂子心一軟，打算到杜奎伯手上去接過他，讓那張飢餓的小嘴巴合着自己的奶頭喝過飽；但一想到劉興躺在床上等她討錢回去買藥買米的情形，便囁嚅地開口道：

「杜奎伯，實在，實在……」

沒有等她把話說出口，杜奎伯已經心裏明白。他把餵粥的匙子碗放過手，仰起頭來，額上的皺紋擠成一堆，嘴唇上下顫動，想說出話來，可又給阿虎直聲的號哭所阻止了。

「實在是，」劉興嫂子把聲音提高一點，接着說：「他說過的，討不到錢就別回家，等着買藥買米，我這是血錢……」

杜奎伯按住了小孩子的一雙手，死死地瞪着那張牽掣着的小臉孔，嘆了一口氣。

劉興嫂子又安慰小孩子：

「阿虎乖的，別哭別哭，粥粥好吃呢。」

小孩子卻伸着手，兩顆凹進去的小眼珠幾乎要脫出眼眶來了。扁着嘴巴啞聲地哭着。

屋子裏慢慢地暗下來，後牆上面的那個小窗裏透進一點亮光。靠後牆是一張床，沒有帳子，從窗裏透進來的亮光可以看見床上是一張破了邊的粗草蓆，還有一塊棉被褥。

杜奎伯粗手粗腳地抓着小孩子，小孩子哭着。

這小孩子的哭聲有點兒叫劉興嫂子難受，小孩子好像是自己養的一個樣，她忍不住要伸過手去。

可是她記得自己來的這一趟是爲了討錢，又縮回了手。

她別過了臉，咬住了牙齒等小孩子的哭聲低下去，於是便又對杜奎伯說道：

「我是給他逼得，杜奎伯知道，我是「逼狗跳牆，」你知道……不過，不過，我今天就只吃了一頓，我實在過不得日子……他中了風，東家不要他，回家來要吃要醫治——不醫治難道一輩「死吃？」實在是，我求求你杜奎伯，半年多了，我的是血錢，血錢……」

杜奎伯低着頭，頭筋脈隆得高高的，兩隻眼睛釘着地，好像在地上找尋什麼小東西，這時候他吃力地自言自語着：

「我知道，我知道……」

小孩子哭得不肯停止，杜奎伯的兩手搖着也沒有用，杜奎伯恨恨地罵道：

「你哭，你哭，誰叫你前世不作好，哭死吧！」

給這麼一嚇，小孩子猛地給挨了一下打似的噤了起來。

小孩子的哭聲變成了啞澀，有點轉不過氣，掙扎的力量也少了些，一件只有一隻袖子的小襖子退了下來，枯細的小手揮動着。這光景叫劉興嫂子的鼻子微微酸痛起來，站起身，想去接小孩子。杜奎伯不放手，卻抱得更緊些，小孩子的哭聲也就更加高了些。

劉興嫂子捏住了一隻小胳膊，說：

「給我抱一會，小孩子太可憐……」

小孩子一到劉興嫂子的手上便停止了哭，卻拚命地把個小頭顱往劉興嫂子的胸脯上鑽，一雙小手急急忙忙的拉着大襟去找尋那一對熟悉的奶頭，鼻子唏噓唏噓地發出細微的聲音。

劉興嫂子一邊拉開衣襟，一邊又說下去：

「我今天討不到錢，我就不能回家，我沒有法子……他是火性子，他在家裏等着我，要是沒有錢，就過不下去……我是血錢，我是用血換的，半年多了，我求求你一塊兩塊也好救救急，沒有，我今晚，我是『逼狗跳牆』我……」

杜奎伯坐着，眼睛注視在地上，一下子又瞧着門外面：那座倒坍了的短牆沉在黃昏裏，牆角邊上的兩株柿子樹陰暗得很，彷彿黑夜就是從那陰森森的樹葉子叢裏爬將出來。他心裏十分不自在，對面這位劉興嫂子沒有話好說，便只有重覆着那一句：

「我知道，我知道……」

「你杜奎伯是明白人，我把阿虎當作自己的親生子一樣，要是他不中風，杜奎伯你是明白人，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杜奎伯無可奈何地絞着兩手，坐着不安穩：一隻腿伸了出去，又縮了回來。人好像有點兒

浮動，心裏亂得慌。於是站了起來，瞧了一眼伏在劉興嫂子的身上的小孩子，踱到後牆邊，又踱了回來，空着兩手，沒有地方安置。

站着也不安穩，又坐下。

黑暗偷偷地從後窗裏爬進來，幾乎瞧不清楚彼此的臉孔了。

靜默着，沒有說什麼話。

劉興嫂子甩了一把自己的頭髮：頭髮太亂了，披到前額來，遮住了眼睛。眼睛裏汪着眼淚，一下一下吸着鼻子，要哭出來似的。小孩子的兩隻瘦小的手，緊抓住她的衣襟，死命地吮吸着奶頭，給吸得有點發痛了。劉興嫂子幾次把奶頭從這張餓貓般的小嘴巴裏拉出來，又幾次的塞了回去。

可以聽得見小孩子貪饞地吞咽奶水的聲音。

杜奎伯瞟了一眼，像是對劉興嫂子，又像是對自己說似的喃喃着；

「都是命！人強不過命，誰叫她那麼早就短命死的！丟下個阿虎給我，我只有一雙手，我又是……天在收人，天年愈來愈不好，從前生意還有點，如今是，麻花舖子關了門，今天不曉得明天吃什麼，怎麼付得起奶錢不奶錢？……都是命，噫，命，人強不過命！倒不如，倒不如，人家是血錢，可是我，……命，都是命……」

天完全黑下來，房子裏沒有燈，便坐在黑暗裏。彼此都瞧不清臉孔。外面有點風，打從後

牆邊的小窗裏逼進來，窗楞上的破紙片發出嗵嗵嗵的聲音。……

房子裏靜寂着。

杜奎伯牛似的嘆着氣。

一刻兒，劉興嫂子抱起了小孩子，把他遞還給杜奎伯，小孩子卻死勁兒抓住了劉興嫂子的領頭，不肯放鬆；杜奎伯用力拉開了，小孩子便如同被勒死般的哭了起來，剛剛喝飽了奶，所以哭聲大上了一倍。這哭聲刀也似的宰着杜奎伯的心，自從領回來那天起，差不多便沒有停止過一刻。

劉興嫂子又有點不忍了，想到杜奎伯手裏去抱過他來：

「你讓我……太可憐……」

杜奎伯不肯放手。他把小孩子的雙手捏了住，不許他掙扎；又扭過小孩子的身子，省得他抓到劉興嫂子的懷裏去。

小孩子哭了幾聲，停止了。

劉興嫂子又開口道：

「我是，我求求你杜奎伯，你救救我的命，我現在是落火毛蟲，我實在，實在——」
她的聲音有點哆嗦，舉起手來又甩了一把頭髮，帶便擦了一下眼淚，瞟了眼杜奎伯：在黑暗裏只看得清那個半瘦着的肩背。她又接下去說：

「你杜奎伯知道，我待阿虎，不過，他回來了，我現在是，我……」

杜奎伯回不出話來，依然直着頸子，把個腦袋往前面送，默默地坐着。劉興嫂子聽到杜奎伯有點唏噓，她可憐這個孤身男子。可是家裏那個風癱，他躺在床上等她回去，這時候他等不着她，說不定他會滾下床來，他現在——劉興嫂子愈想愈慌，瞧着杜奎伯在黑暗裏伸長頸子在嗆咳着，吐吐口沫，又嘆着氣，她等不住了，站起來，把隻手擱在桌子上，身子顫巍巍的，走前一步，哆嗦着說下去：

「我是血錢，他中了風，我是血錢，沒有，我回不得家，我是，我，……我求求你救我的命，我……」

杜奎伯的頸子伸得更長，彷彿沒有看見身邊的劉興嫂子。

劉興嫂子又走前一步：

「你救救我，我是，是現在是落火毛蟲，我是，我給你磕頭……」

劉興嫂子打算跪下來了。

突然——

杜奎伯轉過身，抱着小孩子，站起來，給劉興嫂子這樣子怔了一下，很快的搶出門去，一邊帶着哭聲說道：

「去，遲早總有一天的！」

「怎麼，你？」劉與嫂子嚇了一跳，急忙的趕出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你到底，你
你你……」

「遲早總——」

小孩子又尖聲地嘶叫起來……

——二十四年秋在北平

出家人

去年春天，我從北京遠迢迢地過杭州去。

到我的第二個故鄉的杭州的當天下午，就給朋友招待到雷峯廢墟下的一個古寺裏去，住下了。這古寺並不十分大，位在西湖裏壁：一邊隣湖，一邊緊靠南屏山，是一個近乎理想的好地方。我住的一間小房子在古寺裏進，朋友康就住在我對過。我跟康是久別重逢，儘坐在房子裏談些天南地北，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龍井香茶，讓春天的靜謐的下午愉快地蹭過去……

黃昏很快地就來到了。暗影頑皮地在塗着一層白粉的玻璃窗上向裏面窺視着——漸漸地，一陣平靜而遲重的脚步聲近來了，在窗前停止了，隨即在窗檯邊上叩了兩下。

「我操着已經生疏了的杭州話語問道：

「拉一個？」

「是我——請開窗門。」

開開窗門，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發光的禿頭上排着幾顆火灸印子，臉色紅潤，身上披着黃褐色的袈裟的中年法師。這時候，他慈祥地微笑着，頻頻點着頭，遞給我一張紙條，一枝蘸好墨水的毛筆。然後合起掌來，非常和藹地說道：

「請先生寫上您的姓名來歷。」

他說這句語的聲音，彷彿每一個字都是從次低音的鍵子上面彈出來的，沒有半絲半毫的輕重。一向生活在繁囂的都市的一角裏，天天過着暴厲而緊張的生活的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以前不知道有沒有聽道過這種和平而沉靜的言語聲了。所以在這一霎時之間，使我感受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意境——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形容它才好。

接過他手中的紙和筆，我慎重地在上頭寫上一行字——

「王XX，二十二歲，浙江籍，來自北京。」

又恭恭敬敬地遞給他。他把手上的字條輕輕地唸了一遍，忽的抬起頭來，笑着說：

「王先生，從北京來的——路上好啊！」

這一句話卻變成很純熟的北方音了：我連忙站起身，向他恭恭敬敬地彎了彎腰。趁他還合着掌，沒有回過身子去的時候，我問他道：

「師父府上是？」

「湖南……湖南。」

「說得一口好北京話啊。」

「呃呃……在北京待久了！」

這樣，他點點頭，踏着平靜而遲重的步子，走過去了。

當天晚上，跟朋友談了過多的話，又因為坐了幾千里路三等火車的困頓，患得久久的失眠

症暫時離身了，睡得很好，連夢屑兒也沒有一點。第二天醒過來時，錶上的短針正好指在九字上。下了床，看見窗外院子裏已經曬滿了陽光，翠綠的秀竹葉上的露珠乾了，繡球花的小瓣兒閃着光亮。空氣十分清新。這當兒，康正在天井裏踱步，見我開開窗了，眈眈眼睛向我示意着什麼——我一凝神，就聽到一陣連續不斷的木魚聲和誦經聲，從早晨的靜寂裏清浙地傳過來。

我立刻想起昨天黃昏時分那個法師的平靜的語調了。

早點後，帶着根手杖準備跟朋友康一起出門爬山去。木魚聲和誦經聲還沒有停止。我們剛剛跑過走廊，便可以聽得出誦經的有兩個人，而另外一個卻是女人的聲音。我心裏微微有點兒納罕。跑到第二進了，我看見在左邊的一個大神龕下，一對男女站在香桌旁邊，虔敬地誦唸着。男的就是那面孔紅潤的法師，這時候戴着一個簇新的法帽，端正而且莊嚴地披着袈裟，左手伸直五指掄着懸在頸額上的佛珠，右手擎着木魚槌子，均勻地敲着。女的年紀也不大，約莫只有三十餘歲，是一個豐滿而明慧的中年婦人，有着一雙美麗的眼睛和右邊頰上隨着嘴唇的牽動而顯露出來的一個淺淺的笑渦。她垂着頭，合着掌，顫聲地誦唸着：這聲音聽來彷彿是在啜泣着懺悔什麼了不得的大罪孽似的。

我近乎失神地站住了。

聽着這一對出家的男女的虔誦聲，使我十分驚異地感到了，如同聽到罪犯在森嚴的刑案前面的低訴自己的罪惡一樣。

康用肘子觸了我一下，低聲催促着：

「走——走呀！」

這一天晚上，我又被失眠擒住了。在我的耳朵裏似乎永遠地響着那均勻而沉重的木魚聲，響着那顫震的如泣如訴的誦經聲。我睡不着。——論理，我是不應該失眠的了，因為在白天跑了那麼多的山峯啊。然而我睜大着兩隻眼睛，我的心浮蕩着，浮蕩着……一直到過了子夜，才漸漸地睡去。

翌晨，我醒得很早。因為我渴望着聽聽那木魚聲。這在我幾乎是一種滿足。但是，或許是窗門關閉着的緣故，更或許是距離太遠的緣故吧，寂靜裏只聽得見屋簷上有麻雀的吱吱喳喳的聲音。我失望地轉側着身子。許久許久，我終於下了床，也來不及洗臉，就跑出房門，在天井裏踱起步來。果然，木魚聲響着了。我在天井裏踱過來，又踱過去——天井裏靠外牆的邊上是一叢稚竹，竹叢邊有一條石凳，上面放着兩盆蘭花；此外還有兩株繡球，一口古井。我就在這些花木之間來來回回地踱着步……

這樣，我感到了一種滿足了。

一連三天，我早晨起來，貪饞地聽着。朋友康大概也懂得我對這木魚聲和誦經聲發生了興趣——天，這是一種興趣嗎？不是的，那聲音使得我的心發顫：我竭力想從那淒婉悲怨的聲音裏聽出它的低訴的「辭句」來。

然而無法聽懂那模糊的微微哆嗦的聲音，我重新感到失望了。

中飯後，我拉住那廚子兼雜差的紅鼻子女人，一個嚙嚙多嘴的長舌婦，問道：

「你們師父叫什麼法號？」

「是叫——叫慈惠法師。」

「來這兒幾年了？」

「不久，不到十年八年的，」她回答，「老師父是四年前過世的，四年前……慈惠法師當初進來時，我沒有在……據說是個瘋子……」

「那婦人呢？」

「她嗎，」這紅鼻子女人略略遲疑了回兒，拉長臉孔嚴肅地說道：「老師父一過世，她就來了，她是從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啊！」

「那麼——慈惠法師怎麼是個瘋子？」

「不，」她猛然覺悟了似的否認了，「不是的……我不大明白，不大明白……」

她忽忽地離開了。

之後，我又訊問過她兩次。她堅持着不肯說明那個。這更加加強了我的探求祕密的心，同時那木魚聲和誦經聲在我的耳朵裏也更其變得淒澹而且玄怪了。我聽出這兩種聲音是在執拗地使它們的主人把那顆不馴良的心皈依到一種信仰上去，仗着這種信仰來替他們贖取過往的罪

惡。

幾天過去了。一個晚上，我入睡後又復起身去廁所時，聽見一陣低沉的爭吵聲，發自第二進的佛殿上。我停步聽着——又是那一對男女！我知道方丈室是在最後進的獨園裏，而那婦人的臥室則在二進右邊的廂房裏的。爲什麼過了子夜反在佛殿上口角着呢？把男女口角的事連繫到出家人的身上，不是太使人對這男女更加茫然不解了嗎？

於是懷着一顆驚疑而跳動的心，靜靜地站在走廊的一端，屏着氣，竊聽了一些時候。我站着，彷彿我是在犯着一宗罪過似的，不自禁地微微顫慄着了。

可惜聲音太低了，我所能聽到的就只有斷斷續續的一片模糊的聲音——

男——「阿彌陀佛……我是不得已……阿彌陀佛……我已經沉痛地改悔……不再在塵世裏……阿彌陀佛……我明白……一切皆空……懺悔罪惡……阿彌陀佛……一切皆空……阿彌陀佛……」

女——「那你當時不該——不該啊……阿彌陀佛……良心昭天日……阿彌陀佛……我忘掉不掉那些，忘掉不掉那些……對於一個女人……我已經忘掉了一切，每夜惡夢……我現在，現在就在我佛面，我向你咒詛……我也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忘不掉那些，忘不掉，忘不掉……我本是富家子女，有那好日子等着我，但是我已經失掉一切（她的聲音略略高亢，突然又覺醒了似的）……噢，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接着便是一陣近於低泣的聲音誦着阿彌陀佛。在夜半的沉寂裏，這種淒愴的顫慄的聲音逼得我不得不回到房裏去。我在床上轉側着，憑着推臆將各種可以造成男女間的罪惡的事情來給這一對出家人這種奇特的行動下解釋……

自從這一晚以後，每天上午十時前依然兩人在佛殿左邊大神龕下做那有定規的「功課。」但是，我覺得慈惠法師卻顯得更加沉默了。下午，他照例的要到我窗前的天井裏來來回回地踱步，垂着頭，灰色的道袍隨着步伐而綽綽的響動着。有時則嗅嗅那青白色的小瓣兒的繡球花，或是站在古井旁邊默視着井中水。

他在天井裏，如果我從窗口探出頭去跟他打招呼時，他總是抬起眼向我作着冷寂的微笑，同時虔敬地合着掌，道着「阿彌陀佛。」

幾次的，我設法跟他攀談。我想從他自己的談話中探得他的身世。但是我失敗了，他每次總是微笑着，用那種平靜的語調回答我，並且決不肯跟我談得稍稍深入一點。

這樣又過去了幾天。

我這次在杭州的停留，原是春日旅行，不想在這小小的古寺裏住過半個月的。所以急急地要想多知道一點關於這位慈惠法師的身世。然而眼見是不可能的了。

是我要決定離開杭州的前兩天，天下着春雨，整天飛着濛濛的牛毛雨絲，連空氣也變得潮濕而沉重，悶人極了。我一時興起，冒着雨，獨自兒進城去逛舊書舖。在一家買得幾本日本的

舊小說，帶回寺去藉以消磨這沉悶的時日。是陰天，房子裏面太黑黯了，便端出一張椅子，坐在走廊上，百無聊賴地翻着這幾本舊書。慈惠法師來了。剛好雨稍霽，他便在濕漉漉的天井裏踱步。但即刻雨點大了起來，他離開天井，卻在走廊上踱着了。

踱到我身邊時，他瞧了一眼我手中的書，笑着對我說道：

「看看小說嗎，——真是江南雨季啊！」

聽他說這話，好像他看懂了我手中的書似的。於是我也笑着回問他道：

「師父也歡喜看看嗎？」

他連連搖着那光禿禿的頭，說看不懂外國文字。可是並不立即走開，笑容滿臉的站在我旁邊。最後終於伸過手來拿起了一本谷崎潤一郎的「癡人之愛」，翻了一翻又放回我身邊，情不自禁這樣說了一句：

「這是講愛情的書嗎——害人的書啊！」

彷彿一說出口又馬上覺悟到說錯了話似的，不等我站起身來跟他攀談時，他很快的踱了開去。這一次，他並不再踱回來，平靜而遲重的脚步聲漸漸地遠去了。

第二天慈惠法師破例的不來我窗前的天井裏踱步了。晚上，我再向紅鼻子廚子問了一陣，連嘮叨多嘴的婦人卻變得沉默了，無論如何也不肯吐露半句，吞吞吐吐的地抵說她不知道。這微微激怒了我，我生氣地帶着幾分責備的神氣要她告訴我一些。

她紅着臉吃吃地說道：

「先生，爲啥要問這些事體，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訴啊！」
我的最後的努力也總歸於失敗了。

晚上，我又睡不着。悽愴的誦經聲和低沉的爭吵聲在我的耳朵裏縈繞着，一顆心也不安地浮蕩着——我知道不能再在這兒住下去了，而且我預定的離開杭州的期限也已經到了。於是，在翌晨，我就同朋友康向慈惠法師告了辭。當他送出大門，頻頻向我們合着掌，道着怠慢時，我連一句道別的話也說不出來……

毒蟲草

「風調雨順。」

「大德龍皇。」

「甘澤濟蒼生。……」

輕輕的一陣風，把牆壁上的給太陽晒褪了顏色的破爛白紙條子揭了起來，三三兩兩地揚到半空裏，活東西似的打了一個旋轉；有的飄落到高高的屋頂上去，有的卻從半空中慘然地跌在污水溝裏，——溝裏沒有半點水，爛泥乾拆得成碎片了。

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天氣鬱熱得使人連呼吸也感到困難。今年已經足足活够八十歲的章七公，搖着一把破舊的大蒲扇，天天坐在門口小衙堂的石板上，瞧瞧那連一絲雲片也沒有的青天，又瞧瞧那猛烈的太陽，擦着滿身的汗叫苦：

「他娘的殺人年頭啊，『人生七十古來稀，』——我活到八十歲也沒有見過這種天年啊……」

這種天年真少有：自從穀雨前下過一陣子急雨，一直就晴到現在。頭伏過去了，二伏過去了，三伏了，沒有下過一滴雨，——別說雨，天上就連雲也沒有一絲！瞧瞧那愈來愈高的天，

實在也不是青色，簡直像一面赤銅鏡……真的空氣也給晒焦了。地給晒裂了，池塘給晒乾了，已經起了龜裂。田裏的稻子，桿子枯黃了大半截。彷彿被烈火熏了一陣子，軟弱可憐地倒貼在泥裏，沒有半點生氣……樹木叢林也都變了顏色，烏鴉張大了嘴喘氣，黃狗疲乏地垂下尾巴……村坊裏的男人們個個露着醬油色的胸脯，背脊和胳膊，——有的就索性把肚臍跟屁股都露在外面，單拿一塊土布大巾圍着，遮住小肚子下面那一截。小孩子們的瘦臉上，給太陽晒得赤紅，全身裸露着，挺着一個又黑又高的大胆皮蹠縮着只有胳膊那麼粗細的大腿坐在樹蔭下。……連女人也都大膽地袒着胸，濕着一頭的長髮，讓那肥白而寬弛的大乳房露在前襟外邊；要是還有一個纏在身邊的小孩子，母親便把怒氣出在小孩子身上，無端的打罵弄得小孩子張着大嘴巴乾哭。老太婆不敢咒罵天，嘴裏不住的喃喃着：

「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可是太陽赤紅着臉不理會。在半個月前，村坊裏就有人爲首向「大德龍王爺」乞過雨，但是沒有靈效；東南西北在牆壁上張貼着的求雨紙條，現在也已經日晒風飄得七零八落了……

稻田在烈日下被晒成龜裂。瞧瞧那赤銅鏡似的天，盼下雨的農人們都覺得沒有指望。村坊前面的大澤塘，據說是六十年來未曾見過底的，但現在也已經分了井。井沿剛剛在淺水裏露出，養生二爺馬上親自指揮長短工下塘把水分了。●因爲養生二爺由大澤塘灌注的田地有二十

石^②之多，所以他的井水就佔了塘底面積的十分之八九。這樣一來別家的井底都起了裂縫，只有養生二爺的私井裏還剩着平腰深的水……

金喜麻皮的八斗田，就靠在大澤塘的壩邊。如果年頭好，連戽水也不用，人家過水澗裏的漏水；就能够把稻澆熟了。可是今年稻還沒有「拔苗」就斷了水。——前些日子裏，金喜麻皮曾經在深夜裏搯了戽桶到大澤塘養生二爺的私井裏偷過一次水，一擔一擔的挑到東方朦朧發白，還不够彌補田裏的裂縫；而且第二天事情便被發覺了，養生二爺聲勢兇兇的叫地保來跟金喜麻皮講話，幸好靠女人一張嘴巴陪罪討饒地了了這場禍事。至於田裏呢，裂縫在幾天後就隨着一腿高的稻漸漸的枯過而漸漸的加了闊度，……金喜麻皮每天早晚要到自己的田裏去走一轉，每次回來總是臉上加添了愁容，無可奈何地嘆息着，對女人孩子發着莫名其妙的脾氣。

女人愁苦地望着她的丈夫，用着埋怨的口吻說：

「我叫你種『六十日』，^③你卻一定要種『白禾』^④——現在你看怎麼樣？你看誰的話……」

① 一個大塘，如果灌注的田地多，各田主都在塘底劃有私井；遇旱年井沿一露出水面，井裏的水便是各田主的私水了。

② 我們那兒計算田地的單位叫做「斗」，十「斗」為一「石」，一「石」合普通二畝半，即四斗為一畝。

③ 早稻名，為「六十日」，「七十日」等。

④ 晚禾之一種。

「種你娘的×！」金喜麻皮無理由地生氣了，「七狗伯種的就是早稻，可是早稻不也是一樣的遭殃嗎？你婦人家曉得個卵！」

女人畏縮地瞟了男人一眼，低下了頭，不敢再回嘴，——她懂得男人的壞脾氣：再回嘴他會揮揮那個結實的拳頭，把所有的氣憤與仇恨都發洩到她身上來。這樣做丈夫的便只有瞪了她幾眼，緊絞着兩隻手，在小屋子裏來回徘徊着。

這時候躺在床上的兒子小喜翻了一個身，接着就起了微微的呻吟。金喜麻皮的眼睛落到兒子身上，翕動着嘴想說話，臨時卻又把它咽下喉嚨了。——這情景卻給女人看在眼里，於是便彷彿跟自己歎苦似的低聲說道：

「小喜發燒兇得像火炙，也不知道是犯的……」

金喜麻皮哼了一下鼻子截斷她的話。女人以為他有話回答了，向他抬起眼睛，但回答她的卻只是一聲悠長而粗壯的嘆息。

時間還是上午，這小小泥屋裏就像蒸籠一般，——潮濕的地。稀爛的牆頭。稻草蓋着的屋頂幾年來都沒有修葺，強烈的太陽光沒遮攔地瀉下來，裏面鬱熱得讓人透不過氣……

女人繼續說：

「……三升多蠶豆混過十七，十八，今天是廿一……蘭大嫂她自己也不富裕，她自己……她的那升棒子……小喜也不知道犯的什麼毛病？——唉，真是雪上加霜……你難道……」

「閉嘴！」男人吐了一口痰，氣沖沖的躁起腳來，「唧唧唧——麻雀娘交雄不是；說嘛，你婦人家曉得個卵！」

經這一嚇，小喜的呻吟隨即提高了些……這小孩子赤着上下身，胸口微微地起伏，骨跡稜稜的彷彿要戳穿皮膚，鼻翼非常吃力地煽動着，呼吸好像只有出氣沒有進氣，張大着嘴，在悶沉的空氣裏，那呻吟聲如同是一頭快要斷氣的病貓。

女人回頭去伸一隻手撫摸那孩子。吊着眼淚搖擗着說：

「小喜小喜……先註死，後註生……怪只能怪你自己！——誰叫你自己在那閻王爺面前不多磕幾個頭……」

金喜麻皮眼前一片黑，彷彿牆頭什麼都旋轉起來；女人的話聽起來好像跟自己隔着一層紙，他也不去理會，心頭很快的掠過一陣恐怖……

於是他踉蹌着離開了鬱熱的泥屋，懷着一種說不出的憎恨走出家門。

太陽已經快要爬上天中心。太陽光烈火似的燃燒着整個的大地。村坊靜寂地屈伏在淫威下喘氣。人們不是在田間戽水，便都躲進各自的屋子，不敢在太陽下露面。路旁的短草，也都給天火燒得焦黃，毫無生氣地垂在一邊。地下的沙粒火星似的燙着脚底，連塵土也全變成了火花，黏滿一脚，火燙火燙的，脚心便幾乎要生泡出血了。

田間整畝的稻禾都變成枯黃。東東西西的池塘空鍋子似的朝着天，起着裂縫；四邊乾硬了的泥沿上，貼着灰白色的死魚蝦，在太陽光下發着腥臭。

有水的池塘便只有那口六十年來未曾乾過的大澤塘。養生二爺家的私井裏現在還剩着一個不滿五尺水頭的塘底。這時候有着十多個長短工在設法搬上那寶貴的水，咳嗽呀呀的一連接着四部水車，要把那點水搬上田去……

不過不濟事，田裏二三寸闊的裂縫貪饞地吞噬着水，只吐出幾個水泡，就像是一個漏底的簸箕，一霎時便乾了，連裂縫邊也不容易填滿。搬水的人覺得腿酸了，就慢慢地從水車上爬下來，在田裏走一遍，用腳輕輕踩着，試一試田板載不載得起，結果是失望地罵了起來：

「他媽的瘟天，搬了老半天還填不了裂縫，唉！」

於是大家坐在柳蔭下，燃上旱烟，愁苦地望望池裏的水，又望望那赤銅鏡似的天……柳枝上蟬聲嘹唳地高鳴着，像在慶祝這晴朗的好天氣，——這聲音聽起來非常厭煩，坐在下面的人們，便放下旱烟袋，站起身來，氣沖沖罵一聲：「你娘的！」一壁就在旁邊拾起小石塊，猛地向樹枝上擲去。石塊碰到樹枝上，蟬受了驚，立刻就叫着唧——的飛了開去；同時卻有意似地撒下一泡尿，洒在人們的禿頭上和赤着的背脊上。遭殃的便一隻跳蝦似的蹦起來，半怒地吐了口唾沫：

「我還以為天下雨了，真是他娘的……」

這麼着，便又哼着「孟姜女萬里尋夫，」爬上水車，吱吱呀呀地把水搬上田。田裏的裂縫，依然張大着嘴，貪婪地把水吞下去，吐着水泡……

金喜麻皮在村前村後茫然地走了一轉，就直向田裏走去。走到大澤塘邊，有人在水車上跟他打招呼，他便苦笑着應了一聲，揸揸汗，在塘岸上擇個樹蔭處坐下——沒有意義地，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在這地方坐下。

乾燥的熱騰騰的風把車水人的歌聲傳播開去，塘底下的水面積慢慢地在縮小。——金喜麻皮眼看着自己田裏的稻禾已經枯死了半截，田地少，跟幾家合併的私井早就起了龜裂，這時候成羣的黃頭螞蟻在井底曳撕枯死的魚蝦……養生二爺的私井的水頭也比兩三天前淺多了，不過總還可以勉強搬點水，給稻禾多拖延些日子。由大澤塘灌注的稻田，別家的都已變成黃枯的了，只有養生二爺靠塘邊的幾石大坵田還保持着獨特的綠色……

「天只收窮人，天只收窮人……」

想到前些日子深夜裏揸着屎桶來偷水被發覺的事情，他絕望的嘆了一口氣。

金喜麻皮又朝着村子背後走向自己那塊山地。

時過中午，天氣愈加悶熱。村後山脊上的短草全都焦黃了，七月初就飄着枯葉。

在山脊的那邊，蹲着幾尊被拋棄的泥菩薩。那是半個月前被全村坊的人抬着乞雨的龍王，

當初是好好地給大家供奉在青柳條搭成的龍棚裏，每天由鄉長進一次香。在黃衣道士吹起海螺來讚龍的時候，人們頭上不許戴笠帽，小孩子們套着一個青柳條打成的帽圈，而女人們則是絕對地被禁止出現在這山脊上的：神聖的菩薩不願意見到這類不乾不淨的髒東西。——這樣在異常嚴重的空氣下禁屠乞雨鬧了七八天，眼見天神發怒，連地神也不靈了，便有人主張給菩薩吃一記癩，叫做「晒龍王。」於是把龍王從龍棚裏抬出來，拋在山背上，當着猛烈的太陽下，想叫菩薩也知道知道這苦頭的不容易消受，或許能大發慈悲，賜給大家一陣活命雨……結果晒着還是沒有用，太陽愈來愈兇，天也愈來愈顯得高了。於是大家就把憤怒與怨恨發洩在菩薩身上了。

這時候金喜麻皮打從這邊過，瞧見那顛倒狼狽的坭菩薩，雖然他們的眼睛鼻子已經給小孩子用草刀剝掉了，身上金光燦爛的龍袍也給太陽晒得褪了顏色；但是總覺得還有些餘恨。他走上去，踢了一腳，又對待一個活人似的罵道：

「你這瘟東西，瘟東西，瞎了眼睛滾你娘的×！」

走下山坡，他看見官路上遠遠的有人向他打招呼。這是畝田村的榮貴，如同一隻山鹿似的飛步跑過來。

「城裏回來的嗎，榮貴？」——他站着腳問。

榮貴並不立刻回答，直到走近了，這才慌慌張張的拉起衣襟，擦着滿頭滿臉的汗，後一句

等不得前一句地告訴他：

「是的，我我我告訴你……」

「……」

「你們村坊裏……你們村坊裏的那個，那個……是那一個，那個……那個蠻牛哥，他他他……他給捉在『班房』裏，他他他……」

「……」

「是是的，他他他……他們到北鄉，到北鄉去偷黃穀，偷黃穀……你你你快去通報通報……通報一聲他家裏，他他他……我還得趕回家裏去，還有我們村子裏的阿奎……」

「……」

「阿奎他他他……這人我我我……還有老四，賣牛肉的那個，沒有生意便去走那險路……真是險路，險路……還有殿後山的老皮他們，他們……」

「……」

「你快去通報通報……你你你快去……」
不等金喜麻皮插嘴說出話，榮貴轉過身就走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彷彿是一個暴雷，猛地在他的心口響了一下。想到蠻牛跟阿奎他們這一干人去偷穀，又想到自己家裏女人孩子的死活——好像在死路上忽然給找到一線生機，溺在

水裏的人抓着一塊木板，他自語道：

「沒有路走什麼路也得走啊，對的，……」

心裏正興奮着，一陣難耐的焦熱使他自己原來還站在這烈火般的太陽底下，於是重新被失望和空虛攔住了。——偷穀，這屬於盜賊的行爲。一個種田的莊稼漢，要靠天吃飯，不能够去做這事情，就連這樣邪念頭也不應該有！——於是他想起從前尙發老伯的話來。尙發老伯在臨終的時候，曾經吊着脣中吩咐過金喜：

「我們是種田人，靠天吃飯……災荒年頭免不了，餓死也不要生邪念……善行有善報，別像前村章枝他們兄弟……祖宗三代躺在墳墓裏面也要哭的！」

是的，前村章枝他們一起四兄弟，身體都長得極結實。三年前，一場大水災把所有的稻田都衝埋成土邱或是泥潭了。生活沒有着落，於是弟兄四人便合夥冒險上殷實戶打劫。可是不知道早已漏了消息，當晚弟兄四人都叫四邊埋伏着的省防軍給捉住了；不上三天工夫，城裏小東門口便一排兒掛出四個頭顱來：——想到這兒，便像那四個頭顱就擺在眼前，而蠻牛他們的被捕更增加他的恐怖……他懶懶地走到自己那塊山地裏。穀雨後就沒有下過雨。連結成果的棗子也被晒成乾癟，一個個地落下地來；不上半個月，棗樹枝子便變成了楊柳條一般……一直到現在，別說在樹枝上找不到半個乾棗，甚至樹葉子也變了色。結滿着小小的蟲菌，紛紛地落下……

他順便在枯葉堆裏檢起一個乾棗，把上面聚集着的許多黃頭小螞蟻拍乾淨了，放在嘴裏咬了幾口，懷着一顆沉重而絕望的心，緩緩地走下山坡。

金喜麻皮回到村坊裏的時候，蠻牛給關進城裏「班房」的事情已經傳遍了整個村子了。蠻牛老婆散披着亂蓬蓬的長頭髮，宛如一個癡癡婆婆似的滿村奔跑着，爲丈夫喊着冤屈。

被太陽酷熱的威力逼迫得躲在屋裏不敢輕易出門的人們，這時彷彿是一窠失了王的黃蜂，亂哄哄的把蠻牛老婆圍住了，嘆息着，或是勸慰着她：

「冤有頭，債有主，——要是捉錯的，正堂老爺審明白了就會放出來……」
老年人扶着拐杖，僵僵着身子在打聽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之後，就撚着灰白鬍子，連咳帶嗽的長長地太息起來，頻頻說是自從「長毛」過後，就沒有見過這種可怕的大兇年……

然而金喜麻皮是不敢走那種險路的。現在他又覓回自己家中來了。一跨進那低矮的門，迎面就是一股熱氣直衝過來。裏面的窒息鬱悶，比上午還要利害十倍百倍。

大兒子大喜也在家裏，本來他是蹲在地上嘶嚎着的，這時瞧見爸爸扳着青皮臉躍進門來，便放低聲音，重覆着哼：

「噢，我餓……餓……」

爸爸連眼睛也不在大喜的身上瞟一下，逕自在靠壁的一張跛腳檯上坐下。大喜把一對飢餓

的眼光移到母親臉上，死死的盯着她。

母親無可奈何地抵抵嘴唇，輕輕地拍着懷裏的小毛兒。小毛兒一頭銀魚般的張着小嘴哭着，但並聽不見聲音……大喜的哼哼也已經轉成了低聲的號哭，一隻手擦着那滿塗着黑漬的眼眶，另一隻手無意識的抓着地下的泥屑……

空氣窒息而且鬱熱，下午的太陽從稻草蓬蓋的隙縫裏斜照下來。

小毛兒哭着。母親把乾癟的奶頭擰着小嘴，想要使他停止啼哭。但是剛剛閉住嘴費力吮了幾下，隨又哇的一聲哭了。

母親動氣了，恨恨地把小毛兒往床上一擯：

「作孽的，爲什麼不投生到財主人家去啊……」

小孩子的一雙手在空中慌亂地揮動了幾下，一聲嘶叫許久才衝出口來。母親的眼睛在這個小動物上注視了一回，便舉着手按到眼眶上去……

金喜麻皮發青的臉孔抽動了幾下，站直身子，不言語。

同時小喜的呻吟比起上午顯得更加可怕了，聽來簡直像是快要斷氣一樣，那聲音是從喉嚨裏迸出來的。

母親轉過身，俯到床上湊近小喜，喃喃道：

「小喜小喜……媽媽對不起你，媽媽對不起你……」

突然，蹲在地上的大喜哭喊着蹦起來，像被勒着似的直着喉嚨叫喚：

「餓……餓呀……」

於是又猛的憑空撞倒在地上，便在地上掙扎起來……

母親一嚇，連忙放過小喜，離開床沿打算去攙起他來。但剛剛站直身子，立刻就無力地坐了回去，瘡癤地癱瘓地嗚咽起來了。

心頭像有無數把尖刀在刮着，金喜麻皮眼裏爆出了火花……他覺得屋子裏的熱度又陡地增高了，身子有點浮動……一股酸水開始衝下他的鼻管，眼睛也隨着矇矓不清起來，——他盡力把眼皮睜大了，忽的一眼瞥見牆角水缸，眼光探索什麼似的在那上面逗留了一霎時，於是走了過去，從水缸蓋上抓着了一把菜刀……

身子猛烈地哆嗦着——這時候千百種紛亂的念頭很快的在他腦子裏飛過，他竭力想抓到一種，但是他什麼也抓不住……楞了一回，又放上菜刀，走過去猛的一把拉起大喜，喝道：

「你要死要活——你？」

大喜被喝住了，停住叫喊，像一隻被玩童從半空摔下地來的青蛙，張着嘴巴軟弱地倒在地。但女人卻一頭撞過來，抓着他的衣襟，狂嚷着：

「你你你把我們殺了吧……我受不了了，受不……你殺死我們吧，你殺吧……」
他撲過女人，便一拳望着大喜搥去。

隨着一聲悲慘的尖叫，大喜撞倒在地上……

他茫然地向村坊後走去。

黃昏將近，太陽正在向山後落去。然而炙烤的焦熱卻並沒有減輕。天邊出現了各種迷離的顏色，近太陽的地方宛如一個在猛火中的鐵鍋似的發着焦紅……

斜陽透過遠處的山峯和山麓的尖葉樹，執拗地射在半邊的坡地上。噪林雀這時候開始在樟樹叢中出現，成羣的在枝樞間不休止地吵擾着……沒有風，高大的樟樹聳直着沒有半點動靜……各處的蟬聲吟鳴得震人耳鼓。——他走着，轉過山脊，橫過那條修長的蜿蜒的官道，隱入一個枝條歪曲的栗樹叢裏了。

到了太陽完全西沉，天色變成灰褐，黑黯從四野緩緩地逼近村坊的時候，他神情嚴重地帶了一把毒蟲草走回家來。

第二天，養生二爺家的長工發現了大澤塘的井沿全被人掘掉了，每個私井裏都有了半底子水。養生二爺斷定這一定是金喜麻皮玩的老巴戲，馬上吩咐三個長工備好麻繩親自上門去綁那個偷水賊。用大石塊礮開金喜麻皮的獨扇門，卻見到那間鬱熱的小茅屋裏直挺挺地躺着五具死屍……

愛的教育

才到五月梢，天氣就熱得古怪了。

碧青的天，沒有半絲雲屑。太陽赤銅鏡似的高掛在當空，儘量地發揮它的威力，如同烈火一般炙着人——三狗子滿是癩痢瘡疤的頭上發着難耐的奇癢，舊色的汗珠從頭上跟細長額子上淌下來；有的淌到眼皮上，慢慢地滲到眼角邊，再慢慢地要滲進眼睛裏面去。三狗子氣憤憤地把眼皮闔了闔：鹹鹹的，鹹得怪難受，隨着，頭上掠過一陣火辣般的劇痛，同時肚子裏也便噉哩咕嚕地叫了兩下，心裏陡地惱起來了。——想到吃中餐時趕回家去，瞧見媽媽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兀自低着頭坐在門檻上流眼淚，就是三狗子回來也不站起身給弄飯吃；跑進裏面去呢，又發現了爸爸鐵青着臉孔坐在床上，兩隻對世界上任何人都仇視着似眼睛睜得大大的，冒着憤怒的火……三狗子趕忙捂着肚子跑了出來，誰知道只一霎子工夫太陽竟熱得這麼厲害……

三狗子氣沖沖的舉起手來擦了一下汗，眼眶邊便印了一個黑圈圈。

「瘟天——真是——」

罵着仰起頭來，眼前又是那個彷彿是活無常鬼轉世的「白禾桿子」（註）王金官，還有旁邊小花傘下面的那小妞兒張麗娟，兩個兒肩挨肩地貼在一起，走在前面，

這時候張麗娟回過頭來了。她瞪着一雙大大的圓眼睛，惡聲惡氣地問道：

「你罵誰，李富貴？」

李富貴就是三狗子的書名。從來三狗子就瞧不慣張麗娟那股嬌勁兒的，所以這當兒他就低下頭，披披嘴，表示不屑去理她。

然而張麗娟卻不肯輕易放過這一着：

「說話呀，你罵誰？你！」

三狗子把頭一偏，還是沒有答理。這可怒了前面的兩個兒了，便都站住了脚步。張麗娟頭上的水紅結子抖動了一下，用肘子觸了觸王金官——王金官便狠狠地吐了一口沫水：

「今天我倒霉！今天我碰到了癩痢烏龜！」

又是這一句！一被提起這名兒，三狗子的火氣便要壓制不住了。明明是李富貴嗎，人家偏要管他叫「癩痢烏龜」——一個多丟臉的名兒！尤其是王金官那口沫水，簡直是比在他臉上撒三個巴掌還要叫他難受。這兒他就捲起大得不得當的破馬褂的袖子，跨開兩條腿，說道：

「我，我，我……我怕你？我怕你這個白禾桿……」

「什麼？——說話清楚點！」

「白禾桿子！」

「你罵我？」

「白禾桿子！」

王金官掏出一塊雪白的手絹往臉上拭着汗——臉孔變得鐵青了，站下彷彿要跟三狗子動武的樣子。三狗子呢，他並不怕白禾桿子；雖說沒有吃過中飯，不過白禾桿子總不是他的對手，白禾桿子……

可是張麗娟拉拉王金官，尖着嘴唇說話了：

「瞧他多醜哪！」——一壁便使着藍花手給王金官揮小紙扇，叫王金官別理三狗子，還補着說道：

「到學校裏告訴我姊姊去！」

張麗娟的姊姊便是級任教師張老師，一個有着一張瘦長的羊兒臉和一副三角眼睛的中年女人。——三狗子就恨透這個張老師：張老師從來就沒有對三狗子好好地說過一言半語，在教室裏連看也不正眼看他一眼。這時候聽到張麗娟說要去告訴張老師，便想起張老師那張滿是斑點的長臉孔和那副可怕的眼睛來。三狗子的心裏又生氣又害怕，可是嘴巴卻還是罵着：

「我怕你？你姊姊便好吃人嗎？你姊姊——有本領的就別走！」

然而前面兩個連頭也沒回，彷彿沒有聽見他的話。走到校門口了，王金官很殷勤地給張麗娟把小花傘收掉了，回過頭來對三狗子聳了聳鼻子，又輕聲地湊到張麗娟的耳朵根說道：

「哼！今天我們要看宰烏龜咧！」

張麗娟故意地朗聲笑將起來，馬上挽着王金官的膀子直跳進校門去了。

三狗子憤憤不平地跟着進了校門，向教室跑去。

時間還早着。教室裏冷清清的只有王金官跟張麗娟坐在靠左玻璃窗旁邊的好位子上，得意而愉快地談笑着，把聲音提得高高的。

三狗子也大脚步地跨了進去。

整個大教室只有三個人。三狗子心裏感受到一種威脅，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彷彿空氣裏滿生着絨毛，熱辣辣地怪不舒服。瞧瞧玻璃窗那邊，張麗娟跟王金官正在吃一種在上面描着金條花紋的紅紙包着的洋糖——這種洋糖全學校只有張麗娟才有，在三狗子是連檢一張那麼漂亮的包紙也極不容易：平日裏張麗娟從來不肯把那報紙送給三狗子一張，情願特意把它揉破了丟在操場旁邊那個小荷花池裏。三狗子想像不出那種洋糖好吃到什麼田地，究竟要化多少銅子才能夠買到一塊？……

「有錢的時候，也總要買一包……」

這時，王金官跟着張麗娟到張老師房裏去了。走出教室時偏把地板踩得蓬蓬震響。三狗子目送着他倆的背影消失在教室門外，空氣立刻就顯得輕鬆許多，於是擦了擦汗，報復地喃喃地咒罵了幾句，心裏的氣憤也就平服了一些。——然而當他注意到教室裏只剩留着自己一個人的時候，隨即覺得來的過早了。而想起自己原來還沒有吃中飯的事情，因此肚子裏立刻就怪討厭

地噉哩咕嚕了一下。

是的，媽媽給爸爸打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原不奇怪；爲了這樣的事情而影響到自己的中飯，也是常有的事情。餓着肚子趕回學校裏來，蹩扭的就是碰到王金官這一個「冤家」；而且老天又偏偏會熱到這一種田地！……把身上黑馬褂的銅鈕扣解開來，拉起那厚厚的前襟恨命的擦着額子；黑馬褂可真又熱又難看呀！——大熱天，人家王金官穿的是柳條子麻紗，張麗娟的還是什麼叫做「老虎綢」的說是外洋來的洋貨呢。就只有自己才一年四季都是這件倒霉的破馬褂；春天是這件，夏天散學時是這件，下半年上學時還是這件，又熱又難看！人家的爸爸媽媽都是肯做新衣服的，像西門大街章德木匠的兒子陶有德就有一件剪刀新的洋白衫，還有朱恆漢……自己呢，不要說做新衣服，就是校長先生在做紀念週的時候，回回都提起的「建塔捐」，兩角三角都可以的，回家去說一次，爸爸總是睜大了那雙可怕的眼睛：「×捐！要捐就別去，在家裏拉風箱好了！」——真是，真兩角三角也不肯啊。

這麼想着，——愈想便愈餓，愈餓便愈熱；熱得坐不住了，便又恨起那個討厭的王金官來了：

「真是白禾桿子……」

白禾桿子「建塔捐」就有大洋兩塊哪。

明明白白貼在黑板旁邊的牆壁上的，——第一名便是王金官，王金官有兩塊；第二名張麗

娟，一塊；第三名胡克勤，五角；第四名朱恆漢，第五名……

上面沒有名字的，就只有王大毛，陶有德，還有一個李富貴。

李富貴便是三狗子。

三狗子瞧瞧那牆壁上的名單，又瞧瞧自己身上這件又厚又難看的破舊馬褂，心裏比嚙不出溫書給老師罰跪挨打還要難受萬倍。

恰好肚子裏又怪討厭地噁哩咕嚕了一下，——已經感到空洞了。

爲了要磨過這段時間，三狗子從桌子下面抽出一本教科書來，翻開，把早晨上的那一課輕輕地讀了幾句，不知道是肚餓還是天熱的緣故，眼皮重掂掂的只管往下沉，往下沉……

「他媽的，瘟天！」

用力氣睜大了眼睛，提高嗓子讀了幾句。

可是眼皮又自願自的往下沉，往下沉……

教室裏空空的，一直就沒有人進來。三狗子便索性把臂膀擱在桌子上，腦袋貼在它上面，闔上眼皮，打起呼呼來了。

過了一霎時，鼻子管裏癢癢的，像是有一個小蟲兒在往裏爬動着。

嘿——啞！

猛地打了一個噴嚏，胡亂地舉起手背揉了揉鼻子，把腦袋翻一個面，依然大聲地呼呼的響

了起來。

又是癢癢的，有一個小蟲兒在往裏爬動，爬動……

突然——小蟲兒在鼻子管裏咬了一口。

三狗子趕忙擡起頭，睜開眼來。兩隻手慌慌張張地揉了一通鼻子，一連串的打了好幾個很響亮的噴嚏，可是鼻子管裏又痛又癢，彷彿那條小蟲兒死咬住鼻牆再也不肯出來了。三狗子心裏一急，便瞭里瞭東地破口罵將出來：

「我入你媽的×……！」

隨即哄然地爆發出一陣笑聲。

三狗子一擡頭，這才注意到笑着逃開去的王大毛，手裏正拿着一根細細的紙繩兒。那邊還有着胡克勤，朱恆漢，陶有德……玻璃窗旁邊的王金官和張麗娟也已經坐在位子上，跟着大夥裂開嘴哄笑，拍手。在同班裏，只有陶有德一個人是跟三狗子要好的，從前是還有王大毛：王大毛在一個月以前就不和三狗子好了，現在陶有德穿着一件新小衫，王金官不再嫌惡他醜陋，所以連陶有德也站到王金官那邊去了。

三狗子就恨極了陶有德。

「你，你，你，」三狗子朝着王大毛和陶有德兩人罵：「我××過你媽嗎？我……！」

回答他的只是拍手和哄笑。……

笑得最響最起勁的還是胡克勤。他高高地坐在桌子上，張開着那副又闊又尖的銀魚嘴，噓噓的聲音彷彿是在吹着破洋號。

大家拍着手，笑着，齊聲唱着——

烏龜打噴嚏。

大路打做溪……

王金官和張麗娟便開心得連腰肢也幾乎要笑斷了。

接着，朱九如，大頭鬼他們全來了。他們瞧到三狗子這副狼狽樣子，沒有打聽清楚是什麼回事就都莫明其妙地朝着他拍手，笑，跟着大家唱……

朱九如今天穿着一件淡綠色的柳條花紋衫，頭上也打着一個水綠結子一跑進教室門，就趕到張麗娟的面前。

上課的鈴聲救了三狗子的狼狽。大家把笑聲壓下去，坐好身子各自從桌子底下拿出書本來。於是級任教師張老師來了，一張擠滿着斑點的長長臉上擦着過多的粉，蓬亂的頭髮就好像是一簇給火燒掉了半截的鷄尾巴。一走上講台，兩隻三角眼睛就儘管落在玻璃窗旁邊，笑臉對着張麗娟，彷彿在這教室裏就只有張麗娟一個人。三狗子心裏不舒服到了極點，暗地裏在喉嚨下面罵着：

「擦白了臉孔偷野老公嗎，真是老婊子！」

不知道是不是在肚子裏罵着也給聽到了，張老師的眼睛忽然落到三狗子的身上：

「怎麼連臉也不洗一洗呀，李富貴？」——說這話時是皺着眉心的。

三狗子正打算站直身子回話的時候，玻璃窗旁邊已經起了一陣子細小的聲音：

「李富貴？是癩痢烏龜……」

這聲音全教室的人都聽到了，隨即有人嗤嗤的笑了起來。張老師斜着眼睛瞟了一眼張麗娟，愛笑不笑的說道：

「不要頑皮，聽見沒有？」

可是馬上就繃緊了臉，瞪住了三狗子。三狗子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兩隻手壁直地垂着，貼在自己的褲子上，「微微咳嗽着回答：

「我，我，我……我洗我洗，洗過的……洗過的……」

沒有待他說完，立刻被一陣巨大的哄笑聲所埋沒了。

張老師帶着重重的鼻音吩咐道：

「到洗臉處擦一擦去，髒東西！」

三狗子怪不自在地紅着臉走了出來。在洗臉處的大鏡子裏一照，果然眼眶邊是兩個黑圈，腮幫子上還有一大塊墨跡，嘴唇一邊的半搬被畫上的鬍子，——擦乾淨，又回到教室裏

去。

張老師正在講着：

「……我們要講究親，愛，精，誠……我們要實施愛的教育……什麼是愛的教育呢？那便是——做老師的要愛學生，做學生的要愛老師，愛同學，愛學校……爲了要表示我們的親，愛，精，誠，我們要不要建造一個塔，一個『親愛精誠塔』呢？小朋友，想一想，我們要不要建造一個塔呢？」

許多隻小手在空中搖幌着。

張老師指到了朱九如。朱九如顯得意地站起來，回答道：

「要的，要造一個塔的，不造才丟人呢！」

「對咧，」張老師叫朱九如坐下，「朱九如說的一點兒也不錯：我們要造一個塔來表示我們的親，愛，精，誠……可是，小朋友，想一想，要建造一個『親愛精誠塔』是不是要大家都愛校心？」

又是一屋子的小手在揮舞着。這回張老師指了王金官，王金官很快的站了起來，大聲說道：

「要的，要大家都愛校心的！沒有愛校心，便不如兔子；兔子比烏龜有愛校心，所以兔子便比烏龜跑得快，所以……」

教室裏起了一陣哄笑。

張老師揮揮手，叫王金官坐下。

聽到王金官講什麼烏龜不烏龜，三狗子懂得那意思，臉上便又熱辣辣起來。而且大家的哄笑，——於是他站起來反駁了，不待舉手，嘴裏就衝出來：

「不是的，不是……」

講台上張老師的瞪眼使他喪失了勇氣，咽下後半截話，廢然地坐下。這當兒張老師手裏的教科書正向着張麗娟揮動；張麗娟微笑着站直身子，那雙大大的黑眼睛怪嬌媚的揮了大家一眼，說：

「有愛校心的就要捐『建塔捐』，不捐『建塔捐』的便是烏龜！」

接着是一陣哄笑聲，在哄笑聲裏還夾雜着有人輕聲的叫好……

張麗娟坐下來的時候，順便扭過頸子傲然地瞥了三狗子一眼，那意思是：「烏龜，我罵你！」——這一瞥眼如同正當胸口給了他猛的一悶拳，彷彿週圍的空氣一下子增加了熱度，兩股鼻涕漿衝出鼻管來。他一面用手擦着，一面便不顧一切的站起身子，吃吃地說：

「她，她，她……我，我……她罵我，她……」

可是張老師把臉一沉：

「噴，噴，噴……鼻涕，應該用手絹擦的呀，手絹……瞧你這副醜樣子啊！」

三狗子只有重新坐下來。三狗子並不是沒有記得張老師說過鼻涕要用手絹擦乾淨的話；可是爸爸媽媽不肯給買一塊。沒有手絹，鼻涕淌出來的時候，除掉把手背擦下來的鼻涕漿胡亂抹在破馬褂的前襟上，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

好在張老師很快的就把話轉到「建塔捐」上面去了：

「暑假快到了，諸位小朋友，沒有交『建塔捐』的應該早日交上來；小朋友，你們看看這個名單上，到底有沒有自己的名字？那一個捐的多？……」

張麗娟馬上站起來插嘴道：

「捐的多就有愛校心，不捐的便是……」

話的下半截給哄笑聲吞沒下去了。張老師向她瞅了一眼，抿着嘴巴似乎要笑出來：

「……禮拜一上紀念週的時候，校長先生報告過，別的班裏統統都交齊了，只有我們這一班，只有我們這一班沒有交齊……『親愛精誠塔』要在暑假裏完工，下學期你們就可以見到……可是只有我們這一班沒有把捐交齊……小朋友，想一想，這個樣子好不好？」

「不好！不好！」

「這個樣子實在不大頂好，」張老師搖搖頭，帶着極厚的鼻音說：「我們要實施愛的教育，第一我們就要愛學校，——愛學校也就是愛我們自己……能够愛學校的人將來才能愛國家……王大毛，你捐了沒有？」

王大毛毫無愧色地站將起來，直走過去，把口袋裏的一大包銅子放上講台，鞠了一個躬，閃動着鼻翼，理直氣壯地說道：

「媽媽跟老板講了好話……媽媽跟老板借來的……」

「你媽媽做什麼行當？」

「我媽媽嗎，我媽媽在廣福襪廠織洋襪。」

張老師點頭說好，一邊眼睛便又落在陶有德身上。陶有德絞着兩隻手，結結巴巴的好像說不出來的樣子：

「我我，我爸說過……今天我爸到王三爺家做活去……拿來工錢……明天就，就，就……」

玻璃窗邊的王金官馬上站起來給他證明：

「是的，章德木匠今天在我家修理棹子，還有一個櫃子……」

等到陶有德和王金官都坐下身去，張老師的眉頭就簇起來了，不耐煩地把一雙厭惡的眼光移在三狗子身上，尖着嘴唇問：

「李富貴——你呢？」

三狗子困難地站起身，漲紅了臉，說不出半句話。

所有的人都朝他看，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從這些眼睛裏他感到了無限的恥辱

和憤怒。他的心跳着，身子發着顫慄，鼻子酸酸的禁不住要哭出來……

然而張老師的臉卻繃得更緊了：

「小朋友，你們想一想，不捐『建塔捐』，沒有愛校心的人可恥不可恥？」

「可恥的！」

「對了，」張老師的眼睛又轉到玻璃窗的旁邊去，「前天教育局裏王局長親自跟校長先生談過，這個『親愛精誠塔』最好在暑假裏把它建築好……王局長很爲熱心，所以王金官一捐就是兩塊錢，……」

所有的眼睛又都集中到王金官的身上了。王金官這時就爲了自己有一個當局長的爸爸和張老師的讚美表示滿意地吡吡嘴，眨眨眼睛裝了一個微笑。

三狗子湊這個機會偷偷地坐下身來。身上已經濕滿着汗，肚子的飢餓又重新壓迫着他了。他覺得耳朵裏嗡嗡的，聽不清張老師還在往下說什麼話，心裏只在怨恨着爸爸媽媽的不肯給錢他捐「建塔捐」，也不肯給他做新小衫，並且還不肯給他中飯吃……

散學後三狗子滿肚冤屈回到家裏去。

如果在平日，這時候，一定可以瞧見爸爸赤着上身，淌着汗，又黑又粗的臂膀一手牽着風箱，一手擎着一個大鐵鉗……媽媽呢，媽媽也便站在旁邊，長長的蓬鬆而發黃的頭髮零亂地垂在肩膀上，臉上劃着醬黑色的汗痕，提着大鐵鎚，衣服的大襟上還掛着一條印花的長面巾……

氣喘喘地等候着爸爸從那大爐子裏鉗出一塊被烈火燒得通紅的鐵片什麼的，放上那鐵砧——

釘釘——鎚！

火花流星似的一齊從鐵鎚下面飛迸出來……

可是今天哪，大爐子裏冷冷的，沒有半點熱氣和火星。風箱也沒有響聲。大鐵鎚靜靜地躺在一邊，——爸爸也不見了。

三狗子把教科書放在小櫃子下面，便急急忙忙地跑到裏面去。剛從太陽底下跑進來，眼睛發了一陣花，房子裏變得異常的黑黯；就在黑黯中，三狗子在中午時躺着爸爸的床上找到了媽媽。

媽媽不言語。

三狗子站在旁邊，肚子裏餓的慌……

慢慢地，媽媽坐起身來。便是在不明亮處，也可以瞧得清楚媽媽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浮腫。三狗子抓住了媽媽的一隻粗糙的手，輕聲地問：「爸爸呢，媽？」——聽到三狗子問到爸爸，媽媽的全身震慄了一下，兩顆葡萄大的眼淚就沒來沒由地滾下顴骨沙啞着喉嚨哭了出來：

「爸爸，你那吃人的爸爸呀！」

到了晚上，爸爸回來了。爸爸帶回來八個燒餅，給了三狗子三個。爸爸的臉孔比較的和緩些了。媽媽怯生生地問道：

「怎麼樣……跑上這半天？……」

「跑上這半天嗎，咳，」爸爸搖了一下頭，還是粗聲粗氣的，「把那把菜刀送到王三爺家去了，那個廚下的柳媽，她怪鋼口太小，說是一把白鐵刀值不得三角……王三爺，就只肯開二角……再三再四的講好話，總算掙來了二角半，——還有，還有南門外的火柴廠裏，我也去求了半天，好話是說了又說，才答應明天下午送五百個火柴匣子來……不過後天就得交貨的，交了貨便可以支錢……」

於是三狗子便畏畏縮縮地向爸爸說到「建塔捐：」

「今天張老師，……今天張老師說過人要有愛，愛……要捐『建塔捐』……」

「×捐！」爸爸彷彿連聽也沒有聽清楚三狗子的話，就破口大聲罵了起來，「連燒餅都要沒有吃了，要捐，就在家裏牽風箱！」

「張老師說……張老師說人家都，人家都……」

「人家，」爸爸更大聲地吼着，迸着口沫水，「人家是人家，你去比人家嗎！真是，連燒餅都，連燒餅，——你去比人家嗎！」

三狗子哭出聲來。教室裏的一幕很快地就在他腦子裏重演起來。他絕望地瞧着爸爸那一張充滿了憤怒和無情的臉孔，又回頭瞧瞧媽媽，——媽媽把他拉到身邊去，跟他這樣說道：

「你去對張老師說，說我們爸爸是打鐵的，我們窮，捐不出，這樣不好嗎？」

「我，我，我老早就對張老師……對張老師說過，說過……張老師就不管你窮不窮，張老師說：『窮？窮的人不只你李富貴一個呀！人家都捐，誰都得捐！』……張老師就不管你窮不窮嘛！」

「你再去說說看，」媽媽咬着三狗子的耳朵根，「說我們爸爸生意不好，捐不出錢，我們爸爸是打鐵的……」

晚上，睡在床上便再也睡不着。想到明天一早上學校裏去，眼看陶有德也把「建塔捐」交掉了，便只剩自己一個人了。張老師一定要在教室裏問到「建塔捐」的事情，大家的臉孔都會朝向自己，大家的眼睛都會瞧着自己，還有「白禾桿子」王金官還有小妞兒張麗娟，——當晚三狗子做了許多個可怕的夢，夢見張老師的罰他跪磚地，打手心。同學們的拍手，哄笑。王金官和張麗娟的把自己罵做烏龜……

第二天，爸爸給三狗子五個銅子，吩咐他自己到街上燒餅攤上買兩個燒餅，吃了上學校去。

走到街上，三狗子便想到「建塔捐」的事情，想到張老師那張長長的羊兒臉和那雙可怕的眼睛，——於是便把買燒餅的五個銅子留下了，瀉着肚子到學校裏去。

「餓總餓不死的……」

可是鼻子卻酸溜溜起來了。

走到學校裏，剛進教室坐下，張老師已來上課。由玻璃窗旁邊的班長王金官喊：

「一——二——三！」

大家站起，鞠躬，又坐下。

今天張老師的第一句話便提起「建塔捐」的事情：

「諸位小朋友，沒有交捐的今天交來，今天……明天是禮拜天，後天開紀念週校長先生報告『建塔捐』的成績；看誰捐的多，捐的多的人就有獎品……」

沒有等張老師說完，陶有德便昂然地走了過去，先鞠了一個躬，再把一大包銅子鄭重地放上講桌，一本正經地報告道：

「我爸爸昨天拿的工錢，我爸爸說……我爸爸說……」

張老師的臉孔已經轉向三狗子：

「李富貴呢？」

「我，我，我，」三狗子站着身子，想說話，可是彷彿舌頭打着結，總說不出來，「我，我，我……」——索性不說了，便走過去，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然後再把馬褂袋裏的五個銅子統統掏了出來，放上講桌。

張老師笑起來了。

「諸位小朋友，」張老師說：「你們猜一猜，李富貴一共捐多少？——李富貴一共只捐五

個銅子！你們想一想，這個樣子太多還是太少？」

「太少！太少！」

當三狗子正想站起來辯解自己只捐五個銅子的理由時，玻璃窗旁邊的王金官卻搶先說話了：

「李富貴的爸爸昨天在我家拿去了一把菜刀錢，有好幾角大洋！」

「那麼，李富貴，」張老師又轉臉向三狗子問：「是不是你自己偷起來了？老實說，是不是？」

三狗子哭喪着臉回答道：

「我們爸爸窮，我們爸爸是打鐵的……」

這句話又惹起了一教室的哄笑……

散學回到家裏，爸爸媽媽正在忙着糊火柴匣子。媽媽見三狗子回來了，便叫他也幫着糊。火柴匣子太小了，三狗子就再也糊不好，一雙手抖震震的蹩扭透了。

然而爸爸卻非要他坐在旁邊幫着糊不可。

晚上，在昏黃而且搖幌不定的柏燈光下，三個兒湊在一起糊着火柴匣子。三狗子的眼皮粘澀澀的，很沉重，禁不住要闔下去。幾次吃力地把它睜開了，糊了一霎時，便又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沉，往下沉……到後來是感到有些許的裂痛了。好在明天是禮拜，不要起早上學校。晚

上便一直幫着爸爸媽媽糊到三更多。

翌晨，三狗子正睡得够味兒時，爸爸又要他起來牽風箱了。三狗子不肯起床，啼啼哭哭的央求着讓他再睡一回兒。可是爸爸不依，蠻手兇脚地一把撕住了他的耳朵：

「懶蟲！你起不起來，起不起來！」

是禮拜天，——是禮拜天也不能讓三狗子多睡一回兒啊。

媽媽把糊好的火柴匣子揹着送到火柴廠裏去，回來時卻又帶回一千個。媽媽顯得很愉快地笑着跟三狗子說：

「三狗子，好好的幫媽媽糊，等些日子給你做一件洋布小衫，聽見沒有？」

當晚又一直糊到了三更多。

醒的時候，太陽已經照到街上了。三狗子急急忙忙的起身。爸爸已經出門。媽媽照舊給他五個銅子，便連臉孔也來不及洗，非常慌張的趕往學校去。

在街上走的時候，他並沒有把五個銅子買掉燒餅。他打算把這些銅子也交給張老師做「建塔捐」：「上次自己只捐了五個銅子，跟人家比起來委實是太少。——一途上便在心裏計劃着怎樣去對張老師說，怎樣把這五個銅子也交上去，張老師又會怎樣的當着大家面前稱贊自己……」

這樣想着時，便連肚餓也忘記掉了。

跨進校門口，四下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音。三狗子知道自己今天遲到了。惴惴地先跑到教

室裏去，一瞧教室裏空無一人，才想起今天原來是禮拜一，在做紀念週。他便放下書本，匆忙地跑到紀念廳裏去。脚步跑得太重了，剛踏進紀念廳，大家的臉孔便都回過來瞧他。他本能地垂下漲紅的臉……

這時候，張老師已經瞪着三角眼朝三狗子走過來了。

張老師輕輕地。然而恨聲地罵道：

「髒東西！遲到，連臉孔也沒有洗……嘖，嘖，嘖……」

三狗子悻悻懂懂地站在人叢旁邊，全身燥熱，一顆心猛烈在蹦着，兩條腿怪不馴良地打着顫慄。

許久許久，才聽到前面台上校長先生的報告——

「……這一次……總成績以二年級爲第一，第一名……二年級的王金官個人也是第一，獨捐兩塊，兩塊……不過，個人頂少的也是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的李富貴，只捐了五個銅子，五個銅子……」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現在，」校長先生接着說：「我們叫王金官站到台上來，台上來……他是個人第一，個人第一……」

張老師連忙從人叢中把王金官找出來。王金官昂然地走上台去，站在校長先生的旁邊，微

笑着向台下鞠了一個躬。

立刻從台下爆發出一陣子拍掌聲。

校長先生又說：

「現在，我們要看一看只捐五個銅子的李富貴。……」

剛剛聽見王金官那副得意的態度，三狗子心裏已經十分不舒服；這時候突然聽到校長先生叫到自己的名字，便把熱辣辣的臉孔抬起——噢，那麼多的臉孔，那麼多的眼睛……

「站出來，」一個嚴厲而尖銳的聲擲過來，「你還不站出來，髒東西！」
站出來就站出來……

雷似的掌聲起來，這猛烈的掌聲在小小的紀念廳裏跌撞着，起着回音……中間還夾雜着嚶嚶嘶嘶的小聲……

「癩痢烏龜……」

「不愛學校的髒東西，醜死我們二年級……」

「五個銅子——嘻嘻……」

三狗子瞧見一個水紅結子和一個水綠結子在人堆裏幌，還有王金官的那把白紙扇，聲音便從那邊跳出來，並且零零落落的拍掌聲也還沒有停止……三狗子的身上有點哆嗦，四週的天地都在旋轉……腦袋愈漲愈大……

忽然——哄哄哄……

大家都散了。

就這樣模模糊糊地走到了教室裏。

教室裏的情形比剛才還要壞。當三狗子走進去時，拍掌聲和嘻笑聲如同歡迎新校長上任似的歡迎着他……

並且，張麗娟還尖着嗓子在說話：

「我們這班裏全體第一，個人也是第一……我們這班裏呀，我們大家都……可是，可是癩痢烏龜他倒了我們的霉，他又窮又髒……倒了我們全班的霉，我們都給他醜死了……我們要跟老師請願，我們說我們不要癩痢烏龜這種倒霉傢伙，我們……」

這一次三狗子是連站起來回罵辯解的勇氣也沒有了。

上課了，張老師的來到暫時地救了三狗子的窘。三狗子混身濕着汗，哆嗦着不敢把頭抬起……

然而張老師走上講台還是一開口就提起了「建塔捐：」

「諸位小朋友，建立『親愛精誠塔』的意義，就是叫大家不要忘記愛老師，愛同學，愛學校——愛學校也就是愛我們自己……這一次的『建塔捐，』我們捐的頂多，王金官個人又得到第一，這是我們全班的光榮，——光榮就是有面子……只是，我們這班裏的李富貴只捐了五個

銅子！五個銅子……小朋友，想一想，這個樣子好不好？」

「不好！不好！」

「這個樣子實在不大頂頂好，」張老師板起臉孔來了，「李富貴今天又遲到，又沒有洗臉；又懶又醜又沒有愛校心……小朋友，你們千千萬萬不要學他的樣……」

三狗子的身上又重新騰出一陣汗。肚子也餓得更厲害，彷彿裏面的腸子在打着絞似的。他拉起馬褂前襟想擦一擦汗，忽的銅子響了起來——這才想到自己的口袋裏還有五個銅子，正打算把它取出交給張老師的時候，張老師已經在大聲地喊着自己的名兒了。

三狗子連忙站起身，才知道今天自己被叫到第一個啃書。於是慌急慌忙的把眼睛移到書上，抖震震地拿着書，走到講台旁邊，背着身子，站着……

腦袋還在不住地漲大，書是連一個字也啃不上來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可是腦子裏的字便逃得乾乾淨淨，只有垂直着兩隻手，咽咽的咽着口沫水。

劈拍！——書本子飛在地上了。

「站那兒去！」——張老師尖聲喝道。

便走了過去，在地上檢起書，鼻尖挨着牆壁，站直不動。

全屋子靜靜的。

外面院子裏麻雀爭吵的吱喳聲很清脆地傳進來……

於是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那麼慢慢地，慢慢地嗜下去……

第二個是王大毛，三狗子是知道的。第三個是大頭鬼，三狗子也還知道的。第四個是——三狗子的耳朵裏嗡嗡的發響，腦袋繼續漲大得幾乎充滿整個的教室……身子彷彿緩緩地往上浮動，浮動……前面的牆壁由白的變成黑的，由黑的又變成一條一條的金線，——這些金線就橫橫直直地飛舞起來，飛舞起來……

突然，腦袋沉重地在牆壁上吻了一下。

一睜開眼睛來便聽見——

「……諸位小朋友……想一想……不捐『建塔捐』……嗜不來書……臉孔也不洗……諸位小朋友……」

眼皮又重重的往下沉。整個教室都在急速地旋轉，浮動……眼珠子也隨着發黑……

肚子裏更有力地噉哩咕嚕的叫了一下。突的！——身子連書本一起摔倒在地上，從馬樹口袋裏倒出來的幾個銅子如同活東西似的往旁邊滾開去……

全教室裏的人都哄笑了起來……

註：「白禾」爲晚稻之一種，桿長而易倒，我們那兒把它譬做身長無用的人。

鄉間的故事

……總算把一個篾箕塞滿了。

黃昏已近。太陽沿着遠處的叢林背後沉落下去。蒼茫的暮色悄悄地從山壑間爬出來了。晚風執拗地撫摸着細密的松針，發出嗡嗡的細語。——這時候鳳妞兒站直身子透了一口氣，隨即把竹筴子套進篾箕的鼻紐，拉起小襟來往額角上擦了一下汗。

「噢，菩薩保應……」

今天可真叫她有點兒着慌呢，天知道自己竟會就那麼倚着松樹根子打起瞌睡來的？要不是那般討人厭的小鬼頭，說不定會大大地熟睡了，到這時候也還不會醒過來，——那真是太險了啊！昨夜的記憶還留在她背脊的傷痕上面，現在正像火炙着似的發痛……

過分的疲乏與不可忍受的痛楚在她都是平常的，然而在撫松毛的時候竟倚着松樹根子打瞌睡的事情卻又太不平常了。昨晚暗自傷心到四更，今天早晨朦朧的曙光剛剛溜進茅屋的小窗就按例起身了，在一種失魂落魄的神情中處理着那刻板的繁重而又瑣碎的「家務」；一到下午依然揹着篾箕上山，那來時候的太陽還有三丈高，可是等到給那班小鬼頭吵醒來時，天，山脚下的淺草池邊已經放滿鼓着肚子的牛羣！——趕忙揉揉眼睛拖起竹筴在松樹林裏跑着快步，連透

一口氣的閒暇也沒有，現在總算把一個篾簾塞滿了。

於是她揹起篾簾下山來，沒有一個伙伴，——原先是有的，原先誰不樂意跟鳳妞兒打堆？像金姑，七牛，嫂子，翠蘭姐……——翠蘭姐的媽媽阿興，嬌就時不時的拉住她的手，愛惜而同情地說道：「滿山紅落在水屎堆裏啊，這樣一個討人喜歡的姑娘呢。」然而自從那一次叫人看見了裁縫匠苗三跟她一堆兒滾在桃花塢山凹裏以後，人家都害怕着在她身上沾到什麼壞名聲，避免着親近她。就是以前把自己的女兒跟鳳妞兒打堆作爲體面事的阿興，也馬上改換了以前的眼目，逢人便這樣告訴：「我不許翠蘭跟鳳妞兒在一起了，那害人的爛腐×啊！」——甚至有

的因此就不肯再放自己的姑娘上山撫柴的。

然而鳳妞兒是不能不依舊上山撫柴的。

現在她獨自揹着篾簾穿出松叢來……

突然從一株大楓樹背後跳出一聲尖銳的魯莽的喝聲：

「慢點，老子等你等久咧！」

出現在她眼前的是那個剛才當她打瞌睡時把她的頭髮解散了縛在樹樞枝上的烏皮狗，一個看來只是十三四歲大，而其實卻已經十足有二十歲年紀的牧童隊伍裏的小頭目。這時候他威脅地攔住了她的去路。

她糊緊了自己的臉孔，衝着他說：

「別鬧了，我求求你，烏皮！」

「不行，叫聲『老公』——叫聲『老公』就乖乖的放你走……」

「真的，我要遲了。」

「我也不假呀，」烏皮狗歪了一下眼，「遲了才好，遲了我們個兒倆就在這山凹裏過夜！」

「爛舌頭的，不說好話的……」她的臉孔紅漲了。

可是烏皮狗並不肯就這樣放走了她。

「不放！不叫聲『老公』嗎，那麼告訴我這個，——告訴我你跟苗三咽了幾回覺？你說！」

「你……你放我走……」

她一下子衝了過去。太陽已經下山，暮靄漸漸的濃了，她不能再延誤時間，——立刻她便被烏皮狗攔住了，把她翻倒在山坡上，同時塞滿了松毛的篾箕也被踢下山坡去……

回到家裏已經是上燈的時分了。有着一個尖紅鼻子和一雙三角眼的婆婆，這當兒剛好從廚下灶檯上站起身子，佈滿着橫皺紋的貓兒臉孔給灶門裏的柴火炙得通紅，凸着眼睛彷彿一個失了水的大金魚似的，一聽到鳳姐兒進門的聲音便尖着喉嚨氣虎虎的罵起來：

「好大膽子的爛婊子，白虎精，天帝星，害人貨……噢，我問你，你死到那裏去了？——你說呀，你說！你這個爛婊子，白虎精，天帝星……」

這在婆婆已經是每天的功課，在鳳姐兒自然也是非常平常的忍受了。但爲了躲避一下婆婆的這種烈火鋒，她便默默地退出門口，把篾箕裏的松毛倒到屋邊小空地裏去鋪曬。——這真是天大的運氣：公公跟那個醜癩痢都沒有回家來，因之她今天的篾箕裏的松毛還不到平日子一半多的事情也將不會被發現了。

她深深地高興着自己很平穩地逃過了這一重難關。

天已經完全黑暗下來，夜風微微使人感到幾分涼意……她把松毛鋪好，等不得婆婆停嘴，就立刻回到屋裏，走到廚下去，站在婆婆旁邊用一種和順的畏縮的口脛說道：

「婆婆，我……我來燒……」

婆婆讓了灶槌給她，過間壁去上燈了。

她朝着灶門坐下。習慣地把稻稿或是乾松毛一把一把地往灶門裏送。——每送進去一把，灶門裏的火就烘的猛了一陣……

她知道今天的災難還沒有過去，一顆心開始在胸口不馴良地跳動起來。雖說每一個日子在她都有大小災難的降臨，但她卻沒有法子使自己的不馴良的心平靜下來。灶門裏的火旺盛地燃燒着，發着細小的爆裂的聲音，雜着沒有乾透的松毛的低微的呻吟……另外一種痛楚又侵襲着

她了，那是在山坡上跟烏皮狗掙扎時受了傷的胸膛和乳房，這時候陰陰地作着難以忍耐的劇痛。——她聽見人家說過乳房受傷後十九將生癰毒，自己也親眼見到過患着癰毒症悲慘情景，她害怕得想哭。

然而，間壁婆婆的尖聲罵聲又開始了。

陸陸續續地，婆婆的詬罵聲跳進她耳朵，但馬上便消失了。她不知道婆婆在用着怎樣的字句罵着自己，也無須去知道它，因為這對她是太熟悉了。她望着灶門裏面熊熊的火光，看它慢慢地快要熄滅了，便又送進了一把稻稿或是乾松毛，那火光也便隨着猛了一下。這麼一次，兩次，三次——這也是非常熟悉的；在她記憶中的自己的一生就是坐在這低矮的已經給磨得發光的灶檯上長大，並且現在還繼續着同樣的日子，以及於那遙遠的不可知的將來……

坐灶檯，切菜，挑水，撫柴，挨打和忍受那惡辣的無休止的詬罵與詛咒——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

間壁婆婆的詈罵還在繼續着……

不久，公公和那個醜癩痢回來了。公公是一個懦弱而固執的老頭子，患着長時期的咳嗽病；這時候就連珠炮似的嗆咳着。……而那個作爲鳳姐兒的小丈夫的醜癩痢，一進門便帶着七分鼻音嚷起來：

「飯呀，飯飯飯——飯還還還……」

他結巴地還沒有把話說完整，婆婆已經粗聲粗氣地這樣回答了：

「喂，飯嗎？你去問那個爛婊子，去問她！」

「問問她！」——正對着灶門內的熊熊火光作着種種的玄想的鳳姐兒猛的憶起現在自己的工作，心裏一跳，趕忙把剛剛將送進灶門去的松毛抽了回來。——可是已經可以聞到焦米的氣味了。

於是讓灶門裏面的火熄滅了。她坐着，默默地不作一點聲音，也沒有站起來把柏油燈點上。她知道自己又在災難上加上災難了。對於那即將來臨的無可避免的痛苦感到習慣的恐怖，身子也隨着發起戰慄，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彷彿一下子靈魂離開了軀體……

隔壁婆婆的咒罵聲，因為來到了聽衆，便越發響亮了：

「噢，好大膽子……太陽三四丈高出門，在外頭連羹飯也忘了，在外頭幹什麼事的？又跟那一個野驢子去了？又跟……好大膽子！你這『花腳貓』，『越來越』——你這爛婊子，天帝星，白虎精……」

老頭子厭煩的用枯瘦的拳頭擊着桌子咳嗽起來了。

接着鳳姐兒聽見婆婆又嚴厲地吩咐那喃喃地作着詛咒的醜癩痢：

「去！你問問那爛婊子，下半年在外頭究竟幹些什麼事，下半年！你問問她，去！」醜癩痢果然聽從着母親的嘮叨過廚下來了。在黑暗裏，她看見他的手裏捏着她撫松毛的那

根竹箆桿子，微微蹣跚着走向自己來。

「我我……我我！」

不待她站起身迴避，那竹箆桿子已經重重地落在她的身上，頭上，像一陣子六月天的暴雨，落在她身上簡直不清楚那竹桿的起落，發着一連串的悶濁的聲音。——自然，這在她也是已經慣了的。她並不躲避，反抗，或高聲叫喊甚至嚎哭……在經常的竹桿的暴雨之下，她的肉體早就失掉了她的彈性；她按例的只有咬着牙齒噙着眼淚來忍受，如同忍受其他一切命運所賜與的不幸與損害一樣……

隨着那竹桿的急驟的起落，連續地從她的牙縫裏迸出來的是——

「噁啞——噁啞——噁啞……」

但是這聲音也很低沉，她不敢且也不願再高聲一點。

最後的幾下按例是特別來得沉重有力的，她也便有着預感似的將牙關得更緊些。等到醜態病覺到自己的手微酸起來，同時認為對於做一個小丈夫的權威已經使足了的時侯，方倖倖地丟下竹桿離開了她，一壁含糊不清地帶着重重的鼻音嘟囔着。

撫摸着自己的頭上的新起的紅腫，她幽幽地哭將起來……

於是，從兒子對於她的懲罰感到了滿足的婆婆過來了。

「怎麼？——噢，飯又焦了……飯？」

婆婆在灶背上面的柏油燈燃上了。——在昏黃的燈光之下，婆婆的一張貓兒臉顯得更加可怕些，泛着不可遏止的憤怒與憎恨。她那凸出的金魚似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坐在灶檯上抱頭嗚咽的「天帶星，」一隻傷了腦冠的肥鵝似的蹣跚過去，不聲不響的伸出手猛地撕住了她的耳朵。

「你哭？」婆婆氣虎虎地叫了，「你這千金小姐呀，千金小姐……你煮的飯，你的魂給狗吃掉不是？你的魂！」

隨着是腦袋重重地撞着灶角的聲音以及被勒死似的尖聲慘叫……

「你叫，你叫！——你叫！」

這樣的舉動要等到自己的手上發現了血跡，婆婆才肯狠狠地把耳朵放開手。可是彷彿與綴還沒有盡似的，現在是要阻止她的嗚咽：

「不許哭，不許你哭！」

真的——她把聲音吞下去，不哭了。

在吃晚餐的時候醜獺聞出了焦米氣，好像這才給他發現到，他生氣了。——他突然地把一個粗碗的飯碗往地下一擲，一雙拳頭跳蝦似的擊着桌子，同時扁得可笑的嘴邊便冒出一層白白的沫水。

「我我……我！」

拳頭擊得太重了，擺在桌子上的盞油燈被震動得發跳，燈光也隨着幌蕩……從他嘴唇邊冒出的沫水就放肆地飛濺到面前的菜碗菜盤裏去……這無當的盛烈的火氣把他的腐爛的豬肝一般的臉轉得更紫了，拙笨地重重覆覆地罵着那同一的一句話，如同他有生以來就只學會了這唯一的一句話似的。

老頭子僵僵着身子，把菜碗菜盤稍稍移得遠一點，嘆着氣說道：

「唉，灶皇菩薩的耳朵不聾也要聾啊……」

婆婆從地上撿起那個碎成三片的破碗——她把這破碎的碗片拿到廚下來，在鳳姐兒的面前放下，平聲靜氣地說道：

「你看看，你……」——突然聲音激高起來，「扣下你這頓晚飯，吃一粒就撕碎你的嘴！」

這也是她所熟悉的。

於是她默默地坐着，等着收拾碗筷……

婆婆的一張嘴巴就沒有停止過一刻，重覆着一遍一遍的咒罵。飯後，婆婆便過廚下來，坐在她旁邊，睜着她在鍋子裏洗碗洗筷——防她暗地裏偷吃剩餘的殘菜冷飯。

外面有月亮，月光從屋頂的茅草的隙縫裏漏瀉進來……打小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茅屋

旁邊的那塊大大的空地上集有一羣小孩子，正嚷得起勁。——這羣小孩子每晚都像趕夜市般的躍到這空地基來，玩着各色各樣的把戲。

這時候他們正在唱着：

嚶唷，有錢討個老婆大，

嚶錢討個老婆平腰抱陸；

癩痢鬼子呀，討個老婆，

討個老婆給人把夜過，嚶唷……

這個小調也是極熟悉的了，但在今天卻又變成了婆婆嘍叨的題目，在這上頭發起無休止的嚶嚶來……一直待鳳姐兒把碗筷鍋子收拾乾淨，而老頭子也在隔壁吩咐了：

「省省油省省燈心啊，咳……」

婆婆的嘴巴還不肯休息。便在婆婆的嘍叨咒罵聲裏，鳳姐兒默默地過自己的「新房」去，後面影子似的跟着那個癩痢男人，——就是自從那回桃花塢給人撞見跟裁縫苗三兩個兒抱着在山凹裏打滾之後，婆婆立刻打發他們一對小夫妻成了親。鳳姐兒今年只有十七歲，人卻在過分的飢餓跟無間斷的打罵咒詛之下長得像二十來歲的成熟的姑娘了。當時婆婆的大姆指威脅地搖幌在老頭子的面前，彷彿要撕他的本來就稀疏得可憐的鬍子似的怨埋道：

「真是，『十三娘，十四爹，』——十三歲就要做娘了，你卻要讓她在外頭敗名聲，你這

老骨頭，老不死的！」

成親以後的鳳姐兒並沒有得到婆婆的好待，挨打和忍受咒罵的事情依然沒有一天離開她，從別人身上看來的做新娘的樂處自己一點也沒有享受到，——坐轎，穿鮮豔的彩紅的嫁娘衣……這些似乎都與她無份。就只是讓那麼一個可憎的醜鬼睡到自己的身邊來，天天晚上聞他那股難耐的腐膿的臭氣味……

今天她被極度的疲倦與全身的酸痛所征服了，躺上床，她唏噓起來，……癩痢醜鬼在照例的一陣胡罵之後，立刻就發出高亢的鼾聲，並且越呼越高，好像喉嚨間有着一塊濃痰在那兒頑強地打滾……

她重新無意義地坐起上身，兀自發着楞。

在昏暗的淒澹的柏油燈光下，她瞧瞧那醜癩痢的厭人的臉孔。他那如同窩着無數大小的螺螄似的頭上，簇出幾根稀疏的黃色的頭毛，……一雙微微紅癢了的眼睛縱使在打鼾的時候也一半張開着，並且不住的翕動着，……鼻子怪倔強地吊了上去，兩片厚厚的赭色的嘴唇無力地讓那一排薰黑的牙齒毫無顧忌地顯露在外面。——一陣恐怖襲上她的心，便急忙熄掉油燈，躺下身來。她不敢去碰一下那可怕的男人的身子，畏縮地把自己蹙縮在一邊，喃喃着：

「這妖怪……這男人……他……」

忽然那妖怪翻了一個身，伸過了一隻腿一下子壓在她的小肚子上。她彷彿給魔鬼抓了一把

似的，任性地憤恨地把他的腿猛的移了開去……

他在半清醒夢囈的狀態中帶着哭聲罵起來了：

「我我……我」

一雙脚便胡亂地暴躁地踹踢着……

這聲音被隔壁的婆婆聽到了，於是她用拳頭擊着床板，咆哮着罵道：

「爛婊子，你又折磨他……你這不得好死的，千刀萬刮！你……你這沒爹沒娘教訓的爛婊子，你又折磨他……他是你的什麼人？他是你的男人唛！你聽了那一個野驢子的話了，你折磨他……你要我起來宰死你這爛婊子，天帚星，白虎精……」

鳳姐兒把自己的身子蹣縮得更緊些，等候着腳後的男人的鼾聲再起……

隨後，他又千百遍地想到了自己爲什麼竟會沒有娘也沒有爹的這件事情了。她只聽見阿興噹說，自己是被爹娘「掛籃」掛出來的。——是冬天，身上連棉襖也沒有，一件，籃子也是破舊不堪的，掛在屋後山的小樟樹上，滿身給凍得通紅，嚶嚶地如同一個垂死的小貓似的哭着……誰都不願意收領。後來給現在這個婆婆知道了，於是被抱了來，在人所不注意裏長大了，人家只要一提到她便都會半惋惜地說：「一個像樣的女孩子呢，是命啊，冬天沒有棉襖也凍不死，命窮怨不到閻王……」——是的，這是命，她相信着這個。

「命——噢，命啊……」

她又幽幽地哭將起來……

第二天。婆婆等到太陽上來還不見鳳妞兒汲水回家。這不平常的事情使她不能自制了，於是她懷着不可遏止的氣憤趕到村坊下首去。——這時候，鳳妞兒已經被人從門前塘裏打撈上來了。阿與嬸和女兒翠蘭也都在場。

「一個十七歲的人投塘，」阿與嬸攤手割腳地逢人告訴着：「我聽也沒有聽見過，聽也……沒有娘，十七歲的人便知道投塘了，真是天翻地覆了，天下變了，真是……」

婆婆趕到了，她看見鳳妞兒滿身濕漉漉的站在塘岸上哆嗦着啜泣。爲了使自己的做婆婆的權威更加確立起見，她便伸手一把撕住鳳妞兒的耳朵，牽着她的身子往池塘裏送去，罵道：

「你投塘，你尋死——好，你再死來給我看看，再死來……」

許多圍觀的人都輕快地拍拍手笑出聲來……

當天晚上，空地基上的小孩子就唱出新的小調——

俏姐兒來年十七，唸唷，

嫁個癩痢鬼子沒管束；

偷漢呀，偷到裁縫哥，

唸唷，投塘投得濕漉漉……

找尋道路的人

……沒有錶，連鬧鐘也沒有一個，不知道這會是什麼時候了。本來是整天都沉在騷擾與喧鬧中的宿舍，現在正寂靜得很。窗帘上暗陰陰的，太陽光也沒有浸染到那上面，想來離起身的時刻一定還早着……

可是外面有人在輕輕地叩着房門。

我含含糊糊地問道：「誰啊？」

「黃先生，」回答的是那個麻臉伙計的澀澀的聲音——「有一位客人找您！」

我慵懶地掙起上半身，揉揉還沒有十分清醒的眼睛。眼皮彷彿很沉重，張開它時有一種澀澀的感覺——是啊！每晚每晚貓頭鷹一般的做着夜工作，佝偻着身子伏在校對室的長桌子上，擎着一根紅墨筆單調地無休止地校着那一個個細小的螞蟻蟲一樣的五號字，非到窗外朦朦朧朧地瀉進曙光來不能回宿舍。第二天，照例總是中飯當早餐，要到太陽打天心時才能够起床……所以對於這位大清早的來客，心裏微微地被撩起一陣憎惡，皺着眉心問——我知道這時候自己的聲音也一定是很難聽的：

「有名片嗎？——姓什麼的？嗯，這種時候……」

「名片是沒有，」伙計用一種不愉快的腔調回答：「說是姓嚴的……」

姓嚴的？——一個還沒有褪色的記憶在我的心裏猛地撞了一下，馬上，我全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聲音也變成了顫慄……

但還強自鎮靜的接着這樣問：

「一個怎麼樣的人？——比方說，個子高的還是……」

「是的，個子高高的……來得很早……我告訴他我們這兒早上不見客，先生們都還沒有起床，叫他下午再來……他說不要緊，一定要我來通報您……」

來不及等他嘮叨完畢，我已經披上衣服，下了床，一壁拏起一個木頭梳子對着鏡子梳着亂蓬蓬的頭髮：一壁向他揮揮手，叫他把那客人請進來。

推進門，跟在伙計後面的——是的，是他……

「俊文，」我緊緊地握住來客的手，震抖着聲音，「我知道是你的……我……我……」

他穿着一件破舊的短得還遮不住膝蓋的黃色大衣。在細長的額子上，一個瘦削的發青的臉孔彷彿是被裁上去似的頂在那裏。看那長而亂的頭髮以及浮在他臉上那一層灰敗的顏色，會叫人疑心這是一個剛剛從長期監禁的牢獄裏出來的犯人。他那一雙作爲他的特點的銳利的眼睛，這時候被蒙着很多條血絲；並且彷彿不敢正眼對人似的，一碰到我的眼線，就很快地移開去……

我注視着他，心口麻麻的不知道應該對他說什麼話才好。在經過一段難堪的靜默後，我重覆着又叫了一聲他的名字。

他頹然地被悲傷所融解了似的躺在我床前的一張鬆了籐條的躺椅上，呼出一口鬱積着的長氣來。

我也坐回自己的床沿，默默地注視着他。彼此沒有言語，隱隱地可以聽見心的跳動——最後我問道：

「剛從家裏出來嗎？」

他仰起那雙無神采的眼睛——「你是問那一個家？」

我怔了怔，囁嚅地避掉他那使我戰慄的眼光，「你不是從學院胡同來嗎？」

他搖搖頭，一匹受了傷的山狼似的，嘆了一口沉長的無可奈何的氣，他的胸部隨着起伏了一下。想說話，似乎不願說出口，便用以遮掩一般的舉起手甩着頭髮，一些灰白色的頭皮隨着落下來。

「你是從老家回來的嗎？」我接着問。

他默默地不言語，臉孔痛苦地痙攣了一下，然後沉着聲音喃喃道：「是的……從老家……那可咒詛的枯骨堆裏……剛下火車……還沒有到學院胡同去……還沒有……」

「行李呢？……你這副樣子……」

經我這樣一問，他脫開大衣扣子，伸手到那裏去摸索了一會，掏出一個小布包。他解開它。那包在外面的原來是一塊毛巾，被煤灰漬成暗色。裏面是一本詩集，一個牙刷，幾張銅子票，還有一塊樺木畫片——他把這個遞給我：

「這個給你，你擎着。榆關買來的……算是我這一次出關進關的紀念，你擎着……」

接過樺木畫片，我細看着那上面刻着的萬里長城圖。這時伙計提着茶壺進來沖了開水。我端一杯到他面前。他好像沒有理會，重新包好毛巾，塞回大衣袋去。他的一雙眼睛定定地瞪在地下，一會兒，又復仰身躺了回去。

繼續着是一陣使人感到壓迫的沉默……

窗帘上的暗影漸漸地淡下去，屋子裏隨着增加了光亮。對面旅館的樓上（我們的宿舍是租的一個下等旅館的樓下半列房子，）那個患着第三期的肺病的年青女人又在開始劇烈的咳嗽，聲音聽來使人害怕；同時還雜着她同住的那陷在長期失業漩渦中的矮小男子的粗暴的喝罵。通到我們宿舍的樓上去的樓梯上，現在也給一些零落的脚步踩得蓬蓬震響……

我衝動地顫慄着喉音跟他這樣說了：

「我欣幸於你的回來……我知道你要回來的，不過想不到這樣快……你這樣的人不會在那個地方，即使你回到這裏來生活將更加潦倒……不過……你……」

「是的，」他接口道：「生活將更加潦倒——是不是你瞧我要倒斃在馬路旁邊做餓屍！」

被他這樣的話所窘住，我苦笑着。倏然地，我感覺自己變得意思想不到地軟弱了。他見我不言語，卻哼了一下鼻子，沙啞着嗓子笑了起來，——這聲音震着早晨的空氣，彷彿連房子都哆嗦着一般。

隨後。他站直身子，抓住我的手，說道：

「我走了，仍舊到學院胡同親戚家去！」——說着便往外走。我也就默默地跟着他，一直到旅館門口。他一回頭，就很快地從馬路邊走去，跨着急遽的堅定的脚步……

我惘惘然的回到房子裏，依舊躺上床。我好像被一個至親的人突然地扔下來的小孩子，孤寂寞融着我的心。我仰視着那給水漬弄得斑駁了的棧頂。那上面已經有好幾個破綻，有的糊補着舊報紙，有的卻等着耗子跑過時漏土的機會。在房子的犄角裏，從棧頂連着紙壁，滿蒙着破破爛爛的灰蜘蛛的網縷，隨着樓上的脚步聲一一下下的盪動着——我的一顆沉重的心又復給那殘酷的回憶攪亂了。

半月以前，在一個秋天的黃昏裏，提着一隻漆布的小木箱，他在前面走着……踏着馬路邊的枯落的槐葉，唼唼地，我跟在後面，胸口浮幌着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往前走着，……刮着風，捲起滿天的黃沙黃土。我們都默不作聲地邁着步，懷着無限的悽愴，相同這時候是在赴往刑場——一個是受刑的人，一個呢，便是解送者……刑場就在眼前那不遠的地方……

車站的熙攘把我們驚醒過來。從人叢中擠進了月台。陰沉的天，象徵着不幸人的心，彼此

沉在靜默中。

時間還早。月台上充塞着擾攘的人聲。我們站在車門下，緊緊地握住微作哆嗦的手。他把一雙狂着熱深的眼睛眺着遠方，低沉着聲音一個一個字地說——「我……太……沒……有……用……了！」於是他不勝痛苦地垂下了臉，微微唏噓起來。

「你這是……你至少可以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良心，」他措了一下眼眶，「是的，他們不會在我身上得到滿足的——我能生活在那野獸口中的腐屍上面嗎？我能……」

「我明白。」我酸着鼻子這樣答口。

「但是我要去看看……雖說我這也不過是被逼着跳高牆……」

「我也明白。」

「只要生命還在我自己的掌握裏，我將很快的就出來……有進虎口的勇氣，也應有出虎口的勇氣……」

現在他「出虎口」來了。我覺得自己這一會還有很多很多的話要跟他說，而且也極想知道一點他這次「出虎口」的究竟。我預料他最近就會到報館裏來。但是幾天過去了，他並沒有來過我這裏。我默默地計算着日子，每每想到：

「他在那樣的一個『家』裏，一天又一天的……」

那樣的一個「家？」他能够在那裏生活下去嗎，把自己當做活屍，整天在吃飽了糖糰或是小米稀飯後就躺在床上，一天又一天的！我知道，他的過分固執的性格一定不能允許自己的，一定不能允許的！——在工作後將極度疲倦了的身子擲在床上，我便想到他現在大概是在耐着痛苦作咒詛，更或許……

於是，我覺得非去看他一次不可了。

第二天，我在午後上學院胡同找他去。我叩了叩那小雜院的黑色大門上的門環，許久沒有聽見裏面接應。我又更有力地叩着，並且喊着他的名字……

「——誰呀？」

開門的是一個住在同院的老頭子，我對他說明了找什麼人。他猶豫了一下，然後對跟在後面的一個十歲上下的小孩子撈撈嘴：「找你姊夫！」——便自個兒走開去了。

那小孩子滿臉不高興的咕嘟道：

「他在打人……他要發瘋了！」

當我一跨進大門時，我就聽見一陣女人的嗚咽和小孩子的嘶噪聲。我又喊了喊他的名字。立刻，那扇破了裱紙的門被很粗蠻地踢開了，嚴俊文的一張青瘦臉探了出來。他向我點了一下頭，招招手叫我進去。

在以前，雖然跟他很接近，但也極少去他家的，爲了不方便。這當兒我也很躊躇，我有意要叫他出來。可是他板着脸譴責似的問：「幹嗎不進來？」我就只好跟進去了。

裏面很黑暗，很狹小。一個土坑跟一張板床就佔去三分之一的地方。這時他女人坐在坑沿，把上半身撲在坑邊的一隻大木箱上擗泣着。那四歲的男孩子呢，就蹲在娘的腳下，滿臉淚痕，震蕩着喉嚨嗥叫得聲音已經發啞了。而在坑對面的板床上，卻任憑一個不滿週歲的小嬰兒赤着半個身子在啼哭着舞動一雙小腳……

我坐在靠窗的一張小桌子邊的木椅上，拙笨地重覆着說：

「幹嗎這樣呢……這樣……」

他在那塊不够轉動身子的空隙地踱着步，沉重臉孔不給我回答。在踱了幾個來回之後。突然地對小孩子吼道：

「你還哭？你！」

孩子在一怔之後，嗥叫得更加響了。

彷彿是忍無可忍地，他女人仰過臉來連音帶哭的氣虎虎地說：「小林礙着你什麼……什麼了嗎？你要這樣……你幹嗎不把我們……娘兒倆……都殺，殺，殺……」她又更傷心地哭了起來。

「俊文，」我哆嗦着聲音勸告他，「你要忍忍你的性才好……」

「黃先生，」女人仰起臉來對我說話了，「你不知道他……他真恨不得把我們……我們娘兒倆……都，都，都……」

他跑到她面前獸性地威嚇道：

「是的，我要那樣幹！你瞧着——我要幹的！」

我站起身把他拉過來，對他說：「你說這些話……你……」

「我說這些話，」他憤恨地咬咬牙，「我就是這要這樣幹——」
「你……」

女人劇烈地抽搐着肩膀，回嘴道：

「你揍我……我好了，好了……我反正不會活得久的，久的……」

「我揍你就算完事嗎？哼！我現在住在你家裏你就要逼我，你瞧我……」

突然地一個悍潑的然而顫慄的音響從隔壁發出：

「你這是什麼話！你在朋友面前說這樣的話！我跟你評評看：你自己的老家在關外，你叔父又給找好差事等着你，你不去……要在這兒揍這個打那個的使性子！……英芬得罪你什麼來？你要這副樣子？好好壞壞總是你自己的女人嘎！……」

我聽得出這是他岳母的聲音。在以前，她是很愛他的，俊文也常常對我談起。因為她自己的家境不很好，沒有男人，靠着一個在小機關裏當事務員的大兒子養活一家人，所以對於俊文

的不肯回關外去的事情十分不滿意。尤其是儂文近來對女人孩子的任性，對她老人家的不恭順，曾經在有一次我去找儂文時他不在的機會跟我發過許多牢騷。更何況這一次的到了關外不將妻子帶去享受較好的生活，反而狠狠地又復進關來……

對於岳母的譴責，他壓住氣不回答。但當岳母一住口時，他又把一些粗野的過分的咒罵無節制地拋往女人去……

這樣持續到一個很長的時候，女人的啜泣還沒有停止。他站到我面前來沉着嗓子問：「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嗎？」

「沒有話，」我回答：「我就是來看看……」

「那麼，你還是早點走吧！」

他把我從椅子上拉起。送到大門口。要分手的時候，我對他很鄭重的說道：

「你不應該這樣對待她……你要知道她終究是一個女人。」

「是的，」他也同意地點了一下頭，「我明白她，她跟我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不過我不能再受她的氣？她要冷言冷語的，我就熬不住……她有時候也能了解我，她自己也不願意回關外去；不過她怪我太沒有能耐……雖說是她自己的娘家，實際上她也是寄人籬下！她不舒服，她不够味兒，我那裏會不知道？但是她要對我冷言冷語可不答應……」

「你自己也要忍點性子，不要太折磨她……」

這樣悻悻地別了他，走出胡同口時，迎面一陣風捲着塵土颳過來。我舉起袖子把嘴蒙住了，惘然地跨着步。回到報館宿舍裏，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比鄰的黑色的瓦背，沉悶的黃色的天幕，心裏重覆着這麼個念頭：

「生活的壓迫，生活的壓迫……」

三天後我去找他，落了個空。我留下一個字條，叫他來報館談談；因為我被羈於職務，很少離開宿舍。等到一禮拜，不見他來。於是在一個颳着初冬的砭骨的西風的下午，我又到了他的「家。」這次所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已經在兩天前到唐山去了。

這很出我意外：

「他去唐山了，也沒有通知我……」

我惆悵地失望地回到宿舍。心想他既然到唐山去了，那麼一定是已經有了噉飯處了吧？這在我應該是一個好消息呢。

由於這個好消息，使我心頭輕鬆了許多，給他暗自祝福着。

於是我就靜着心等他的來信……

日子被涼冽的冬風迅速地送過去；爲了失望，我的期待他來信的心也漸漸地淡下去。然而大概在半月之後，他來了。那天，我剛剛起身，他很習熟地逕跑進我房子，依然是那麼一件不合身材的黃色大衣，那麼一張青瘦的病血似的臉孔……

第一句我就問：

「這幾天你到唐山去過不是？」

「是的……還在天津待過。」他冷冷地回答。

「到唐山是不是……」

「是的——不過不成功，因為那小學校裏已請來了代理人。」

「到天津呢？」

「天津我的小姨夫在國貨檢驗局裏當密碼室主任，我去找他，談不上幾句，就鬧起了嘴……他諷刺我，跟我岳母一樣的女人見識，問我氣節要緊還是吃飯問題要緊？這樣的一個禽獸……」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冷極了，彷彿所談的是一個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一樣。他躺在那藤椅上，疲憊地闔着眼睛，臉孔陰沉得像黃梅雨節的天。

「你現在需要沉着一點……」

「沉着，是的，」嗆咳着仰了仰身子，「生命在我似乎已經成爲多餘的了，一個男子漢，受了高等教育，不能養活妻子，也不能養活自己……然而我仍舊要寶貴它……」

「我餓意思是叫你耐性一點……」

「噢，還是這意思！你怕我真的會把她殺掉，也把自己殺掉嗎？或許會有那麼一個時候……」

「不過，現在，我要留着我的生命，我知道留着它還有用處……」

「你對她總應該少任性點。」

「這個麼？」他垂下臉說：「剛剛我又在她身上發洩了我的憤恨……我下手得很重，她說不定會受傷的……」

隨後又搖搖頭，偶一抬起，我看清楚他眼眶裏含有幾乎要溢出來的眼淚了。

這一次他在我房裏默坐得很久。他在我書架上抽下一書杜思退夫斯基的罪與罰，跟我討論拉思科思涅珂夫的人道主義。並且對於報紙上所競載着的救濟失業運動發了極惡毒的諷刺與議論，又扯雜地談了一些不相干的新聞與消息……

最後，由於宿舍對面那患肺病的年青女人的可怕的咳嗽，他笑着說：

「像她那樣的人都還執拗地生活着，我爲什麼要對生命起懷疑呢？」

把他送出宿舍門，看他匆匆地走遠了，我獨自喃喃着：

「一隻深山裏的野獸，當牠尋找不到食物的時候，牠不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險跑出山林來嚙人嗎？一個人，一旦到了無路可走的盡頭，他將怎樣呢？」

我自己就時常自喻爲牢籠中的野獸，把這下等監獄一般的宿舍比作狹的籠，自信着有破牢籠重返山林的時節。然而我是多麼的軟弱啊，這樣縮頭縮尾的蹲伏着，在極度呆板的寂寞的情狀中過過日子，一天又一天的……

一個雪天的晚上。白絮一般的雪朵在死寂的昏澹的空氣中滑下來。街道上已經積得很深厚，白色的，又平滑，又柔軟。我正從自己的宿舍裏出來，橫過街道到報館裏去工作時，一個高個子的人抬着包裹，偻着身子冒雪匆匆地跑進宿舍去。我站住回頭顧盼，看見他慌慌張張地跑向我房間。我隨即反身跟回去。他正爲了我的房門已經上鎖了而回頭來。在黑暗中我們打了個照面。——是他，嚴俊文！我抓住他的手，開了鎖，走進房門。他放下包裹，從頭上取下一個絨線帽，拍去雪朵。

他的臉色很難看，高凸的顴骨發着青光。然而一對近來顯得很陰沉的眼睛卻燃燒着濃烈的火焰，從那上面使人看出憤恨，悲傷，倔強與堅定……

我問他那包裹裏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的行李。」他簡短地答，戴回他的絨線帽。

「怎麼——你的行李……」

「我的行李……今天晚上我要離開北平，離開這地方……」

「離開北平，」我驚奇地叫了起來，「你？你到那兒去……有一定的位置了嗎？」

「位置，什麼位置？」

「我說的是職業……」

「噢，你以爲我找到了職業了嗎？……你想得不錯，你一定以爲沒有職業我是離不開北平

的……可是我不需要什麼職業不職業……我明白職業問題不是個人問題，以前我是錯了……」
「你應該說得更清楚點——」我走近他一步。

「還不够清楚嗎？我現在覺悟到已經是使自己的生命發生力量的時候了！我的生命……我守着氣節，然而這社會所給我的只是屈辱，飢餓和諷刺……我的那個寄生在狼嘴裏的腐肉上面的叔父提醒了我……他說：『你要守氣節，你只能使妻子使自己餓死；此外你還有什麼路可走呢？』……是的，我應該還有路可走的，現在就是我走路的時候……」

這時，計把燃着火的煤爐重新端進來。他便靠近爐子去烘着手，臉上浮起一層慘苦的微笑。

我懵懵然問道：

「你到那兒去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且去看……走去……」他搓着雙手，停停又堅定地充滿着自信地補充着說：

「不過我相信我將走一條更好的路！」

他又坐向那藤椅，靜默着不言語。我也心口空空洞洞的，像在做夢：胸中有滿懷的話，可是一句也說不出來。空氣變成沉重而窒息，可以聽見外面雪腳互踩着的瑟瑟聲……
難堪的靜默繼續着。

突然，他從藤椅上擡起身子，跑近我粗莽地一把捏住我的手，捏得很緊，並且哆嗦得很利害。

「我走了。」——聲音是迸出來的。

他跨出房門，快步下樓。我跟在他後面。我已經忘記了所以然，好像只有這樣追蹤着他才是我應該做的事情。出旅館大門，外面飛着雪，輕悄的，綿軟的雪浪無休止地飄落向這被葬埋在黑暗中的大地。我蹈着他的印在雪地上的腳跡。向前走着，突然，他回過頭來，緊握了一下我的手，又隨即撒開了：

「再會——我走了！」

「你女人知道嗎？」我發急地問。

「不知道。」他已經轉過身去，跨起步來。

「那怎麼……那怎麼……」

迅速地，綿綿的雪浪吞沒了他的背影。在昏黃的路燈光下，在濃密的雪片下，我沿着他的腳足再走了幾步，又復軟弱地站住了。一陣不可遏止的憤怒擒住了我，我的身子顫慄得利害，緊握着拳頭，彷彿面前站着一個惡魔，我將揮拳擊去……

漸漸地，兩顆熱辣辣的眼淚墮下我的雙頰。

暮

一

黃昏時候，從國民小學裏放學回家來，連蹦帶跳的踏進大門，一邊在頸頸子上脫書包，一邊就尖起嗓子叫道：

「姥姥——」

這是爸爸的吩咐，要我回家時先給姥姥請個安。每天這樣做，可是這會沒有聽見姥姥的答應。心想姥姥一定又跟那個三角臉吃長齋的魏大婆婆在樓上觀世音菩薩前面唸經了，於是來不及放下書包，便跳到廚房裏去。在廚房裏我發現了媽媽坐在短腳竈檯上，青着高高的顴骨，她那象徵着短促和苦難的生命的微微翹起的嘴唇，不住的顫動着，長睫毛在她面頰上投下濃濃的黯影——媽媽在流着眼淚！

暮影水一般從粗木格子的窗口裏爬進來，本來就陽光不足的廚房，這時顯得更加黑暗些。鍋子蓋的沿上冒着縷縷的白氣，而且喘喘地發着細小的聲音。

媽媽那憂鬱的眼淚和憂鬱的眼光強烈地浸入我的心，我默默地站着，身子有點哆嗦。半晌，媽媽拉過我輕輕地撫摸着我的頭，我的臉，對我顫聲說道：

暮

「聽媽的話，馨馨，媽不好，媽叫你姥姥生氣了，你去疼疼姥姥——馨馨是聽媽的話的！」這樣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時常有的。於是我就照例的懷着惴惴不安的心，走到姥姥房裏去。姥姥坐在床沿上，一隻手捏弄着一個乾癟了的佛手橘。我侷促地站在姥姥那張綳得像熟透了的南瓜一般的臉孔前。在這種時候，暴戾的姥姥是連對一個無知的小孩子也不肯把她緊綳着的臉孔稍稍放鬆的。我站着，受着一種比在學校裏喘不出書被罰跪在「大成至聖孔夫子」的牌位前還要難受萬倍的懲罰。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走開呢，還是繼續站着受罪？這結果是使得我全身發着燥熱，兩隻手心裏滲出多量的汗，腦袋漲暈得幾乎要昏倒過去。

吃晚餐時，我悶悶的坐在小桌子上，心裏倒羨慕起那被爸爸關在學校裏面的哥哥來了。

到了睡眠的時候，昏黃的柏油燈光鬼火一般的照映着，燈台上的芯草結着紅紅的大朵的燈花。媽媽先讓我躺進印花布棉被裏去，她自己卻湊近燈光縫補着什麼。她吩咐我快點入睡，明天早上學，省得挨爸爸的罵……可是我睡不着。我從藍色粗麻布的帳子裏望着媽媽那張瘦削的臉，高高的額角下那兩個隆起的顴骨，那一雙微微有些兒發紅的眼睛。

媽媽不上床，我是睡不着的。

我不耐煩地轉側着。但又提防給媽媽聽見，翻身時候竭力使之沒有聲音，小心到了極點。但是不行啊，媽媽已經在低聲喚我的名字。我知道如果答應了，媽媽一定要半譴責地說：「你這孩子——哎，幹嗎不肯睡啊！」我害怕媽媽這聲長長的嘆息，便假裝睡着了。

媽媽舉起拳頭來頻頻地在敲自己的眉心，——爲什麼不睡呢？我真要哭出來了。

床頂上，成羣的耗子們在開運動會，蹣跚——蹣跚地跑得非常起勁。我禁不住要嗽出聲來，耗子這種大膽行爲使我很生氣。但媽媽深沉的嘆息把我快躍上喉頭來的聲音壓制了下去，只在心裏彷彿對耗子報復似的想着：

「要是這會那大花貓來了多好……」

大花貓沒有來，媽媽卻上床來了。

帳子還沒有被掀起，我連忙把眼皮闔得緊緊的，把臉別過床裏壁去。我時常這樣騙我的媽媽的。媽媽呢，她相信了，便特別小心地把脫衣服搬棉被的動作放得輕些，怕驚動了我。我懂得媽媽這樣做是爲了愛我。我真想一翻身坐起來，抱住媽媽的頸子親親媽媽那翹得有趣的嘴，說：「媽媽，我愛你！」

然而媽媽幽幽地哭了起來……

這也是常有的事情！媽媽這人真叫奇怪啊，跟姥姥生了氣也哭，跟爸爸生了氣也哭，甚至跟哥哥跟我生了氣也會哭——媽媽時常吩咐我不要儘啼哭，但她自己這樣大的年紀還愛哭呢。

媽媽坐着，一張臉被埋手掌裏，抽搐着肩膀哭着。聲音起初是很低的，後來卻高起來了，逗得我的鼻子也酸了起來。我不給媽媽知道，使用牙齒緊緊地咬着棉被，讓滂沱的眼淚儘

情地淌着，可以聽得自己的眼淚的得——的得地滴落在草蓆上的聲響。

一會兒，碰撞房門的巨大聲響，驚醒了我，姥姥在房門外咆哮着，粗啞的嗓子像吹着破舊的洋號：

「……你倒對兒子哭了，你倒哭給兒子聽了……開開房門，我不能饒過你的，我不能受你的氣……你這是爬到我頭上來屙屎了，你這是膽大包天……什麼，你敢回嘴？你敢……我是你的婆，我要教訓你！我十七歲來吃姓王的飯，那沒用的男人（註）害了我一世，沒有一個親生的兒……我做了五六十年姓王的老奴才，我對得起姓王的祖宗……開開門，讓我打爛你那張嘴，快開開房門……你倒哭給兒子聽了，稀罕你有兒子了……」

接着又是一陣巨大的撞門聲……

媽媽哭着，聲音轉高。我也便一翻身坐了起來，發着抖，牽緊媽媽的胳膊，不讓她下床去。我害怕姥姥會打壞媽媽的，我愛媽媽。

媽媽揮揮眼淚柔聲地吩咐道：

「磬磬，你躺下去，睡着……姥姥不會打媽媽，你放手——磬磬是聽媽的話的！」

我不肯放，抓得更緊，也哭着了。

家裏人太少了：爸爸在國民小學裏，哥哥陪着爸爸……長工跟桂媽又不敢起來勸姥姥……能在姥姥面前說話的，只有鄰家三嬸嬸，這時候趕來了，正在苦苦地勸着姥姥。

於是，媽媽重新點起了油燈。油燈光顯得更加黯淡了，並且不住的顫動着，裂着燈花。媽媽哆嗦下床，我也跟着推開棉被。我要幫着媽媽打姥姥，我恨姥姥。媽媽要去開房門了，我死命的拉着媽媽的後襟，邊哭邊踩着腳。

可是媽媽終於把房門開開了。

燈光太暗了，我看不清楚姥姥臉上的肌肉繃得有多麼緊。姥姥手裏擎着一根粗粗的黑漆拐杖，還會便朝着媽媽敲過來……媽媽沒有逃——媽媽真傻啊，她站在姥姥面前，一雙手捧着自己的腦袋，任憑姥姥的拐杖不間斷地在她頭上發出大大的響聲，彷彿她是一個木魚，姥姥是敲慣木魚的。

一邊媽媽卻連連地告着饒：

「姥姥我錯了……姥姥我錯了……」

鄰家三嬸嬸和桂媽奪住了姥姥手裏的拐杖，姥姥卻像一隻瘋狂了的母狗一樣，無廉恥無節制地罵着，又一把揪住了媽媽的頭髮；媽媽的頭髮散了，長長的柔軟的頭髮披散在兩肩上。隨着姥姥的拉扯，媽媽的腦袋就一個撞鐘似的跟送了過去；身子可憐地彎曲着，嘴裏還是不住地顫聲地告着饒。

在旁邊，我嘶嘶啼哭着，用力地踩着腳。

我想我這樣做可以叫姥姥住手。我給姥姥這種兇狠的模樣驚嚇得混身發抖了，雖然姥姥揪

媽媽的頭髮撕媽媽的腮幫子的事情並不是初次見到。

但是我的企圖完全失敗了，姥姥似乎根本就沒有看到我，也沒有聽見我的嘶聲嚎哭。在這時候我變成了不存在。我只有緊抱住媽媽的腿，擠到媽媽和姥姥的中間去。我恨姥姥，真想伸過脖子去在姥姥身上咬一口……

這樣要媽媽跪在姥姥面前告過饒，答應以後不再在我面前流眼淚了，才回到自己房裏去。接着，三嬸嬸便跟過去向姥姥不住的替媽媽講好話，而媽媽也就馬上轉到廚下去給姥姥生爐火煮茶。

我跟在媽媽的背後，氣憤憤地想：

「姥姥打了媽媽，還要給泡茶呢，媽媽真傻啊！」

姥姥的罵聲要許久才平靜下去。三嬸嬸回家去了，桂媽從新上樓睡覺。媽媽坐在床沿上，成串的眼淚小溪似的往高高的額骨邊淌下，吸着鼻子，腮幫上已經發紅了。我緊緊地靠着媽媽的兩膝間，兩隻手抱着媽媽的腿。我怕媽媽會突然地站起來搶門跑出去投塘——三嬸嬸就跟我說起過，媽媽曾經在夜半跳過塘的。

媽媽的眼淚滴在我的面頰上，滲進我嘴唇，我嘗到了媽媽眼淚的酸苦味。

這一晚我做了許多可怕的夢。

（註）指我到後來才知道是天閻的逝世的祖父。

第二天，起身得很晚，下床來時太陽已經爬上窗櫺了。在平日裏，天剛朦朧發亮媽媽就要把我叫醒，給我弄好洗臉水，洗了臉便坐在窗邊讀晨書。今天媽媽沒有叫我，自己起來了，不見有人照拂我，媽媽也沒有在房裏。

舉起雙手擦擦眼，我惴惴地走到廚房裏去。

媽媽又坐在矮竈檯上流眼淚！

見我走近去，媽媽溢着淚水的眼睛怔怔地瞪着我，不言語，鐵青色的臉孔上劃滿着淚痕。我把自己的身子靠着媽媽，拉過她的手，摸弄着它。

桂媽呢，忙着洗碗筷，洗鍋子，把剩菜放到菜櫥子裏，把洗乾淨的碗筷放到碗格子和筷子筒裏……

突然媽媽哭了起來。

媽媽壓制住自己的聲音，哭得很低，咬着嘴唇，肩膀抽搐着，整個身子都劇烈地震顫着。一陣暴烈的感情激動着我，不能自制地，我也哭出來了。

我剛剛哭出聲音，桂媽立刻把濕漉漉的手在自己的圍裙上擦乾，一面過來把我從媽媽身邊牽開，並且拉長臉孔威脅地說：

「再哭！你怕不怕姥姥？你……！」

一下子我聰明過來了，但我無法使自己的眼淚止住。我執拗地要靠回媽媽身邊去。媽媽苦痛地在我額上吻了一下，叫桂媽把我領往三嬸家。我不願意離開媽媽，但我能不聽從媽媽的話嗎？

三嬸在給我洗臉的時候，不住的嘆息着。一刻兒，桂媽送過一碗米飯來，三嬸特地在我的飯碗裏放上了幾片臘肉。平日是很難吃到臘肉的。自己家裏有整刀的臘肉掛在樓底下，讓饞嘴的八哥兒打窗口飛進屋去啄得滿是嘴眼，可從不肯給我嘗一嘗那難得的好滋味。現在呢，紅紅的臘肉片放在眼前了，但它一點也引不起我嘗一嘗它的慾望。

「吃你的飯呀，」三嬸眯着她那雙吊皮眼，「快吃，吃了上學校去——哎，你那苦命的媽！誰知道到今天早上你姥姥還會那麼發狠，打碎了你媽捧在手裏的飯碗，說是不許她再吃飯了——那樣一個好碗，還是個江西貨呢！」

不待我上學校去，爸爸回來了。

爸爸的樣子很難看，長長的臉孔彷彿被塗上了一層黃油，發着光。我很少看見爸爸的臉孔會這樣難看的。我在三嬸家的廚房裏見到爸爸，爸爸只是摸摸我腦袋，便到姥姥房裏去。爸爸剛進門，立刻從裏面騰出姥姥那吹破洋號一般的罵聲，如同火藥庫一下子走了火。我不知道姥姥會不會像打媽媽一樣的打爸爸。姥姥在這世界上，除了佛爺爺，任誰都不怕。記得有一

次爸爸跟姥姥生了氣，媽媽就這樣告訴過我：「爸爸原不是你姥姥的親生兒，爸爸只是一個『過繼子。』你姥姥沒有兒，爸爸是你爺爺爺強着過繼到你爺爺門下來的。」——爸爸既不是姥姥的親生兒，那麼姥姥一定要打爸爸了。

連爸爸也害怕着姥姥呢。

這天爸爸不再上學校去了，整天都躲在姥姥房裏。姥姥就整天的詬罵着。到後來，是連那破洋驢一般的嗓子也沙啞起來了。

三嬸嬸把我帶到房裏去。媽媽坐在床沿上，一雙手捧着臉，眼睛裏閃着淚光。靠床邊的那張擺着柏油燈台的小方桌上，放着一碗盛得很滿的米飯，另外還有一盤微微冒着熱氣的青菜——三嬸嬸小聲地勸媽媽吃這碗飯，看看媽媽不答理，她又把飯碗端着湊到媽媽手裏去。但是媽媽執拗着不肯吃，搖搖她披散着的長頭髮。

三嬸嬸無辦法地嘆了一口氣，眼皮眼睛也變成濕漉漉的了。

便這樣，呆呆地站着，三嬸嬸和我。我知道媽媽的肚子一定餓着，但是幹嗎不吃掉那碗飯呢？

正好在這會，姥姥的房裏又突然的響起了很大的號哭聲，不過比以前要沙啞些。三嬸嬸一怔，連忙搶步趕出房門去。我知道事情不妙，緊靠着媽媽的身子，唯恐姥姥又擊着那根粗粗的拐杖進門來。但是媽媽卻推開了我：「看看你爸爸去！」於是我也跟着嬸嬸跑出房門。我看見

爸爸像個小孩子似的從姥姥房裏逃出來，後面姥姥雙手豎着那根拐杖蹣跚地趕着。真太好笑了，姥姥怎麼趕得上爸爸啊？只消爸爸的長腿子跨一步，姥姥三步也沒有那麼遠哩。

——好得很，姥姥跌一交才好玩呢。

可是姥姥並沒有跌交，卻回轉身來在那張長長的紅漆橫條桌子上捧下爺爺那個描金神主，望爸爸直摔過去。

「你害了我一生，如今讓人家的兒來欺負我啊！」

這時爸爸已經搶到了神主，抱着它三脚兩步的逃出大門。

待爸爸回來時，家裏已經上燈，桂媽正忙着開晚餐。爸爸不敢再到姥姥房裏去。姥姥房裏人多着，有大伯母三叔叔，還有那個吃長齋的魏大婆婆。

爸爸回到媽媽的房裏來，他爺爺的神主放在桌子上。姥姥那一下實在是摔得太重了，紅漆神主給碰破了一隻角，露出白的木色。爸爸坐在一張椅子上，一隻手支着下巴，默不作聲。

中飯媽媽沒有吃飯，現在還是不肯吃。三嬸嬸端着一碗粉乾，一面勸着一面也流着眼淚。媽媽卻一味的搖搖頭，抖着長頭髮。

這樣過了好久，三嬸嬸待不住了，跟媽媽輕輕的咬了一陣耳根，出房去了。三嬸嬸的背影剛在房門消失，媽媽的眼淚就驟雨一般從圍着黑圈圈的眼眶裏湧出來。

媽媽對爸爸說道：

「你寫一張休書給我，我吃不了你姓王的飯！」

爸爸低着頭，沒有答理。燈光很慘淡，房子顯得陰森森的。

「我實在熬不下去了，」媽媽睜了爸爸一眼，繼續講話：「我十四歲來吃你姓王的飯，今年四十歲了！到了四十歲反而要……和你是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給你生下兩個兒子，如今都這樣大了，我總是對得起你王家的祖宗，對得起你……」

爸爸的頭慢慢的往下垂，地上的影子也縮得更短些，我清清楚楚的瞧見一顆晶瑩的淚水沉重地滴在他自己的前襟上。

媽媽的話還沒有停止：

「現在鹿兒已經十二歲，馨馨也有九歲了……讓我帶走馨馨，我母子兩人討飯去；我要走得遠些，不會來倒你的楣……我的三個女兒你都不讓她們留一個在家裏——我自己受盡了做童養媳的苦，原不肯再讓自己的女兒又去給人家做童養媳，再去受人家的苦……可憐她們沒有一個在我自己的手裏過過五歲的……」

說這些話時，媽媽更緊地捏住我的手。這使我憶起去年楊柳剛剛發綠的一個春天下午，清明節快到了，我正跟着看牛的阿四上溪邊去砍楊柳枝，做笛子吹——二姊滿頭鮮血逃回來了，一途上哀哀的哭着，身上本來就襤褸不堪的單衣服給藤條鞭子咬得像結彩帳子，從衣服的條條破縫裏，可以看得見裏面那青紫的傷痕和糜爛了的血肉……

「二十六年長長的日子我咬着牙熬過來，二十六年……今年四十歲了，我自己也想不到會有今天的！我對不起她們三個，我在這一世又做下了罪孽事，我害了她們……」

爸爸頻頻地搖着頭，微微噓唏着，抬起眼來瞧了瞧媽媽，又隨即垂下去，一雙腿無意義地移動着，腳底磨着地板。

「是我前世做了錯事，閻王爺罰我今生吃苦……我總不該又幹下罪孽事啊！我偏偏又害了她們……」

媽媽說到這裏，彷彿喉嚨裏被什麼梗住了，全身猛烈地顫慄了一下，適才的言語便又變成低聲的咽泣了：

「總是我們緣分不長……命該如此……」

燈台上的芯草爆烈了一下，幾粒火星向四週迸出。燈光更加黯澹，好像吸不上油的樣子。媽媽拉起袖子在眼眶上擦着，這時伸手到燈台上去添了一下芯草，燈光便又驟然地明亮起來，並且突——突的跳動着。

媽媽總歸是這樣的。明明給姥姥打了罵了，便把百般錯處全推往自己身上，連飯也不吃了！——這那裏怪得了媽媽呢，清清楚楚的是姥姥的錯處啊，姥姥的那根拐杖……

我給媽媽的話激動得氣憤起來，回轉身向媽媽哭道：

「都是姥姥……都是姥姥的不是……」

但爸爸馬上站起身，走過來把我拉往他身邊，用大大的手掌拭去我的眼淚，不許我這樣說：

「住口！聽爸的話，不是姥姥的過錯，知道嗎？以後不許說姥姥的錯，也不許想……聽見沒有？」

又對媽媽說：

「鑿鑿的姥姥怪不得她……不要讓小孩子記住這個……」

媽媽眼睛定定的望着燈火，一隻手理理自己的長髮，爸爸又把我推回媽媽的身邊去，由媽媽對我這樣說：

「不是姥姥的錯，知道嗎？不是姥姥的錯，記牢這個……是媽的錯，是媽命不好……」

爸爸也不許媽媽說這話：

「告訴孩子不是姥姥的錯就是了，不要往下說廢話！」

媽媽打了一下呃，握緊我的手，真的就住口不說了。

三

媽媽離開了家，但我並沒有被帶走。

沒有了媽媽，我便跟爸爸上學校去。在學校裏還有哥哥，我們和爸爸睡在一張床上。一到

晚上，我不能安心地讀夜書，見到燈光便想起媽媽：

——媽媽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不帶走我呢，狠心的媽媽啊！

在夢中大聲地喊着醒來，我丟不開媽媽，我哭着。爸爸也醒過來了，在黑暗中抱起了我，讓我的兩隻手扳着他頸頸，傷心地這樣問：

「怎麼了，馨馨？」

「媽媽呢，媽媽呢……」

「不要哭，」爸爸明白後安慰我道：「媽媽過幾天就回來，回來看馨馨！」

爸爸並沒有騙我，媽媽真的回來了。那是一個風雨淒淒的下午，院子裏一株高大的梧桐樹給風搖撼着，闊大肥厚的圓葉子沉重地落在泥地上。簷口裏的簷水不住地滴溜着，那單調的聲音使人感到厭煩。空氣變成了潮溼，沉重而且鬱悶。坐在整排的小桌子上，我的面前放着一本四邊已經捲起角來的書冊。我的眼睛注視着它，我的心卻惦念着媽媽。書冊上的黑字在我眼睛裏逐漸矇矓，並且開始了活動；像一羣小小螞蟻在緩緩爬行，終於爬快了，隊伍亂了，變成一團黑。我定眼瞪着這團黑影，漸漸地，從黑影中跳出了媽媽那個瘦削的長臉孔，高高的額角，高高的額骨，高高的鼻子。我的眼睛矇矓起來，媽媽的臉孔也矇矓起來，簾——的，兩顆巨大的眼淚湧出我眼眶，沉重地落在媽媽的臉上……

一隻大大的手拍上我肩膀，爸爸湊近我的耳邊哽咽着說：

「嗶嗶別哭，你媽來了，快看媽去吧。」

我懷着滿腔疑慮，不很信任地跟着爸爸到裏屋去。果然，媽媽來了！媽媽坐在爸爸的床沿上，一見到我便把我抱起，連連吻着我。我的兩隻手圍着媽媽的頸頸，我哭了起來。

哥哥也進來了，發獸一般的，他站在媽媽的身邊，默不言語。

媽媽把一隻手搭上哥哥的肩膀，同時讓我坐下來。已經有好久好久沒有見到媽媽，媽媽變得更加瘦削了。本來是蒼白的臉孔，現在轉爲枯黃，彷彿被蒙上一層腿色了的牛皮紙，在那上面看不出有一點血彩；本來就圍着一個黑圈圈的眼眶，也陷落了許多，把兩邊的顴骨和中間的鼻子襯得駭人的高，如同在教科書上見到的洋鬼子；那長長的頭髮，也似乎被蒙上厚厚的一層灰塵，喪失了以前的光澤。

媽媽的聲音也比以前低了些：

「好好的跟爸爸讀書，別只惦着媽，好比媽已經……」

說話時，媽媽的呼吸很急促，捏着一個拳頭輕輕地敲着胸口，打着呃。我直瞪着媽媽那張臉，我害怕她又哭起來，我愛媽媽。稍一停，媽媽的嘴唇吃力地抵了一下：

「好比媽已經死了，媽早晚總……」

沒有說完一句話，媽媽的臉孔轉了過去，舉起一隻手按到眼眶邊去

我不相信媽媽的話，媽媽不會死的，媽媽要活着！我永遠忘不了媽媽，沒有媽媽叫我怎樣

過日子呢，沒有媽媽……

可是哥哥卻哭起來了。

爸爸木然站着，搓搓手，踱了幾步，這會便埋怨似的對媽媽說：

「少說說這種話吧，在小孩子面前，不要害了小孩子！」

空氣裏流動着一陣不安，窒息着我的心。我的手緊抓着媽媽的前襟，手心裏沁出了汗。爸爸踱着步，從這邊踱到那邊，又踱回來。媽媽不住的敲着胸口，打着呃，還輕輕的咳嗽着，時時用幽悵的眼光去瞟爸爸。

不久，三姨孀來了，大姊也來了。大姊打着一把漏水的油紙傘，半截褲管給雨淋溼了，緊貼在小腿上。大姊真像媽媽呢，高顴骨和翹嘴唇全都一樣，就只是比媽媽年輕些。大姊也很愛哭，時常給那個麻子大姊夫趕回家來，對媽媽流眼淚。今天她來了，沒有跨進房門就塗了半個臉孔的淚水。

房子裏人一多，爸爸便走出去，隨着課堂裏揚起一陣誦讀聲。

窗子外面飛着濛濛雨，簷水唰——唰的沿牆滴下。屋後有一株冬青樹，這時給風吹拂着，發着低嘯。

大姊很不安寧的站在媽媽身邊，牙齒咬着嘴唇，喃喃地說：

「臉孔這樣青……那裏經受得住啊……」

「我還對不起你姊妹，」媽媽望着大姊，打着呢，「我害了你們，你們只是借我的肚子裝的，我對不起你們……」

這話一出口，大姊的嗚啼立刻變成了啜泣，眼淚像窗外的簷水一般往外溢。媽媽的臉孔痙攣了一下，低聲呻吟着，把眼睛望向窗口，簷水不住的滴溜。

三嬸嬸說了很多的話，勸媽媽，又勸大姊，最後拉起哥哥的手，這樣說：

「已經託過好多人，說不軟姥姥的心；倒還是魏大婆婆的話有靈驗，勸了三天，後來才答應重陽節後……」

大姊望着我道：「沒有媽媽，只是小弟弟年紀小。」

「剛才他爹也說，到學堂裏來後，天天要哭，晚上做夢也往往哭醒來。讀書也不聰明了！原先我本想帶走他，是他爹不肯，弄得現在——哎，一個小孩子！」

我鼻子酸起來，緊牽住媽媽的手：

「媽，我跟你去！」

「不要跟媽媽了，」三嬸嬸吃力地裝着笑臉，「媽媽過了重陽節就回來，你跟爸爸再讀半個月書。」

媽媽把我抱起，親我的嘴，親我的額，叫我不盡儘着媽，好好用功讀書，將來給媽媽爭口氣。大姊的啜泣還沒有停止，媽媽又吩咐她道：

「不要哭，是我對不起你們姊妹，自己吃了一生的苦，我不應該再叫你們也一樣的受罪……是你們的錯，爲什麼要投生到這樣的一個娘？——命啊，不要哭了！」

但是大姊不肯依從媽媽的話，反而哭得更加厲害些，兩隻肩膀一下高又一下低。房子裏很陰慘，沉沉地亮光。是下雨天，地下潮溼着。一邊牆壁上爬滿着肥大的蟋蟀。屋後那枝冬青樹，比適才更響地呼——呼嘯吼着，被逼於一陣陣的大風，彷彿要倒在房子頂上。

許久後，爸爸才推門進來。

噙泣着的大姊，這會瞥了爸爸一眼，大起膽子衝着他說：

「媽今年四十歲了，已經是老太婆了，你做爹的人……」

爸爸連瞧也不瞧她一眼，儘搖着頭，深沉地嘆息着，踱着莫可奈何的步子。

簷子外面飛着濛濛細雨。

四

當天媽媽就冒着雨走了。

媽媽還是沒有帶走我，她說過了重陽就會回來的，爸爸也這麼說。媽媽不會騙我，媽媽爸爸都教我小孩子要誠實不欺，她自己還能騙我嗎？媽媽一定在半個月後就回來的。

我等着那個可喜的日子。

一天又一天的，我跟爸爸在學校裏，讀着書，哭着，做着可怕的夢……

十天以後，重陽節快到了。學校門前那株金桂花開得正盛，展開一片燦爛的細小的花朵。蜜蜂成天在花叢裏巡邏着，唱出愉快的嗡嗡的歌，而我們也全都沉在那濃烈的香氣裏。我天天在計算着，重陽節快到了，媽媽快回來了。

果然，在我的想望中，麻舅舅來了。

我高興得跳起來。麻舅舅來了，一定是來告訴我們媽媽就回來的好消息的。

我牽着麻舅舅粗糙的手，問道：

「麻舅舅，媽媽幾時回來啊？」

於是爸爸到課堂裏去，高着嗓子說今天放半天假。爸爸在說話的時候聲音發顫，一定是太高興的緣故。

我們，哥哥和爸爸，還有麻舅舅，一起上麻舅舅家看媽媽去。我在心裏想，今天一定要把媽媽拉回來才是呢，媽媽不回來我也不回來，我少不了媽媽的。媽媽愛我，一定肯答應。回來的時候我跟媽媽一道走，那該是多麼的愉快啊！

在路上，哥哥走在最前面，我跟着他。爸爸和麻舅舅在後面嘮嘮叨叨地談着話。這會爸爸變成不高興了，老沉着臉，說話的聲音也很低滯。

天氣很壞。雖然不下雨，但沒有太陽，陰沉沉的彷彿天壁要比平日低壓許多。西風一陣陣吹着，搖撼着斑駁的楓樹和正裂開硬殼的白色的柏實；淡青的，黃黃的，焦灰的，紅紫的葉子便在田野間飛舞起來。地埂上滿足枯黃了半截的草和落了葉子的豆莖。牧童們牽着水牯在田塍上唱山歌，撿柴的野姑娘們也背着竹筐開始在山坡上忙碌了。

一路上我在心裏描劃着見到媽媽那一刻的愉快，媽媽一定會抱起我，親我的額，媽媽的臉色也一定會紅潤一些了。

一排高大的松林漸漸地逼來，松林下面便是麻舅舅家的村子。麻舅舅家住在村子的盡頭，有一扇後門進出。媽媽這時候准會站在後門邊張望着，記掛着的：「磬磬還沒有來嗎？媽媽怎麼少得了磬磬呢！」

過了小山背，就可以看到麻舅舅家後門邊那口小池塘，架着一座小板橋，還圍有一段矮矮的荊樹矮笆。

媽媽並沒有在後門邊等候。進了麻舅舅的家，也沒有看見媽媽，裏面很靜寂。麻舅舅前年把舅媽娘賣掉了，表弟弟也死了，就只剩着一個表姊姊。

那麼表姊姊呢？……

聽見我們的腳步聲，隔壁表姊姊起了答應。爸爸搶先趕過去，麻舅舅把我和哥哥也領着走進房門。

裏面並不只表姊姊，還有我那從小就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的三姊姊，媽媽也在着——媽媽躺在一張灰布帳子的床上，三姊姊跪在床裏面，這會抱着媽媽的上半身……我和哥哥擠了進去，便看見媽媽那張塗着一層黃蠟似的臉孔了。三姊姊的眼淚流滿了臉。爸爸僵僵着身子捏着媽媽抽搐得已將發僵的手，並且揉摸着媽媽的胸口。哥哥擠在旁邊蹣腳嚎哭，麻舅舅連呼着：「姊姊，姊姊！你看一眼，警警來咧！」我便一下子爬上床去，緊抱住媽媽的脖子，喊着。媽媽沒有答理我，但她的眼睛卻張了一下，喉嚨在響着疾聲，鼻翼閃動着，顯示出呼吸的困難。突然，打了一個呃，吐出她在這世界上最後的一句話：「我——不——甘——心……」——爸爸的一顆淚珠滴在媽媽尖聳得高高的鼻子上，緩緩地往灰白了的兩頰流下……

一九三六年北平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 夜 宿 集 一 冊

◆(30320)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王 西 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本書校對者印頌文)

五 一 四 三 三 上

82

101010

4

